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纂二十一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可校正

中書右丞相贈孚道憲仁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諡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

碑未建奏請 勅臣潛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潛竊惟

王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懼無以稱

塞 明詔願以待罪太史厲職在記述不敢伏 闕控辭

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味死以上謹按王

諱拜住系出札刺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使

太祖皇帝伐乃蠻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殲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六世祖妣諱關凌追封魯國王

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使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按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

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

國輔世佐命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字魯嗣國

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

濟保德輔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定高祖妣諱合萬輝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使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當屯而還殲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曾祖妣如身烈氏諱鑄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

佐 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贊

上冊 皇后 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

天澤姚文獻公福許文正公衡商父定公擬皆時之宿望以阿

合馬莽葛尚書省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

綱立太常寺以崇典禮史強竊盜賊論罪輕重法以止濫殺語

國朝之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諡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

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怯烈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

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諱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翰誠保德翊衛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大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簡加贈宣力

迪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兗王餘如故妣篤思刺氏諱吐薛怯

溫累封兗王夫人忠宣忠武兩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勳世德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勳命

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

生五歲而孤究王夫人撫育備至令知文學者陳賢賢孝弟忠信之說以開導之開輒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藉久之人見王毅然公輔之器相與屬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

仁宗皇帝春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加榮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嘗日問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扈從之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天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峻整音即鴻亮聽者肅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東朝嬖倖佑寵干政首相帖木迭而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上崩 英宗在諫閣中遂復出居相位睡毗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誣讒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黨隙亦莫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闕必公選

掄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謙已而深衡之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大歲在酉不宜造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謗訕言者既橫加酷罰同盡斥舊臣而援鐵實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瑣

南為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權要逢秋 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間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上使止之策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安獻民回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拜中書右丞相監備國史 上為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專仍降 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銜者六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備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減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贖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以隸焉朝廷政令聳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腦兒行宮身麗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侈大之王引即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

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 百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灾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中三間為

太祖室以備檢享 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祔而以今殿為寢 上可其奏廟制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 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

大駕園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眾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上親

被褒冕執圭璜裸獻禮成還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
推恩錫賚有差 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

徵之散諫者乎王對曰樂園則水園五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
之君則有魏徵散諫之臣 上稱善或勸 上純任韓氏

之法以治天下 上問王何如王曰韓氏之道責清靜寂滅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默然有 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寧獨大司農耶 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券設車又嘗問

寶天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 詔昭宗室女又辭
命國工繪王像 勅翰林侍講學士來楨為之贊 海書

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相黃閣三十年清風德萬古
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 上殊遇自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當從張知無不為既盡發故首相欺悖之迹削其
官爵仆其碑籍其家背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

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 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
已何備為然深患讓言之與曰侍燕間從容奏曰 陛下不

以臣年少無似使僑負宰相方務彰善履惡期致隆平苟有沮
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 上曰卿第勉之果有聞言朕不

聽也三年夏 上時巡南至上京寂寂不寧越大作佛事王
曰財使民出國以民安彈財困民未見其福 上矍然曰朕

所割惟壽安山餘皆完其舊爾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蠲土木
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詠群僧言 國當有厄非作佛

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
有罪即森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養利事連鐵

實恐不自保遂與亦曰帖木而等儲蓄異謀其年秋 乘輿
還次南坡

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薨於至治三年
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 日葬於大都宛平

縣 鄉田村之原秋九月
晉王入繼廷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

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
獻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 勅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歲
于秘書監 年加贈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鄂王

改諡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
馬夫人諱妥安徽太府卿土祿不花之女婦道母儀恤于閭閻

王薨省臺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歲給諸王供膳衣物仍

勅奎章閣 學士峻嶮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
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

四十有四以是年 月 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夫人遣封鄂
王夫人賜諡貞靜蓋異數也子男二人長哲利麻碩理虎符宗

仁蒙古術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回牙納碩理
文宗時賜名為麟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術親軍都

指揮使時十有一 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
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庶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

也可札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惟兩翰林院皆再入
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還大司農仍舊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

博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弗懈益愛人

以為能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才鉅德應

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

然閱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

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于後繼述有人可謂卓

冠古今夏絕倫比也已矧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敷

賢贊育風受 主知魚冰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

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悴事國力推百壬之鋒訖使 朝廷

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雖遭值

變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未有播之聲詩以震

于無垠夫亦勸忠之道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侃侃鄆王惟王之先鷹揚羽去手擊中原歸奉

真主異于間出騰風躍雲克濟其美為 國虎臣

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篤生碩輔垂紳正芴乾清坤寧

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右 三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

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掌倫抑奢諫行

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造惟

其時龍軒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丕揚聖考德教所加望治

有期孰使共挽接武夷屢細彼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竦衆正

所怙福善禍淫天道之常魁柄既專化弦乃張瞻覆滌盪天青

日白禱祀鬼貨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茲閔凶萬姓之悲攀髯

抱弓金支翠蓋神游寡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勿勤辭岳堅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國同休永永無極

江淵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淵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依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襄於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續承鴻業追念奮勳不以存亡久近為間渙頒異數以照

臨之其盛德也臣潛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勅臣潛考次功業勤茲樂石臣被命而退

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刺訪求王世系官閱行事之實

序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折里麻生合赤温合赤温生哈班於王為曾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魯渾曰速不斛俱以驍勇善射稱忽魯渾則王之大父也

哈必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嘗從

太祖飲班木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

人馬俱路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渾射却其渠帥餘衆夜自

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太宗

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 王生於朔漠貧粟雄毅沈重

有謀讀書能知大意弱齡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斛之孫是為丞

相河南武定王阿木受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役弟武定察
其林智絕人可為已貳言於 上挾與俱行從武定破樊城
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
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搆
度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派流行二十里夜半絕江徑渡黎明
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
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達戰武定俾王
乘高峴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先遁十三
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五百里所至禁部曲不
得侵暴敵人委棄資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
於趨事赴功十二年有 旨行中書省駐劄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別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
出奇兵斬真州輝道宗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
流王從武定領佗健善毅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蓬
橋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
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功行
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
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報邊事王
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 上大奇之召近

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
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悅令
縱橫行殿中而默察之知為僞器論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
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君何職王以實對 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
武王安童自吐邊歸秉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
位宜升用之其言適契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魯
政郭佑參議禿魯花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
政而宗王乃顏叛扈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殫其勤既平乃顏群
臣從屬車奏凱而歸王復與諸將雷兵討其餘黨金家奴塔不
解志戡定之乃還 上以王生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曰奏
臣前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 上命厚賞
之二十七年武平地地震殺人乘災異相扇搖藩王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民大惶惑 上慮乃顏之黨曰而為變遣王引兵
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齋沐禱于山川百神以便宜蠲田
租弛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乘萬石轉海而至以賑
其乏絕教民毋惑於詭言捕斬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而鞠之始皆強強不伏既得其情徐諭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
辜事聞 上甚疑之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
頗絕遠王曰奏請從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
人戶物力之乏絕其二以隸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
私咸以為便方是時宗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賈
官鬻獄設計局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
罪狀會侍從近 臣亦有顯斥其姦者宗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
是益為上所親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階榮祿大夫

成帝皇帝以王 先朝舊弼委任愈專

之故都兩統列郡民物殷盛 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

控島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

泓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要束權貴無或

敢撓其政豪強震懼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 月 日還葬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已者莫能伺其間隙

由是始卒無疵然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

忽都追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刺解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省平章政事曰探迪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

魯花赤女一人曰卯罕適翰林學士承旨朵解孫男九人脫曰

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克該同知都護府事古納

刺由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 完者不花金保也篤古八刺臣潛竊觀自昔君

臣際會之盛戎策勲於行陣之間或許謨於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蓋亦鮮矣

是宜沒而不公克承 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為無窮者也垂于竹帛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責其

立隧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林之完出武入文

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

屹屹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投鞭勇往訖成懋功光膺上賞

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彙韃取彼叛王旋頭豹尾凱旋京闕

分兵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

權茲擅國黃鼓 聖德朝綱素弛民不堪命白發其私靡河覆藏揚于大廷解弦

易張爾持政柄坐鎮南服抱鼓不鳴家給人足庶適其歸衣衣

編裳胡不慙遺奄其淪亡時逾四紀綿綿世胄咸濟其美賜獲

之奮騰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凜然拱木清風念奮高功褒美

有詔申勅詞臣薦此碑號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荅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越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樹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定力

守正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

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奉 勅探次公行業以為神

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潛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馬謹按公諱荅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馬贈

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

司農卿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太帖尼氏祖妣忽委氏並中山郡夫人妣

阿兀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賢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個

儻有大志知 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未觀

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

上命育子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廢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以恭禮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宗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襲父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盡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預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

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死尚書省罷 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十五百緡且

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頗有功妻以名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抗海之役督餉

餽於雲中 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待罪上甚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千五百緡

公曰篡草青舊肥之日尚餘今所給未充恐終不免轉死請增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眾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 自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歷舉葛伏誅而其言皆驗 詔賜宅一區園障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

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

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獨往恐生它虞宜徐行俟眾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聽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

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還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

農卿賜以金帶厚幣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 仁宗踐阼首命命宣徽院事同利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

不汙其事仍充舊職歷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大夫嘗侍坐有負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百賜玉帶海東白鶴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後以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復其

世業者必自貪與者始汝等能統統自持不為所不妄用恒以忠 若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

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急爭攜然得一言莫不為之釋然咸稱其長者九配納思馬立氏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為慈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定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贊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性來資善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答而關道少監哈八失同知河東都轉運使司事不蘭吳黑驢王家駟木八刺魯孫男八

人臣濟奉 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之而申之以銘予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錫舊功不以久近為問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銘曰

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歎史公啓家西域
聲自高帝歸于有德奉其所事共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
子孫遜公而昌懷林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告猷連柱
大哉不以所長守夫一官乃位列卿乃居政路乃贊國徽經班
台輔身後之榮抹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薦以新刻
遺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肇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肇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
于位年五十有二計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先章亦肇真之弟通宿衛禁
中 上弔慰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遂以八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葬于真定樂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

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僚入對殿中知
院事臣阿吉刺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先章之同列乃代

為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百翰林命侍講學士臣潛
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勅禮部尚書臣泰不花蒙其額

臣潛謹按公諱亦肇真偉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
兩樹合而生癭剖其癭得五癭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

神異而敬事之曰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
國主即今高昌王之阿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

思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
為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大桓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輒去左右從西征有

切令侍

睿宗皇帝於藩邸

茲聖皇后子視之以為斷事官真史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繼其職曾祖諱八丹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刺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先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

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撰榮祿大夫泰定間終於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公幼敏慧不喜與群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

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

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聞赤泰之初為內 府宰相高麗嗣王阿

難答失里既襲位其從父弟完者篤懇于 上曰我父兄也

彼父弟也烏得為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

至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

人闔境之內無不悅服初公弟老章從

明宗皇帝北狩聞關虎口調護 聖躬親幸無與為比

大駕還自朔漢公與一二大臣奉

皇帝璽綬還于保堅察罕 上大悅獎諭之曰卿祖父克

有勲烈兄弟備殫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子一人汝嘉即除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壅滯已久俾幕僚閱其牘而

一清之故事藩王入朝從翰林求進止餽遣交錯悉拒弗受遣

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
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荅失八刺哈

孫拓見火兒目連之地事有嘗更草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東勝州之吳灤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其弗決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同解歸服願送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

緩其產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殘拯弊為務通文診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章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皆歎服曰非刺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碑於灤陽驛以頌美焉遼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遁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禱輒應形於歌謠事

間有 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帥座之首未幾惟類羣盜竊發鄰郡騷然沂苦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公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

宿命於家若務備賊宣靖王尋遣怯薛丹十人與諸郡兵東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二人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眾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級其黨皆創殘而潰公亦以矢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逐捕殺獲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公曰代者未至我安可辭其責諜知盜在膠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

後人賴公區畫素吏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不雨民聞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薄闡市之征以通商旅米價頓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遇事

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以至有聲在遠東三年鎮之以靜謐者以為得大臣体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卜

顏盆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猶於姻族公兄第十人兄曰李季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曰烈烈禿寶善大夫官傳曰荅刺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萬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李季實老漢荅刺海羅羅皆前卒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送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

權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曰茲幸獲報大事而公歿無遺胤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蓋思所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識笑龍光下賁炳耀泉壤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來同群主雲合威在彀中惟公之先風陪禁近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兩鐘薦生後賢再世辦章相業是傳公方歲奉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昭宣 皇度肅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兩達國之大政總以專使患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保茲東土潢池弄兵驚厥武以寡敵眾莫我敢嬰餘威所加象侵廓清簡在 上震進位登兩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盞過其歸使秉事樞奮其逝笑當宁款款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詔勅銀鑲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潘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不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復為 奏請而命臣潘勗銘碑臣潘蓋按定國公谷夫
嶺有子三人其二入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孫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刺真教以蒙古術元兒文字越二年乃
命從宦徵使遠澤察兒習治御膳為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至康復而退還

成宗皇帝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并大
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巡類北平反和林冤獄而實真殺人者于法
出其誣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站亦奏請官備和林站
首思歲增給木連帖于兩站米百石有貧乏而需其妻子以應
役者贖而歸之沙額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柴薪宜勿科於民
以紓其力幹可孕戶求運載和林官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
直十萬餘錠於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
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廣既募乃撤酒肆以變淫風興
儒學以崇德教及為御史登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
德司道路逶迤請改令御史今臨按治被 旨至西陵州鞠
厥鎮大長公主獄止戮一僧餘註錄者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為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糶官糶
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為其所傷以死者有司當以殺人
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卒
仁宗皇帝遣中使傅旨得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詔起復還舊任固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司郎中扈從至龍
慶州謂儲御膳於民家非所以致敬亟覆以屋于納鉢之旁易
都城木橋以觀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橋及城壕木
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錠公為搏節止用四百餘錠有
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玉府言當用經一百二十斤紅花氍毹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然一緡納瑟瑟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
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四百至是理算提調尚食生料尚
牧柴場又減省官價為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司郎中
至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盜竄毀於風濤
諭富商捐鈔七千八百三十錠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蒙
省降鈔四千五百錠皆弟果用復以歸于官有毒殺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改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
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乘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葦得十
餘萬東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預備積草連歲兩積
至六十餘萬東免取具於臨時入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
堙廢已久命脩復之所溉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米市以抑罔
利之控罷檢鈔行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倒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回糧輕賚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亞當吉北還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意節所至必繕
治公守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渠遠路備除
必時什器之須織悉畢具種時桑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奏定中參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

車禿之地建殿以觀飛放引古之人君窮者極侈而取敗者為喻以力諫而止以交異乞免所居官 詔他諭之曰變理陰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遂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

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官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官相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退居耽羅而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耽羅宰執大臣咸歎服其言尋復為官相總管府達魯花赤吏部尚書又以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極治有法力復均而使客之至如歸無不膏悅

今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禋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為利用卿受納皮貨所以防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煩為憚也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禮引年遂以本官致仕階自承務郎八轉至榮祿大夫所服犀玉帶皆

上兩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宗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大崇恩福元寺平章政事伯顏持不可 上震怒猶抗論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詰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為難公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膳尤精於烹飪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弓孫金玉馬腦車渠七寶諸束帶及它衣帶服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與焉

公性孝友愛國之世貴及田廬蓄蓄皆以讓其弟至奉喪大事又獨任其役費既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葺其先塋娶卜蘭奚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官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為治國具賜宴于興聖官命太傅帖哥司徒伯順送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禿滿倫氏脫脫居氏努哈出氏努罕氏王氏並封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蒼兒卜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蘭遺少監

仁宗妻以朵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溫的斤次子不蘭奚孫男 人故上都留守忻都資善公定國第二子也由寶現亦為典膳署令累遷司農少卿章佩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宣徽院事為其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禿堅與伯忽等率眾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北門公守東門叛

兵乘間由它門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見執問何以不守公曰奉天子命為行省官安敢棄城去伯忽欲殺之禿堅不可而止乃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囚之公與兩人相

屬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利血挽金為誓謀共殺反者未幾豫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興州兩人

如公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

隆縣將還行省次倚隆州豫王所領漢軍復陷沒公欲奉豫王至烏撒而諸王環恩班已入雲南豫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階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

玉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衣仗諸物稱是卒於元統三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歷定哥察氏封咸陽郡夫人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大夫同知河東都轉運使司事孫男一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來資善公空國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凡所讓空國廢授器備庫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為度支少監遷利用少監遂為其大知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德將軍再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幣諸物稱是卒於至正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咸陽郡夫人丑丑氏完若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驢木八刺孫男一人由空國而上其行能勞烈巨潛既序次而登載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古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孰如空國類其恭謹父子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賦惟才之豐靡適弗宜恂恂長公際逢熙運奉宣憲度參陪廟論出居屏翰入侍燕間踐敷中外踰四十年行止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流思未艾萬石之恭二疎之賢公兼有之庶幾夫全偉哉仲氏致位衣轄設奇制變茂著勳烈季亦競葵克友其兄讓行于家遺澤是承 天覆日臨罔間存爰錫以石章用煒其實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日損齋續集卷第三十二
神道碑
續集三十二
門人編次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中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諡忠愍合刺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僕哲馬

為叅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相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

內楔哲馬將奉加贈進封 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

奏請賜以神道之碑用庶孝而勸忠 制可其奏事下翰林

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政院使臣朵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

花書家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合刺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曰職

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

高相諱克直普爾魯祖諱岳弼並襲本國相各刺罕號阿大都

督兼遼主所授太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弼有子二

人長此俚加普華次郎公之考諱岳璘帖穆而此俚加普華既

嗣相位復立奇功護人間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

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而充克魯花克魯花者譯言質子也

上祭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達俾傳 皇弟幹真那顏統治

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

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宗皇帝以為大斡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遷治河南卒於官贈

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

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謚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敦夫人

居益都李壇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千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
相得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後父撒吉思行省山東
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
純篤可用薦于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聯山遂

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久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

兵伐宋擇可王餉餽者擢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

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但於宴安乃條上守成之

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拊新

民 上多采納為江南漕林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

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

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其所償能幾請獨當其

責時相惡其不附已黜為海寧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

改廣東道都轉運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梗法往往

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眾至萬人公奉省檄

與招討使善失蠻討之賊其穴渠而諭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

歐南喜者復煽聚其黨至十萬人借稱名號為署官職攻陷城

池戕殺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都謀兇伯海

牙分兵搃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并

劾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阨塞勢猖獗

甚公慨然語其眾曰覬覦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軍能從汝蠻賊及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
於夫人希台特勤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暮僚劉閻張德亦
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俄
暴卒官兵逐捕群寇若見公乘雕背戰馬人咸共驚異作堂
於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僕哲篤為食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焉共請為公立祠僕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
乃捐俸賞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
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濼陽州永成鄉沙溪之原葬於重
紀至元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

人希台特勤氏感年廢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
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傑父質以先世居俟鞏傑河因以傑為
氏十歲割臂肉愈母疾人謂忠貞孝萃於一門繪為三節圖以
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
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諡忠襄
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孫男六人傑王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俞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傑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清

河縣達魯花赤傑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傑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事傑列虎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傑文質子善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肇昌等處都總帥府經歷越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傑五立之子傑烈國用忠襄廢為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傑哲篤之子傑百達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遷宣政院斷事官經歷理台國子生今為將仕郎豐足倉使傑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傑德其

今上潛郎速古兒赤傑吉恩傑賽傑弼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刺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恩蘭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 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宗皇帝建科日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傑哲篤最先達暨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廢之後公會孫擢第者又三人名鄉書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速今逾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况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 上眷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有既耶臣潛辱與傑哲篤有同年之雅頗獲聞其家世之詳願以鄙陋長行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稽首獻文惶悚無地銘曰

猗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速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學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名閎夙有大志提身以學敦行孝弟移孝為忠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敬靈旗南指維嶽百萬飛騎統衆公多益辦士護馬騰賈勇直前倖厭寶玉鏡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

不易囊封壺上敷陳至計呈華遠使鹽筴是司海潮遐遠人利其私嘯茲聚兇循習其舊公振厥武診彼二寇鼎夷率王師

有征輿輶在道輿公以行群蠻跳邊猝與公遇矢竭馬廢公奮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禮有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玉平以文易武保其遺址列于位序公死不歿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屬辭比事揭為臣執昭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

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潛臣潛謹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大相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書固宜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

公年少事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閭閻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 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冊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分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違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穉罷遊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授下

違魯花赤柳吏負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筆蒙古婚

姻之俗擇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俸入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為

刑部員外郎宗王晃火帖木之子以疑以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情達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

皇太后旨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頤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法薛官法禮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禮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為同知廣西兩江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官遂中以法病卧維

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綱微用儒

雅權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

唐揚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齎其渥尋又俾為之序以進嘉

稱允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弱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

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承命藏畫 上因覽故

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旨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

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土木之工極一已之欲

又為酒池肉林以盡娛樂其所興建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

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亦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

內官賜以御膳他日有所顧問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黜輒有達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

公命自尚書至于主筆所出手簡悉屏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

事表惡為優劣而擬注之乘咸忱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

曾子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扎

魯火赤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

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貧

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擣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

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召令明肅

寡右震輿而細民無愁歎之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

吏姦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

劾奏憲副劉某宅慶有微累年不決得其兇狀訖平反之至廣

西民相率怨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人帥
圖誘達刺平軍冒文錢糧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
民獠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賦詩以勉勵之方
欵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 上最諸道能奉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李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叅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 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 德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勅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平縣池
水里雙隄之原公天性穎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

寫書世方尚浮屠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愛書卷篤故舊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蒞政截然不可
犯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
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表而寵綬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
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爾刺氏封范
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賒尔范
陽郡夫人出好孝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

惟訛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錄庶官登登
臺府有非其類耻與為伍 上方遜位讓冊中官名之未正
公弗苟同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 上衷大旌其直赫赫
師尹秉 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爰輒爰度數陳政理議還慮深時雖勿作
或施於今越在官僚不忘 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儆 上亟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所為塵之則去劾官南服寵辱
不驚白駒空谷化弦易張遂子以環紉書石室掌制金鑿入侍

談經從容調議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領銜曹私謂不行
公治詔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 上德摧姦擊強見謂
稱職瀛洲地禁退食委蛇廉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僕公峻踣
政路云胡不淑罹此大故丹旌搖搖靈輶既東卹典之優其終
也豐儒臣奉 詔揚詩曩陸彭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恩效力宏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武宣文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扈從中次居第二自 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
于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 國世臣已疏封錫謚
而墓隨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與聖便殿 詔使臣潛勒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勅前翰林李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潛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速入 皇朝始以劉為姓譯語謂女
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公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

之泰州昔一縣有世襲為千戶者於公為大父譜牒弗具歷官行事莫得而詳父諱德寧 國初侍 宗王幹真為內府

必闡赤青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刺溫管領益都路軍氏公革因家焉用公貴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

軍追封臨淄郡公母奧里氏追封臨淄郡夫人公起家從政連海為軍馬隊長至元六年 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

攻襄樊分屯萬勝堡宋人伺間以萬有五百人來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敵衆乘之以進斬首四

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荆南歸峽諸州轉戰千餘里還與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

攻樊之外邦曰東土城者公堅雲梯先登中火砲傷左股裏瘡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援

絕宋將張順張貴督運袍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船結棧相連如城堡運棧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與諸將邀擊生

得之襄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諸將以戈夾船訖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欄堰其

塹壘而圍之城上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銳卒坎墉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遷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賞銀百兩及錦衣弓矢鞍勒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忠武王伯顏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相

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築黃家泥堡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守將趙文義來襲其後公從丞相

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百人行省以聞賜金虎符轉武節將軍進拔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至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迺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公

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三萬人一時俱潰追奔逐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萬戶仍賞銀千兩夏四

月太保河南武定王阿木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餉道宋兵數萬暮夜奄至我師有備

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踐而死者無數溝港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霸都之號仍降 詔發

諭馬揚州食盡王帥李庭芝挾其將姜才棄城去平章俾公分道追襲至泰州斬步卒千餘人奉 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

衣弓矢鞍勒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詔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二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僉四川

行樞密院事選兩淮新附軍而征未行十四年以北鄙繹騷授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定

尋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賈某領三

衛親軍一萬人北征陸辭 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人邊事一付於汝對曰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

事若有成功歸於眾或有不虞臣自當之 上壯其言大喜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違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 上曰山

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相環穴地而處無其士卒無

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不犯邊公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弱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

迷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邊事脫脫木及其黨失列乞撒

里蠻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唐五路比抵金

山則其聚已潰敵別列迷失慮有伏兵倍道南還公以孤軍殿

後糧道不繼殺廬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 旨留軍

五千付公鎮守脫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焉馬離散

衆皆怨忿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蠻等因拉殺之而率衆未

歸公勞後綏集而固其乏絕所存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

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遊

馬而泣願留母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諭道之皆哭而去

既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

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帥非偏

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

于楊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黃華反衆至

十萬乃輟公俾典諸將往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引兵

來會于梧桐川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黃華數人悉已伏

誅餘皆脅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

晚衆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綽統蒙古

軍一萬駐于仙霞嶺所至輒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乃自安

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倉松江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

改倉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倉江准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

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

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今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

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効甫至揚州而征東

行省復罷二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

負固日久公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公被 旨給其資糧器械民不擾而事

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東

壤地相接廣東群獠率依山林而居其莫謂之大獠亦有部伍

約東僑署擁護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鬪又善設

伏衝突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肇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勢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

大獠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為犄角官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

宿盡獲兩岩殺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肇慶斬之同惡

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問

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萬人迓之至靜江聞王

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衡永寶

慶武岡群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義義捕首賊斬

子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閑田三萬餘畝創

立三屯衛以清化水曰烏符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

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者指出而

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恆產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

廩實而盜賊化為良民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三屯記究徒掠

子女茲更殘 民事覺取其尤無良者杖殺之境內肅然

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

攻拔徭人諸砦二十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遠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闖大獠於廣之清遠曾大獠廖天獠眾萬餘人已降復
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獠擊破嚴大獠五千人
夏五月曾大獠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山公直赴其處分
兵斷其徑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眾退屯封之開遠
還次賓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其勤以
道州南北之衝便於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獠兵二千來犯州境
公掩其不備殺我過半捕斬陳大獠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
柳之興寧挑寮赤水山最為險絕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
廢已久賊眾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擣其巢穴俘斬不
可數計土人為之向導者皆論死尋移軍柳之桂東聞獠兵圍
吉之龍泉禾源若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
家利鈍事難逆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
彼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
其處賊眾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
以十騎陷陳眾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令以賊所掠子
女歸其父兄皆舉首加額曰若中被圍父暮夜不審官軍所從
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乎焚香羅拜而去鍾大
獠服其眾一萬於南安十八來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
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彌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
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獠兵犯衝之鄰縣民廬官廨
焚蕩無遺兼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道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
遂分軍馬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絕步牽馬冒雨而
進殺賊眾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
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覲命焉秋八月全永二州有劇盜勢

張甚某州達魯花赤充為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
降賊首服公威信咸願從軍公撫而用之擄首賊斬于市陞本
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群僚乘間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
州要東木為平章恣為貪暴怨公不附已其意巨測公謂楊屬
許無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同惡相濟儻有
使命安知其真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矯詔賜顏
真卿死真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
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 上聽姦計訖
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東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
視事而盜起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東木之黨八人為道州路總
管敗政虐民賊汚狼籍公劾治其罪死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
先是公之軍功要東木皆抑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暗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嘗出私財以犒軍奉 旨賜玉帶一
銀伍伯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
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仗者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榮
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蒙古漢軍溪洞
土兵十萬南征交趾仍別鑄行中書省印今佩之以行公奏乞
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她一首兩尾則能行兩首一
尾則左右前却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
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項年兩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已見
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驍令進退賞罰一決於公
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
一襲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
軍武昌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親為賊向導者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群蠻矜狃倚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叛服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又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款附皆授以虎符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又竊出攻澧州麻寮等岩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益再師侵辰州 詔合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

嗣下 詔釋其罪并泊崖岩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久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邀截十七三四辰溪縣達魯托赤哈刺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赦書招諭萬頃再師及其黨赤水溪魯萬丑皆不應樞密院官逃出泚師又以監察御史督之說無成功賊勢獨礮愈甚

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亂乃以其事諫焉九月公至辰州萬丑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湍駛不能為力千戶崔忠信百戶馬孫兒死之行次 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來拒敵公親率大軍遊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夾舟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戰益力諸軍繼之賊勢披靡追至石農次其地極峻險賊眾雖有降者而首賊竟不出公駐獨木橋命伐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

行省平章政事哈刺哈孫各刺罕奉 旨來濟師於是會諸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羊峰為左右臂先斷其臂而擣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施溶州尋進攻諸岩賊眾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鑿攻鑿之策檄召又巴懷德府

安芝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獲其用萬頃等力屈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平蠻記元貞元年春正月 詔併行院合於行省即軍中拜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告成東作方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末溪洞邊界居民得避其強壯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澧州曰隘丁辰州曰岩兵公悉復之又以茶陵桂陽衡州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於奔命乃列置沿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

賊不能越夏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雄據一方偽立號名結連交趾以為外援聚眾二萬劫掠溪洞山岩九十有二聲言將取邕州朝廷嘗命公與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不勝其往至是公獨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勁捷矯捷善用標鎗藥弩負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共奮無不一當百靈兵挫衄聖許走保象山象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趾接竹樹蒙密多巨瘡惡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子及其黨多就擒強聖許進入交趾公飛三書於交趾為之開陳禍福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知所終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鄰境慶遠無生業墾入屯田其中 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禮遇益厚大德元年還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媳婦道出八番八番古之羅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臺酋妣節水西上官阿那之妻

也有權略詳蒙威聽其命水東雍真葛蠻王官朱隆濟怒徵其丁夫馬匹遂糾地鄰卒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所邀截十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年兵連不絕冬十萬往討之仍降 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剋二霸都區處十二月至岳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會于播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擊之所向輒克遠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息兵以俟再率公選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執木盾加釘其上待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疾馳勢不能中止遇釘皆蹶縱兵乘之賊眾大潰地鄰遁去公明於斥候軍行遇林木叢密必連發三天伏兵以公知其點計皆莫敢動前後四十餘戰諸蠻氣沮乃多出降七年春二月公追及地郎於何加峇窮寇擒公復趨水東擒隆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乃皆率服秋九月入覲奉 旨出征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賜還堂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遷除天下行省官非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官有差公丰安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過人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 敗得失輕財好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於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良將殆無以過也以屢犯煙瘴瘳疾久而增劇本省平章政事小憐吉解暨僚佐來問所欲言公曰交趾不庭吾屬之耻儻不

不即死誓殄茲醜虜廓清海表歸報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効力空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武宣娶古氏從封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脫歡榮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薨贈協忠効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階如故追封齊國公謚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八箇順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今為 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鄭濤封其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太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童初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適孫正襲為武德將軍益都新軍萬戶分鎮其所女幾人臣潛竊惟世祖皇帝撫運膺期統一字內嘉與群臣保其盈成然以備豫不虞國之善政遐邇稱羨民夷雜處非動民威望之素著不足以弘遠略而弭姦萌故公自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於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湖廣為最久使人安於田里以無負乎 朝廷委任之意臣潛承 詔叙次公之行能勞烈至於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聖作物觀四方攸同百川於海靡不朝宗魏云江漢南國之紀誕族睿圖于疆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填然鼓之萬馬齊作允毅劉公百鷲一鶚鉤援臨衝貫勇先登

降臣按甲獻其名城靈旗所指勢猶破竹捉鞭宵濟若踐平陸
帥纜千里建瓴而東摧堅擊強覺其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
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而歸薄言告成俘馘寶玉陳于大庭
第功行封勞還飲至式均其逸保夫標位公獨賢勞經營四方
以佐

天子內脩外攘晚由樞廷峻嶺政路出殿南服資其卧護愚民
無知弄兵跳梁山狹洞獠出沒不常亦有大酋久效官使朋梟
友獍相挺而起公不遠處肅將明威搜原剔數獨取無遺思慮
預防開屯列柵無使窺視或伺吾隙蠢彼南交昏迷不恭公弗
少延卒此伐功速今 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徐觀身後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裔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問銘
太史大書焯實匪曰虛美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祭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
穆爾為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
魯郡公八年加贈祭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
雅普化同侍 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 上復用臣

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
御史臣期頤蒙其額以賜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潛謹按
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
世祖諱孔溫窟注事

太祖皇帝從征秦疇茂里期秦蠻諸部秦蠻已降而後畔性計

太祖馬僊遂以己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開慶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

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達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

魯晉秦之地悉平贈肅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

高祖諱李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蕭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

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諡忠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連渾

察嗣國王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鄆州贈宣忠同

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烈妣 氏禿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

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釋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馬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

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嗣為國王

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 海群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

躬擐甲胄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恩至

渥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藩邸與之論事數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

習 上海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薛暉暉者華言大賢也

竟未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元魯氏鑱台追封魯郡夫人考

諱頌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頌謂近臣曰

碩德適敏如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咸里爭頌弗決者

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

族中可繼卿者為誰對曰性行純雅智辨明正無踰碩德

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耶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

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

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幹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

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 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世胄

識慮深長可使也 上悉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

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下不以臣年少

愚輒俾效驅策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遺之女真舊

土有水達旦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

群許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

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把行

冰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為相山川形勢險道以通往來人

以為便幹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

方因以致寇乃撤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

汝等令安其生業尚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

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

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

開元適典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謙權為文學侍從之

臣還朝 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

所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鄰也扈駕

親征乃頗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遠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

方者對曰臣不厭幸以勲閭之商為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

責賴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

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帶以饒如東使時西域知其

世家子又聞其賢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為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感歎服曰真天

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兩事奏對甚悉

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頌德為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

之殊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

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求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

上獻夫人薨吉刺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或以進于徽仁

裕聖皇后既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為故實受命之符厚葬焉今追封魯郡

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圖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

意於碑子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必

親嘗

成宗違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封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割肉七瓣以和藥疾遂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遠嘗無吝儻滌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逮事

仁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 上嘗問周文王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俯聽賜

以卮酒授諭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

其搖役而恤其貧乏在官恒以律身報國為務論議可否不避

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 月 日薨

於延祐四年閏月 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 上當宁而

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降

輿書存護其家公先坐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葬遂

以其年三月 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湖水西吳嘉會配阿

見刺氏伯篤都弥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

采爾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御

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歷供奉承制

侍書學士遂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為江

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

書省左丞入為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

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遷中政院使今為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提

調宣文閣知經筵事煎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

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法薛官為濟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老溫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弥氏勃羅帖穆爾朝敵大夫同食太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篤堅帖穆爾渾都魯化臣濟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以弼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王共天下之福惟札刺爾氏有大功於 帝至世享王封大參始數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之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在於後人是故實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 上知故位一品 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周極幽光著德闡然日章久鬱必發理之常也臣滑鄙陋荒落不能敷揚 聖意褒大遺烈 承 詔書辭無任戰慄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勲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連有系序 四世五王遠公大父遺榮弗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世其忠貞 傳子及孫乃躋顯仕守夫一官再世不從公少悅學以至孝稱 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訝則多小試輒効人方僕公謀謨廟朝 尚不使年遠以考終委拙後賢大元其宗龍靈所加健以袞職 刻密為章告于女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獲茲故封 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金華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卷終

神道碑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年而墓
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
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書其文治書侍
御史臣期順篆其額以賜焉臣潛謹按公諱士恭字爾卿姓董
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所公會
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
運效節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
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
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顯
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

奏請命翰林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
士珍至 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欽容
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闈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
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
弓矢之事未之學也 上頷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
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
入備宿衛為尚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

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 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
正獻次居八 皆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

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
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
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
為太監 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
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官車晏駕親王有觀觀 器
者亟欲得符璽公橫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宗皇帝入平內難公奉 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黃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
院郎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勅樹碑先塋賜以
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毫不
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
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
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舉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
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
室之上乎願處其下 上坐寢殿道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勳
舊之子故茲委注其母多讓侍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
拜命入謝 上嘉發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苦以薄
徵者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濟獻公薨於
開平持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
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

有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詔下與登堂北面

而坐眾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欲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眾官

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此左右去其有與明日諸察

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

自勦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

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

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

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宦

途東馳西驚不遑寧處今幸獲投閒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

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

于濠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

之女封其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其郡夫人子男二人長

守讓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管內勸農

事次守訓大夫中書工部同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

事蘇樞孫男二人鏗鏗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

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

之門上眷雖淫耄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

為高也臣潛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感被旨纂

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承

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謂世篤忠

貞勇所謂謙讓君子蓋燕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為國親臣勲德

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願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公生相閱登有令聞

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閒命以典瑞實惟世官

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鄉

溫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

重臣貴個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上

游頌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

史臣勒銘易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

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異國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奉 制付外施行夏四月

丙子復 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

臣潛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

頤書篆以賜焉臣潛頓首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

判官鑰以其孤鎧祥事未畢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

述行狀授臣潛曰請以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

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

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倉書樞密

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諡正獻考諱士珩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脩宿衛克遵祖父之訓者直不踰髮刻步武必中尺度

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况

國家警置集賢賢其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素謙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特遣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諱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以誚之 上曰董金院儒者勿嬖侮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

多暇近侍閑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上嘉納篤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 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惠木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 上悅有名馳良馬 幣之賜公奉

詔倚祠秦蜀山川而還 上問米何邊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事擅之罪 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可外遷嘉議

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

憲眾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則收瘞焉既而朝廷講荒荒之政下令募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瀉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儻工疏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積糧應民以免於捐齋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標約馭詳達無留訟存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迫寡嫂破家出其極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置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覬以賤價奪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死丘有惡少為宗族間里害其同黨乘衆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竟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徭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仙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為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 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臺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震聞者無不震懼期月

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
 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
 先是朔達龍翔集慶寺難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
 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諱焉被 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
 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
 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
 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
 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 國家之至
 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轉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
 乎 上曰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視事以
 畿甸之民阻飢白於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
 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
 執惟公為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
 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 朝廷下詔求賢
 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
 獻粟為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眾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
 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求所以使之不
 為盜而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頽撤汴人搆亂首惡固已伏
 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
 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 赦
 前豈可使 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
 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 廷議禁漢人毋挾弓矢 上曰
 董左丞相佐 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例以為漢人而

而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勿禁著為令以左丞知經
 筵事仍總教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
 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接舊比固辭 上再三勉諭
 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 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樞殿
 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
 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鎰曰我在中書時
 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為之言
 訖而逝訃聞 上為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
 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薶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
 稟沈毅履行純篤生將相家而未始恭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
 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
 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
 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勲名皆 朝廷聖德神功之所
 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庶慎不欺以報 國家或以
 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
 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
 侈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古直皆有所給
 教子以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
 度故殺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沖
 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閭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
 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鎰好學而有立當
 用廕補官未命女二人長適秘書監丞鄭郊次適崇福司丞張
 至頭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
 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

未為之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罕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天命擁眾來歸與金人戰死離水上而金亦舉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勲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迄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逾二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蒼書

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難死猶生也臣潛念斯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 詔旨序次本末抑亦庶幾無愧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以之 天造方新聖作物觀蒙際之興克歸 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勲在盟府正務垂紳以父易武建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陟降左右踐駁中外莠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莞乃佐宰司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玉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帝宸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密章下賫玄宅申以頌辭樹此貞石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於朝親戚故人聚哭於里曰茲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世系官職行能勞烈於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銓俾揭于墓之原臣潛謹按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辛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亳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占籍焉曾祖諱深贈中奉大夫司農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德大夫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負蔣氏姊之弱子仁崎嶇兵間卒免於難李璫之亂羣盜乘時竄起府君率眾捍衛鄉井人恃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即公次惟次惟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於庭既寤遂以至元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北四封堡少受學前進士王仲文結廬城北荒棘中攻苦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甫踰弱冠出遊京師受知臺府諸公得推擇試吏憲部某年用例補官授將仕郎河間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抑絕請託紀綱肅然辟大宗正府掾遂為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穆填委剖次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為都事入右司為員外郎丞相帖木迭兒威福自恣僚佐莫知所為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挽使出門

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

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
奉議大夫為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為主事員外郎時事任益
重謂告歸省不報泰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
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
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參議院事故事
省院參議特設席僚佐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諳舊典抑使歸
僚佐之列始建白改正馬二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人為治書
侍御史舉兩察官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宣政院事頃之
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
史賜所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裏
四貂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某官張友諒某官王士熙自代
不允左丞相倒刺沙平章政事兀伯都刺奏請回付西域賈人
遠年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遠制之
罪賴右丞相塔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賈辦於
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域牙僧所交難以覆實如今某
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持丞相繆
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官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

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四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

高麗迫近直沽皆當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揆職錄德定位乃萬

世良法亦者特恩太多旁及無功未盡合於外議况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加賞賜且節儉自內始增設法薛
丹宜權住其請給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朵朶朶和政事
王士熙等坐繫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貶江州行省平
章政事漢住高昉等以慢易中使命鎖繫問故公言抗為前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生也變
悟命給官舸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
大行以西民丁禦之公達諾知院別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桂復
辨論聲色俱厲又於 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 國家
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交急公左右應接指畫略如平時事
無停者 上深倚 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橫尸蔽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規吾國從之齊
王魯王國上京到刺沙面縛奉璽綬來歸 朝廷已肆顯戮
并欲加罪群臣隔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間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況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慶公聞訃即日就道勅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改太子
副詹事連典牧監煙歷伯單傳 旨賜金段上構趣使入見
於朵羅班忽都魯納鉢哈刺殿乞終制不允持授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求言曰薄歛曰崇儉曰求治曰御群臣曰... 上皆嘉

納焉命... 中道引疾繳納驛券及所... 以方

預大事不可拘於常制仍令御史臺備諭所屬而御史有不悅

公者謂宜先其請 上特命... 令趣中丞復任

公尋應 詔言時務十四事大略以為今視至元初年天下

輸租納稅之民既已減少土地又不加多而官宦寺怯薛冊

昔寶赤及法師醫官樂工之流視昔何啻十倍即宜分揀元貞

大德以後初置官府充當減併賜予名爵錢物必須稱其功德

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教視讚禱祠之事宜令自備毋耗官

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官必歷二十月

然後改調以息奔競使負必申明取補試驗程式以防冒濫內

侍醫卜乘官不得混授文武散階遇大朝會樂官別為一班於

後以別流品不急之役動擾軍民可一切罷之議論剴切皆人

所難言被 旨付中書議行多著為令時方建龍翔集慶寺

命以集慶路錢糧差稅悉予之公聞遽入請對便殿言今國用

匱乏集慶江南大郡財賦淵數豈宜輕界 上謂不可食言

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 上大悔悟親取佩刀削

其公牖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有詔纂修 皇朝經世大典碑公專知其事撤散以丞相介

弟為其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公曰聞撤散已妻其庶母高官

厚祿不能養一婦人猶欲費公帑乎丞相然其言遂不復以為

請... 從大臣有因兵興寇掠荆南者失馬四百匹得 旨議

萬人之命事聞竟不予 國家如必償二請先償

縣田五千畝... 見自陳家有薄田可以給饘粥方媿無功竊

祿不敢冒受大賜以速議謗 上諭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朕意其勿辭公再三乞返恩命上注視默然公不得已拜謝而

退尋移文備述初意訖以田歸于官連乞歸侍親皆不允貽書

于丞相懇帖木而後去既得請復賜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孫宜可待人言而後去既得請復賜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不赴四年與某官許師敬某

官張昇等十老偕召起關議定策事五月會于上京公抗言曰

當今所急惟在早正 宸極布告遠邇使之聞知然後修政

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群情苟或因循久曠神器恐姦人乘此妄

生異議非社稷之福也乃陳政要三十四事首言自去年冬迄

今半載內外臣民觸法抵禁公然無忌昔

世祖踐祚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污吏深意存焉宜恪守前規戒飭中外使知非

常之恩不可幸觀此安民志之先務也次言脩律令擇守宰辨

人品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彙彙王士興還自貶所已蒙

恩獲其官職乞以元沒入家產付之六月四日會于闕下申言

前兩陳十事奉 旨依舊中書左丞六日會于柳子

今天子即位于大 安閣詔條多珠用公言官讀畢以病謁告賜

忽里台銀百兩鈔萬緡全 段表裏各一又以母老告辭右丞相

伯顏左丞相撤散傳 皇太后旨遣使數請視事公附使者

奏方今之患在二三其德政出多門無以成就庶務甚則有不

測之變生於肘腋宜察眾心所願欲而行之使政令歸于一繼

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兩
丞相諫選高麗蘭堅女子辭愆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東西道肅政廣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樽綺段趣使入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
北道肅政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
賜上樽金段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首相多變

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榮祿大夫中書集議校災聚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
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冗職詔章附禮部尚書阿魯阿等以闕遂
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所彈劾言者奏奪大學士公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有白鶴數十集于庭公曰此弔鶴
也弟惟善持疾歎歎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憂負之不備尚奚悲我為召子銓教以忠君孝親之道勿汲
汲於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速朽紙衣瓦棺足
周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鶴復翔鳴者七日人莫
不駭異焉子銓遵遺志歛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壩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鬚眉踈秀多才而有志不拘小節器
宇凝重性資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下為苟合喜讀書起居
坐臥賓客燕談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隨所至而
觀焉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作臨漪亭浩然堂貫道書院藏書
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驪小車意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輿

衷其間與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為
詩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泛菴云
鑿華氏阿刺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銓其階順德路總
管府判官有學有文充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順孫男二人買住端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七
朝聞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
略以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顏波橫潰而砥柱不改其言良
信矧當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
乎大書深刻以侈 上賜不特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不訥斯近於仁為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常史公生逢昭代
賽賽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訥不枝忘人之勢觀夫魏魏
杜絕倖門鋪張治具為官擇人奉揚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著
惟

天子明聽用弗疑公益靖共不懈于位晚登廟廊荐陪大議豈
無謀夫發言盈廷奮奮黃髮國有老成歸安里閭勞以事俯
聞告猷乃以計至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為特名巨勳文豐碑垂示無極嗚呼休哉
古之遺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天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
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
就列以脩頭閣當于閣焉與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
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潛蒙 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 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以詞臣執筆隸大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闢所上容臺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侯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史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盱江者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汝

竈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牒莫得而詳公於稹為 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 朝廷罷群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 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 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敦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相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泳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

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楠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棼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之栢顏頤而公名最為最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真磨史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雷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聞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於 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而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賞馬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驚之示不欲以己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 上時坐閣中有兩咨訪奏對稱 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者所存無什一又算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

若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曰公听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
賴以甦至順元年預備 皇朝經世大典 上覽公听撰憲典
願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趙煥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
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裘
各一躬自辨識以授焉一日入直 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
法書名畫珍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
名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備官四
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務集賢考較其所
業院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 奏

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 旨函香祠此
撤北海濟瀆南鎮政事引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
便公亟回以疾 辭六年 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聞
命即日就道未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至正元年

肇開 經筵首 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備
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將仕佐郎累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
講階賞典品封而新格迨陞不越二等公不為例進四等轉
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
目微辭與義舉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忱務
以裨益治道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

七十致其事而去 詔遣 及於滌南上表力辭尋獲遣使
奉上樽論旨還撰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幣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賜
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母

行公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
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
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
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釐行新舊銅錢
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
不阿獨心敬之有 詔備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
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備史以何為
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入之道又當以心術為
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著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
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
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
史成以進有 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
無以稱塞辰入西出應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襍被宿館中得寒
疾遂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
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堇時方有使者自上京
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熱日使者還以聞 上為之號悼以楮
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柩歸江 公公處窮
約事親救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
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有
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宥之
人問之曰長上過下稍見下愚後生使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
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急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

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紳試次榜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在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備指派俗郡縣有一廉吏稱之率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曲為之辯復連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悔間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恭甚公曰言當如是而不必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繁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儂然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 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工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陵公文以為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暮年求文者眾寢食為廢味不以為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為人謂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惟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陵之原 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大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嚴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汝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通楊湘蓋人才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廢土起遠方而翱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為儒宗文師持膺眷遇勤事以

死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公亦生祭死哀矣乎銘曰
於穠
世皇邀不作人豐世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儼僕僕出入左右經文錦武公居其 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濂不狹不矜逮 今昌辰歲躋邇列朝其遠引萬夫莫遏

天子有命式邁公歸重煩以事 俾職訓詳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履細繩公言是臆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嚴藏發著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復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眾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薦此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節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墊德讓都臣潛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墊德讓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願受聖恩贈封空謚墓上之石宜賜列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潛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蒙其額臣墊德讓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 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節公諱文

死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公亦生祭死哀矣乎銘曰
於穠
世皇邀不作人豐世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儼僕僕出入左右經文錦武公居其 玉長裾載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濂不狹不矜逮 今昌辰歲躋邇列朝其遠引萬夫莫遏
天子有命式邁公歸重煩以事 俾職訓詳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履細繩公言是臆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敬承大啓嚴藏發著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異見參錯復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眾功訖于絕筆克成公志公死不沒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尊賢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薦此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節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墊德讓都臣潛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墊德讓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願受聖恩贈封空謚墓上之石宜賜列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潛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蒙其額臣墊德讓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 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梈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節公諱文

原字善之曾祖從龍妣楊氏祖昭相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軍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雍氏南陽郡夫人考潭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貧中又徙綿之彰明杭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逐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脩業益茂開門授徒戶倭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球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承旨闕文康公復於察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并脩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脩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向闕公所具稟互有指撻公不與辨第令積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丕丕召除國子司業建白脩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湘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

李公以 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首率私議慮遠方

之士未悉 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召臺臣文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

者被執而追迫者及之刺刃其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許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逮德戴汝惟被盜已捕真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緦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患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遠之平江僧許統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鈔累增至十八萬鈔皆鑿鑿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查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為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府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緡盜惟二人其一人兩分止五鈔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鈔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為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楮焙當何等宜比行使加等杖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貧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蘭

家僅死回使告蘭毅之公察其寬釋蘭坐回天方旱而兩士子
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淞
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全翰林侍
讀學士泰不花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
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 詔論弭災之道謂今
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獲死
者多宜慎選理官死罪應決即決免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
朝廷雖令計口給縑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
之羨除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
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隨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
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泰定九年貢舉及 上親
察多士于迂仍俾充讀卷官有 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
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
此 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
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未行
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
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
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
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諡
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
用公蔭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
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堃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
孫公蚤慧稍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伯相宋理宗門

戶輝赫公未始決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甚
縱事淡如也公平安規粹氣統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
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
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藥中金託於公者
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金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
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
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自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
居四壁蕭然晚乃積俸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
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
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 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
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
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策若干卷素履齋集若干卷行於世工
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類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
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
牌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 主知而至大官
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恩溫位
最顯其受業上庠而徵魏科躋無任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
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潛謀辱為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潛遂忝
預執事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 明詔勒文公碑不敢
以菲陋荒疎伏 願控辭謹拜手稽首而銘之銘曰
并銘之靈寶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
翔而後集靡徐靡亟員其所趨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
其學斯何異英文苑鋪張 皇猷裁成 帝典弘敷教道

棋範國人談經理屢充舜吾

君其政斯何爾將使指扶蒼運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賦公不為起乘化而歸門生奉 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失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神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續卷二十四

魯易到耳校正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 益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子霍奉卿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潤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虛應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傳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監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妣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知穎異冲感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礪浸灌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逸大期之弱冠辟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斂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瘠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備荒政蠲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証言而并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

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安撫邊界交趾屢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賊皆膏粱子弟未嘗
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
以崇祀典備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置
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
田之訟馬禁水利監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
其言後多施行

世相實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靈觀

變生不測實可寒心 皇孫撫軍湖漢

先帝既授以 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

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

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建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 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

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 陛下宜亟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必

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二教睦宗藩選任臺諫教

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救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

二十餘 上皆嘉納焉擢陝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避權勢凡銓量注擬

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 詔使甘肅給軍儲糧

賈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兗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聞所部獄囚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
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
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
贊決事機申嚴鞫今本兵者賴其扶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
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
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 必中其度列曹咸取
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搆善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遷授陝西漢中道肅政
廉訪使關右地接羗戎人多強悍統稍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攝
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
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
之成法 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

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

除倉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 宸極擢江

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 闕遂參

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

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為貴吾年周六甲庶事 四朝恒以

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計開 上嗟悼不已 詔特

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

臣為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中大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
 承夫七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通朝列大夫
 曹州尹麻獻次適敦武校尉其處推茶提舉王琦孫男二人
 僕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
 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推志恬退而
 造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殁之
 歲潛始舉進士至京師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未建
 介翰林備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潘雖不及游公之門而觀其光
 儀聆其聲歎讀公之書而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
 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願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贈
 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真臺端用副倚毗作 帝耳目為國
 著龜 官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

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陪宰司訂謨逸獻
 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遠引莫可屬職公身在
 忠愛不哀庶公復來赤舄袞衣遺表上聞 當宁齋咨一鳳
 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汾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汾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於台州之私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柳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迪烈人其先出於
 梁蕭氏隋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遼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滅遼改命為石抹氏曰庫烈而者於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筆察耳者於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弟二子曰也鮮公高祖也問父何
 為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兒必復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召
 為奚部長固辭弗獲乃俾兄瞻德納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避去
 之北野山射孤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

太祖皇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旂白旗之下言東
 京金人根本之地得東京則金何圖 上即命取東京師次

高州與之千騎使為前鋒謀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戰
 騎邀殺之遂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
 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二有 旨以

北京拔拒王師當盾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
 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

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事
 太祖西征俾統虜漢黑軍借諸將經畧中原徇地至蠡州死焉

曾祖諱查剌繼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
 益都城破眾欲盡殲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人為立祠以黑

軍長驅入汴進抵睢陽
 太宗皇帝時其勞授真定兼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

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制褒諭賜金符為總管與叛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部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弩軍萬戶黃州招討使尋以汾海
 副都元帥開闢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為汾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妣
 莊氏封某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為人下大德七年

以門切入備宿衛事

成宗皇帝為舍利赤將 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

魁士莫不器重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職方是時承平日久黑軍散落之餘多已亡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忠括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弗便

事遂寢公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

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揀放而老且貧不能歸者曲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為叢塚聚瘞而

時祭之發之教場多餘地最為沃衍相其土宜樹桑藝粟麥而

儲其入幕府勞績供億軍中藥餌棺槨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

儒咨諏善道士與翁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於謠詠江西

大盜起寧都寇贛州列郡皆警 朝廷命行省率臣親臨諸

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聞公所設方畧深服其決機之精即檄

公為行軍都鎮撫部郅復諸軍生縛其兇渠二人而乘勝擒其

巢穴逆黨潰去元惡寡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趣之遂昌愚民竊

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廬責長吏

失於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旬日誅其

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

塩法積弊日滋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

弊之源隨事釐革亭戶之凋耗者委為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

澄而民間私費盜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

萬戶歲一巡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茲選所至人莫敢犯或

弗悅而罷于法立蔽其罪未嘗獄獄由是平民免於誣構株連

之惠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省以上

于中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刺責郡辟人

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捐館之日家僅存遺書

數千卷公弼其故廬為舟車之費奉柩還葬郡城餘費悉分諸

弟太夫人父留遠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即世撫

育其孤子至於成立嫁其孤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

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沒公為治葬且割田以登焉

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

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

地理觀術方技異數外書靡所不通而鉛鈔之秘則家庭所夙

講商榷古今暨盛忘倦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轂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

所蘊因自號北野兀者年踰強仕即請納祿舉仲弟棖祖以自

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為扁宴休之所曰抱膝軒

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

致和天曆之交行省強起公防過於松江海道事定表為闕帥公

微聞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爰過

禮既奉柩梓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

服御之物悉以畀季弟其篤於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薦

略不動其意軍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安常待終不疾而逝享年

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風塵弘吉

刺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振武德將軍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俱國子學生次厚孫今以昭信校尉

為汾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刺女三人長適春不華

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潘倬之狀以

碑銘來屬潘倬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為僚不敢以

衰朽不文為辭狀稱公個儻似魯仲連淵深機密似李泌得士

似魏公子無忌廉遜似邵曼容至於料敵制勝論事剴切抑又

公之所長人以為知言銘曰

倚公之先為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遠其孫曹歸我

真主累將重侯勳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敬承際逢熙運四方

砥平專城坐鎮儼旗則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蠱蠹之細安足

掃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允流百家由博

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欲歲弗擅抗志青雲時逾兩紀優游

事外嘯歌息偃春融蟬鏡積慶儲祉界于後人提將之符蔡或

在門史所屢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媿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

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其縣至德鄉洞涇

鴈蕩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

大夫擘漢有蜀郡尉獻兵有軍師告晉有將軍璜著作郎寶史

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象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夫與

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炎初與

其第武節大夫恭應驛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

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今贈亞中大夫鎮江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顯川郡侯妣妣吳氏追封顯川郡夫人

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 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

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顯川郡侯妣吳氏顯氏

所生母陸氏並追封顯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出以武弁

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

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塲屋事廢湯亦卒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

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籍甚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

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

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今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散

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蒙

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

往往群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

長官有強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乃自屈服瀕

海有三塹場司其事者帖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

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

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

鄉邑地廣人稠牒訴輳轉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關決

趨辦具有條理使博往來將迎無虛日亦靡憚其勤徙榻公署

無事未嘗輟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

副令以三畝入于官爲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徵公專任長洲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諫爲公之號令妻孥於長洲之民間公諭以善言無敢爲詭寄所得皆使田旬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專戶不統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悅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暇田來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還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器貯水沈之不死以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醬塗死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爲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就抱亦不肯食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見兒親母躍入其懷乳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爲神明丹徒縣民周某有一女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俾公往鞠之公於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周有母乞貸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爲首者當殺姊之罪爲從者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僧塚其墓而掘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爲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變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若老使以禮副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事俱畢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折之以理不

煩窮治而悉歸之募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某出游京師娶倡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聞閨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春羹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瘞其尸山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爲人子而戕其庶母人道滅矣可追其謀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陸朝列大夫平江路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大庶務觀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親善訖無間言公廬任所至必以均賦役爲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爲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罵墮突也至於明要束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拊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勵士心有古循吏之風焉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旣去而又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鵬嘗請脩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脩宋史久未有成書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位並令入館分任之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遺逸咸加搜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德不少休有逾再暮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窩錫養寵數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權公集賢侍制朝請大夫居無何遂致仕先是 朝廷爲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爲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鑄乘使者車按行屬部至觀作烏程謠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達盛際峻躋邇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

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齒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閭垂將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者其幾何人公氣貌充偉識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鄉閭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叟若干卷藏於家娶顧氏適年而卒繼時氏累贈穎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謹有子男三人長旗用公致仕澤為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旌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早卒次適管璋丹徒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委養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德滋德德淵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速葬斂方在官下旌及城弗敢遽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窆窆之事甫畢適以秩滿受代而還攀號靡及乃奉公甥吳洪之狀逾濤江走金華山中問銘於潛以作公碑始公入東史筆潛實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弗果赴建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潛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階 本朝后妃功臣傳幸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潛之不敏媿公多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潛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皇仁在上豐水有苞長之育之逮夫強仕乃援其萃乃揚其英衰然前列殫於 天廷跋踈遐讓守官外服進也不亟滿漸千陸執過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庶觀後王推求故實用碑 乙覽考其得失瞻功冊府遺迹仙班上方春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錢光華載路八陸之崇 熙朝異數九原莫作一鑑未亡疏封錫誥嗣舉章顧勳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華則筆

嘉議大夫陝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捏古縣公神道碑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捏古縣氏其先曰伯帖木兒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屯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 先朝弗及官而歿大父曰火者楊州路秦興縣達魯花赤當用公恩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初尚書侍親至江南因占籍於金陵後又徙湖址而卜居於灑陽母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於親此長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咸造於理儕輩敬歎自以為莫及俗尚淫祀公讀書之所勞民家數有鬼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廢於其人曰公貴人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駭異焉延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及 上親策遂為廷試第一被 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奉 詔函香禮祠五嶽竣事還 朝除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暨徭竊發從省官出兵討之公乘機制變密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

渥權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來為之二新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間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類焉遷朝列大夫都水庸田副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撤之公白于行省曰西湖水利當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多墮民屋為此特小吏欲乘勢為盜利耳有司不敢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鹽官海隄為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寗皆淪沒危及於城廓朝廷為遣官謀捍禦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充役事晝夜不少懈隄成而水患息改荆湖址道宜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遵治命卜地於吳山萬松嶺之側以葬焉公居喪悉用古禮廬於墓次三年築亭號永思示終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於整站赤以通使命華鄉司以正稅籍造浮梁而民免於病涉明法令而豪強震懾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治最聞公以秩滿將解印綬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為留二年陞中憲大夫同知衢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於廣海軍旅之典所過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橫皆有法由是軍士無敢譁而居民得以安於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敬軍者因而廢之公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才立祠俾聖人執謂不可即命復其祠如故湖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皆前日預選之士 皇上臨御日夕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化之寄公用舉者授

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滯不行首為立變通之方公私咸便之歲旱有禱輒應人以為公精忱感孚所致未及三年復以六事備舉治最俄移疾而歸 廷議謂公才任治劇不宜使就閑退 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公生於元貞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四以十年二月某甲子朔葬于尚書公墓之左夫人河東聶氏宋某路提點刑獄光之孫女事舅姑有禮待姻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人曰捏古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誨之曰吾忝以倫魁致位三品蒙國恩厚矣爾能不墜吾家聲吾死之日瞑目何憾乎捏古思佩服訓言而刻意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鄉試第二名用特恩補清州儒學正今用公蔭為忠顯校尉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女二人長捏古真未嫁而卒次傑烈真適某人庶子一人曰捏古烈尚幼惟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靜廉於進取歷仕已踰三十年食祿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遽不可作惟嗇其年是以其材弗究於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蘊蓄經綸之業而不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身其祿位者公則有子矣捏古思緣斯文之雅故以狀來屬潛銘公神道之碑謹序而銘之銘曰
大山穹林杞梓出焉名宗貴冑實生俊賢際時熙洽文揚游啓公以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群才所儲瓊瑤玉佩拾級而趨乃贊政機乃持風紀往臨外服使事有指人僕公歸公來徐徐緹屏泥賦兩乘俸車晚專名城有民有社導揚德意膏澤在下膚寸之雲孟雨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勲遺俾躋

上壽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考公發不亡于節其終國有
彝章益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負以龜趾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奉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
阜財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遂甫三歲留葬之蘭
溪故居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正十一年遂始克返柩卜某月
某日襄大事于蘭溪某鄉某山之原爰以狀授潛俾勒銘神道
之碑按狀公諱萍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為楚
所併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世有名人其居于溫莫詳所始
公曾祖諱景茂晦德弗耀祖諱春個黨好施喜周人之急刻意
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于蘭溪楊氏因以家焉
宋季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二
丞相當國我朝伐宋之師逼臨安遂丞相出降竟不出而
奉益王廣王尚遷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占城之暹
而沒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
持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
子存者三人皆育於外家楊氏公其仲也

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
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資穎敏髫髻亂之年儀
觀語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厚異於常見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
不可不自樹立刻意於學無所不通以兼善梵學被旨賜
名肇真加割恩俾事

裕宗皇帝於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游而晞日月
之光華觀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
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議

自國家統一函要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
昔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
而竊發不時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遇人告警
上欲命將出師而難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持拜榮祿大夫
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陛辭之日賜以銀
印金剌使得便宜從事公受知累朝每思以奇情非常之功
自見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士氣百倍戈矛所指氛祲肅清藏其
渠魁數十人盡定多含思安思加康撒兒之地凱還召對賜上
構製衣裝諭甚至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

以公習於西事命持詔撫寧邊陲初

入亂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公猝與之遇亟命從騎解鞍列坐
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開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
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去由是
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
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陝慶司使土蕃
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
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寶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
嘉郡公謚恭僖曾祖妣王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
馬府君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
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公入則侍燕閑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

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致通顯龍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驥
貴而忌之謫於上曰亡國宰相之子孫不宜與之禁近
若曰其父勢節而死為彼忠臣其子豈不能忠於我乎夫官爵
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乎臺閣
公翔翔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歡
服焉

英宗皇帝奮乾剛以御群下大臣動遭譴責公每從容諷諫
天顏為霽威嚴所全護甚衆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
人相夫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為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猶慕
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
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 旨賜泉幣萬緡白金十鎰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
遂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為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
日思鄉里公之兄芹女兄嬋適至自南方婢孝思尤篤自與母
相失斷髮誓不嫁然指為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芹奉安輿
還榆溪服勤孝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
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公聞訃南奔 朝廷賻泉幣萬緡給

驛馬四十四匹遣近臣諭 旨於行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葬
別勒詞臣為墓碑銘未幾 上三禮使賜賻賻東帶一金織
文段十泉幣五千縵起公於家公還朝久之俄感未疾宣醫診
視相望於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為行宣政院使
未行而遽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計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昇氏封
景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於書

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儀禮慶集應代郊祀禮若
被嘉獎嘗奉 旨禮祠寶陀殿事而歸錫資允渥人謂陳氏
有子矣公兄芹弟駿皆前卒芹以子受後公賞贈中順大夫同
僉通政院事受後柯受知 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敦睦
家庭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死節固
享有其報非公能濟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名陳公克生相門際今 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
弱質服勤惟慳出入無間不亟于進舉望日陰凝其光略以時
奮肅西人弗請事聞 當今峻峻使名統臨警部錄章實創
假以便宜盡讓諸將往宜 皇威賈勇長驅士樂用命兜渠
既發邊地悉定凱還論功委任益專游將使指來旬來宣視陳
如夷出奇制勝折其姦萌莫敢復叛上公之貴兼總數官公材
則多靡憚其煩入君

帝旁從容獻替人得不聞陰被其賜公起跪遠人或諧之蔽自
上衷用公不疑公並不留公則有子追遠不忘還神故里某山
之原有封若堂祥慶所鍾後其彌昌公位一品名在史策焉以
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誦運大真人總攝
江准荆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真而還神于故山其大弟
子張公德隆報掌教事以狀授潛曰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援故
實請命于 朝而勒文豐碑惟是體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
于封樹故屬於吾子潛固辭弗許則按狀所述序而銘之序曰
公諱文沐字明適別號紫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公諱文沐字明適別號紫清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諱如恩大父諱英夫皆業儒而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第而德祐失國入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母楊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 次文深次文濟公最幼生而開爽英發卅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徇世俗紛華之習一日憑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六學道於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觀

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為大宗師建崇真萬壽宮以居之公素清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進上卿吳公同侍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府公以上命遣公撫視諸道流於大江之南比還 制授

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真萬壽宮提點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在儲官開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迺召見命獨任本宮承應法師有司歲給車馬應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無間奏對率皆稱 旨甚敬禮焉

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 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視秩二品 天語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遂拜昭文之命兄文亦特授某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 上旨代祀龍虎三第

閣皂三山竣事悉以祭供金縷分施各宮觀秋毫無所私上清宮靈星門歲父腐壞抽已索茂石於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公為之記既又度地築宮於龍虎山此一里得請於 上賜額元成魏國趙文敏公為篆其扁榜曰 勅賜元成之宮云

七年開府公示將解化以教事付吳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三年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戶輒有聲兩宮為之不寧近臣拾得驪國公符傳 旨俾公以持水渡滌之是夕肅

然翌日適當元旦即命設醮於崇真萬壽宮仍出圖書賜元成宮為大護持 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特尤渥元統二年親灑 宸翰

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共公乘化而終以開府公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奉 上旨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羽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筆書護持佩以 先朝所賜開府公玉印

寶劍他恩數皆如舊制公既登教席一意清白以佐清靜無為之治綜理庶務恭遵前入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俄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祝贊禱祠之事未嘗倦廢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早荷 聖朝眷

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期已至當與汝曹永訣其尚勉旃遂語張公德陰曰宗門教位四傳至汝吾可無身後之慮矣十七日戌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儼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三卜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教定于黃溪某山之某仙壇弟子薛廷鳳上官與齡薛起東詹應叙于有與王景平蔡仲哲彭堯臣蔡允中董 載靜丁迪吉董宇定王用耳徐守勤彭一宰劉若冲等若干人居元成官者張從聖倪善成等若干人公性介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名宴休之室白素朴齋以見其志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深明於儒先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昔人未親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瞭然胸臆聞所至名山洞府必窮探極討以廣見聞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下至醫藥上並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

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為方外交公風標俊偉談辯絕人其語國

家之因華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逸事歷

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功

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矣燭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悉先一

日願獨後死哀朽蒼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顏執筆存其梗槩

云爾銘曰

顯顯開府

世皇外臣佩玉瓊瑤其從如雲矯矯夏公盤桓丘壑以特而至

祥麟一肖選觀道妙默贊化機右我 仁廟格于穹祇民躋

壽域物不疵癘飛馳走霆直其餘事渙揚 制策峻陟仙班

出陪越幸入侍燕閒應事 累朝遠

今天子人惟求舊游加優禮巋然鄉山神明別都昭回衣被百

靈森扶傳次所歸

天子有詔畀以文階冠于師號貴先九列萃亞三司時有父陳

道無成虧嗟世瀾濁超然高舉金支翠旗上昇 帝所

之墟巍巍仙壇真游翫止孔血且安承之有人永世無斃祇薦

石章用表玄宅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續纂二十五

碑

勅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勲

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願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

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

大司農達世貼睦遜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貼睦遜

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別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

額以賜馬臣潛泰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

里古高車國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

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實褚中負以素駝而來朝

則

太祖己賓天乃以二子獻於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為人所不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

歸幸它日為天子使 上憐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領昔實赤遂扈從伐宋母迴康

里而復來值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從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問

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正大統疇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

之大羅鎮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明

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諡 配忽

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桓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

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 王之

丞相翼寧文忠王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

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

入 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

前 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

戶領昔寶亦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

西蒙民朱清張瑄以海運取顯官有罪抵死王奉 旨簿錄

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命兼兩兵馬指揮

司達魯花赤姦軌不作輦下肅清

武宗即 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決尋

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

訝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上命以金

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

上為貸其死有 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贖者王力持不

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觀 上玉色而進薄滋味寡

嗜欲之戒 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 陛下既納臣言而

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 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

行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

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遣知樞密院事堯享年四十有七贈

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

丞相追封順寧王諡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索

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

兄幹亦蠻獵於燕南幹禿囊使獻所獲

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必履莊重即命入宿衛

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抗海手斬一

士之首連背胛以獻

武宗壯之與之始交也

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轡力諫 上怒揮鞭棰其手不

退 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朵兒答哈語及之朵兒答哈

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看如水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

之進諫可謂忠矣 上深然之

成宗大漸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稱疾固直廬中王適以使事

至京師乃俾馳告

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 神器既而

仁宗奉 太后至自懷孟忠烈謀知燕黨謀偽賀千秋節而

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

武宗聞 太后詢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

太后以

武宗遲遲不至已命忠烈往通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

忠烈至野馬川 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

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 太后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暨忠烈還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 太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

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

親未見德音未下而應從之臣攬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寧不

上累 聖德是以未敢抵事 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

呢哈忽侍 上於潛邸嘗有不遜語將真于法王諫曰

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

者以為報仇怨人人自危况只呢哈忽習於先朝故典今固不

可少也 上乃宥之上京大宴故事命一近臣數宣王度以

為告戒王羞只呢哈忽令具其言以進果稱旨 上歎曰博

爾木博爾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

王及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離終合之

由去逆效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平

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

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

功緩急之際何所倚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

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區處從事不然同臣

何補 上乃為下令俾濫受宣勅者赴所屬繳納僥倖之路

既窳奔競之風頽衰中臺有賦罰鈔五百万緡王請出以贖孤

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其

謀為不軌王辨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做其舊民於蔣王

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齋王攻牙忽禿王懼奔牙忽禿

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遂遣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往給之事幾以激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

仁宗眷之彌篤欲使均役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

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達于江許漕廢而

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

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有 旨禁勿興

土功王曰教天良先勤民其利則灾沴自弭土功何尤不

一月而訖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慟遮

道不得前既至頓 仁宗察其無他厚賜而遣之還鎮王至杭未幾遷江西行中書

省左丞相 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帖赤陰忌之奏改南臺御史大夫復

疾言者劾其擅離戍守將徒之雲南會帖赤伏誅乃解王家居

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

府儀司三司勳上柱國爵為馮國公兼官為集賢使仁虞使中

都留守司達魯花赤開寧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領崇福司回回

司天臺中衛廣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

臣太師中書左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和寧王謚忠獻配也先

氏封馮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圖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乳也封薊國太夫人奠寧文忠王以大臣

子事 明宗於潛邸宏才雅量好學下士夙負公輔之望應事 累

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為工刑兩部侍郎權監察御史遷秘書卿

除禮部尚書遂參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 上既總攬權

網用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王為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王在參議府爭之不得訖不署其篆曠至是力為 上言前

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眾家奴齎鈔一十萬緡衣表裏各二萬匹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

雖賦承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 上為御宣文閣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河南郊王言熙事慶成宜均

惠于下 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嶺北地寒不宜稼歲飢賑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

不告病兩浙閩廣益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亭戶之力中政近 臣謀發善船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恐遠

夷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沒入其人於有司以為奴王以為

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除以為利宜資其還 上從之日本界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

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觀中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

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

猶籍其妻孥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 上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於輦下奏出贖鈔糴米萬石即近郊

寺觀為糜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次於端揆 大駕時述留鎮大都備法網民糴於官倉出印

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貪夫得買其籌貼為利

王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告 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備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陛辭 上親臨遣

貴以成效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拔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泐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 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并抑使

與齊民均受役于官 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延登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遺逸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嚴著秩

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直學術正大朝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子奪各適其宜 上

嘗問為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 祖宗上因稱王文統為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

世祖皇帝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關

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之辨相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遷入政事堂甫一日屢得危疾

上命近臣挾名醫押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 上命有司護其喪

仍給贖鈔二十五萬緡 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關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為首寶赤右手左阿速親軍

宣忠幹羅恩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大醫院廣惠司寧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

醫

院

廣

惠

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真寧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真寧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 上曰鐵木兒達識有兼人之才後難為繼朕當徐思之金山札尼別使者入見

上預謂知樞密院阿吉刺曰鐵木兒達識善邊事皆與朕意合斯人豈可復得哉因悅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配邢國夫人生四子曰孛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

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謚忠武曰不別遙授甘肅省右丞曰幹充鐵木兒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女二子則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達

魯花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商故誣為盜者所活一百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適上都兵馬都指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霸都仁廣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真寧文忠王次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遜嘗以平章政事行省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父老多忠獻

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

烈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大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同僉資政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通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通侍禮郎不

花次亦老寒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置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都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卓思丹朵兒只次乞刺洗挫適

諸王孛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潮廣行省平

章政事薊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振都兒

嚴領苦賢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介適中政院判官三閭次完者提介適衛王子吉刺失八次的介王樞虎兒吐華之男一

細鄰女達世貼睦遜之男一瓦咱刺失理女一招童脫烈之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汪家閭

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女按都兒之男二長禿魯仁

真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官家莊之別墅賜額景

賢後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則循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之子孫惟榮忠武王之子燕不憐燕

八思提別不花伯撒里為最顯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太保與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胡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真寧王謚忠襄燕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

皆至大官莫得而殫紀也臣潘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漢 世祖皇帝統一方夏溥天率土共惟 帝臣傑出其間而膺

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綫 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無子後人者天實佑之豈

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愈備被堅執銳出從撫軍
佩玉瓊瑤入侍徽衮頃荒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
陽九之危國有危疑民心靡止孰為龜筮桓桓忠烈乃心帝室
明炳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
大憝廓清德音布漢九廟尊安三宮悅豫
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該輔以東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
寧有一夫不被其澤

帝睽南服爰資倬克勤小物靡有遐遺秉其忠貞夷險一節
高朗令終休有餘烈積慶儲社界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奮
絢書金匱談經種履堯舜其君貴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
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遠邇
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怒 當宁與思大事之書厥有
顯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勞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祭于三代
親夫世數之遠適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
若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
元之五年某月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曾祖默而告台

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
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
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
兒贈祭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奠國公母桑羅氏氏城氏俱追封奠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壤而碑石未建 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哈剌八都兒臣拜拜
以為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潘為之銘宜徵使臣三
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願篆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
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微擾先世兩
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
休委社逮於奠國仕 皇朝歷昌平寧陵獲吳四縣達魯花

赤宦轍所屆政譽翦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
之毫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其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
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郎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
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
國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苑
則總裁三史傳燕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祈闕遂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

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舊階祭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魯花赤氏繼李氏俱封奠國
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使三旦八即其婿也孫
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憲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墓所在也蓋木有水本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萬生顯人為時名鄉為 國元
若豈非蕃也父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
掩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釋之者以為

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庸敢竊取斯義備述脫脫公歷官之詳使後人知 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殺也有時乃震以轟荷兩郡公生于季世歲餘飲錫百不一試有偉異國達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尤篤生麗頤以材自奮鴻漸于陸循循而進踐散中外駿望日彰乃東銓衡乃持憲綱乃長詞林乃專史局談經種夏從容啓渥有命自 天賁于幽墟時之既至匪亟匪徐史臣奉 詔推原本始播諸頌歌揚耀千祀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是為答祿乃蠻其先曰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有子三人伯仲皆遊其名季曰傲温我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祿已其所部傲温奔契丹契丹以女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穎等處征鎮萬戶抄思公止俗以草青紀歲故詳其月日契丹滅而傲温亦卒公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彈其傍道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軍之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擁其後以濟遂來歸于

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薦門之戰與金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披足而出倉黃跳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代盾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王辰徒睿宗大破金兵於釣州三峯山盡殲其眾金人自是不復能軍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七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力辭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壺盃各一仍命世領湯陰之戶收其差稅以供 上用有 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

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戶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人戶仍以忽都虎兼本州達營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郎琮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穎州進攻安豐城將拔以疾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

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失公得之以進于 三皇后賜名安坦察其秀慧遂以妻公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育廢子教化的為已子早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

生台州路達營花赤赤的因公自襁褓時留 三皇后所張夫人歎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繼其職者幸別的因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 旨而携公以歸於是康

里夫人卒已父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耻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于有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

憲宗在御

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

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襲父

職遂以公為副萬戶與留乞等征鎮隨穎等處丙辰冬又自序

營哈觀諭征鎮諸軍稟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

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

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解兩萬戶及所統千戶百戶

悉聽公言議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

與公赴行在忙古解留穎州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

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刀尤精騎射軍士咸畏服之

世祖密勅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脅公為不動 上亟稱之曰

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 上愕然即

日降金符命為壽穎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

議公事東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

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歷沔陽安豐兩

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

事官自武畧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穎屯田府二州

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為立檻設機縛殺置

其中以致虎羔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

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乃舉

酒為公壽居民大悅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

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褥置于鞍上左

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宜前搏公馬公以

櫓捕虎虎搏櫓擡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

修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

貫其心咸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

第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諒許

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

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恃也緩急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

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

秀出二紅巾中以與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

夜二鼓伺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

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遁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

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

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軍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

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 朝而誅之餘黨悉平

公之官池州也道出穎上穎近荆山野豕時出害稼民間公至

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

餘里見豕在田鳴鏡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豕被創怒奔八九

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為獻公不取燕真不

花在侍傍公令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遽以

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

於天性蓋北俗喪禮極簡無哀麻喪踊之節葬則刳木為棺不

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追公居張夫人之喪

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務本俸祿給衣食之

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穎之田幾二萬畝家僮

幾二百人歸休之日輒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

族自為廢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

針生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曆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
梁夫人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金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怒前公卒次曩加贈一
名文圭篤學而尚志卒贈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燕真
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
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阿哈八夫次適輝州達魯花赤
蒼夫暨次適坊陂屯田萬戶鐵哥庶子男一人摠落解女一人
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禿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
赤次脫脫興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豬狗亦卒次李蘭溪用公
廢為寧國路宣慰使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
判官次守禮恭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括准東道
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
鄉縣主簿閔安達呢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
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元康堃仙曾孫男
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火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
今秘書監管勾餘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
耶律夫人反抄恩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的因公以其卒之
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李
蘭溪既奉柩權盾于扶溝先墓之次遂謀於族人曰先世葬大
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曷遷於此乎李蘭溪
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
于扶溝與別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附焉其易服而歛也見抄
恩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
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李蘭溪將樹碑以表于

墓隧已斲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
狀屬潛以銘狀稱乃壙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
榮榮然挈孫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類府君奮身
戎行披冒鋒鏑鴈門三峯幼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
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
雄備也官止於 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
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勲業婦姑之貞烈
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潛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
偉行非常可喜之切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為之
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答祿氏子婿故述其家世為詳至所謂
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瞻亦足以稱之非潛所能
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群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倚答祿氏綿綿陸緒
將絕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贊惟天佑之保其遺胤際于昌期
委質翰先登買勇以敗為勝不難不棟既戡大敵遂長萬夫
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披將星遽隕襲紫傳龜繼述惟謹
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也載疇其庸授以民社
兵衛畫閑農扞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
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蠶蠹時逾三祀七剝部符
久淹外服訖歷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行云何不淑
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
視此石章無念爾祖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馳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

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夫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鎮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 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棗州無棣縣之辛禮村後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為氏譜謀隆遠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洲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憲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領諱璋今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渤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貽慶垂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為吏會天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群蠻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擢以入 觀既丞相改涖江浙行中書省又 奏以為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鹽筴之利自汙簿問其事者以公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劑上擢中書工部主事俄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即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以公踐駁滋久將疇其民庸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列郡方作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一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備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奉省檄行勞近郡

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廬頗精悉蠲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穀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追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虔奉制書永陳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潛聞古之為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赫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復乎始蟬聯三華躋于臚任胡卒不懼不震以轟諸厥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續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罔有失墜以倚寵靈煌煌

天書下賚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卒禮之原巋然豐碑琢而銘諸以代冊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水胤無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續卷二十六

番禺劉耳校正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元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疏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論於潛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遠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

太祖從

睿宗南攻汴懸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摧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謀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剌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塔通文史練尤善譯語事

憲宗為必闡亦而以材學受知

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垂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仗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與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幹里根氏父諱承良好備而嗜學歷觀古昔嚴與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憐口總管府令史補徵政院掾史調將仕郎興州等處納綿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為院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附葬宛平先墓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

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遷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宜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參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號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幹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其不敬服事幹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遺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日則每旦以舌紙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答於魏夫人而後行得祿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匱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蚤世喪之喪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貨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贖給之所引披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蒞官臨民續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調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為開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眾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求盜事最嚴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

觀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行治之備則義方之
教為可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
次曰頌鈴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
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叨未居于燕韓聯奕業
踐歐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允委祉後人五世而昌
煌煌密章馳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非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
假茲寵靈大啟厥家史臣作頌庸侈
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整
之屬邑潛通以衰謝益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臨而謂潛曰予兒
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歎頌予而言吾家徙居藍田逮汝六世
地豐羨縣 之千里莊先隴在焉粵自版圖入于 皇朝墟

墓兆域為豪民所變易吾宦遊四方去藍田又慨念狐猶知首
丘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予自獲被官使數歷中外四十
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隱道之碑雖存而多剝落然亦間
有可考幸為予追書其槩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

歸老於彼卒成前人之志也潛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廉訪公之
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商州藍田商
之名邑觀其山川鉅麗陝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畱家焉四
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省卒官藍田尉曾大

父諱子山字安仁始隱弗仕父諱榮字茂卿仕 國朝為興
曾官父諱自邇字遠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軻聖賢

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為掾屬以久次授刑陽尹為政
晚暢本末聲譽籍甚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未上而
卒今累贈其官廉訪公名武字樞仲幼與群兒戲大文見其頭
角斬然不類常見指以語人曰之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
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憲監察御史入為大宗正府負
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剛方操履端慤
嘗謂 朝廷寄耳目於內外臺察官吾終不效塗聰塞明以
苟祿固位遇事輒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兩
私奉使不察而簿問焉公不為屈屢事梁俄礙大蛇出其中眾
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像人跳踉叫呼抱公而泣曰公
實廉潔勿妄污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
稱之曰進恩報

心萬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父廕推以與仲弟或調都稅使或
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為國子高第生蓋其世次
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於深州傳野之蠶吾鄉
一新其封植而為文以記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
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

墜廉訪公故共祖訓而惓惓於五世祖之坐其能盡孝與魏公
固無以異若夫事 君以忠則其宦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潛
不佞敢據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
頭頭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蟬聯再世食茲樂土
父乃去之不畱不處恂恂隱君及身布帛傳子及孫際今昌肯
懷材自奮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 聖主人方側耳朝陽

一鳴胡不熬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靖恭正直遠不忘孝思

罔極緬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指曷云其還有欲必從匪朝
伊夕來瞻來崇載新封植馳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
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奉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
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
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厥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
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
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祇
奉 命書齋肅以告已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
人積累之效福慶衍溢責及生存 國之寵靈非辱焉不肖
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 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
四明黃向之狀來謁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
具興趙公所為誌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為銘
庸敢撮取其大者以為植德儲祉之符而顯詩之府君姓吳氏
諱森字君茂其先汝南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為
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魯伯辟署准備差
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 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中書省右
丞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戶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
所怙悉推背產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速有家室推是志也達
之於鄉鄰飢有米粟寒有繒纈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車道路
簡除惟時輟田四百畝闢書塾聚問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
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顯末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書用近比
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楮戶通租猶三千石春秋

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頓而終寔于所居西止之
麟瑞里於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
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等處海運副
千戶今方以材顯融於時馳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為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震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
其蓄也厚則其舊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自餘慶吳氏其成
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誦古制弘敷孝治疏封班秩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
啓慶自朝白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為利由家而鄉弗屯其施
單夫寡人幼童弱穉室無凍餒俗有孝悌為而不居嗣人之遺
乃播乃獲乃引勿替有 命自天下飾丘隄赫其龍光松柏
不被勛哉嗣人無敢失墜便蕃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置及
來裔尚不一書斟酌祭器

華府君碑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別於大宗食采於華以邑為氏
傳子遼孫世為卿士源遠流分譜軌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
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隱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
補將仕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屬當內附仕于其州提領稅務
母曰袁氏實 人璞公之諱其字德珍也幼有美質不煩師
教平居沈靜寡於言笑出與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豪
釐年登六麥母故無恙先意承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姓合食同
居處之盡道家庭被如奴隸有過亦為掩覆託以他事置之使
去世降俗傲恭於富驕公播其失疏食媪祀薄已厚物樂施無
新族姻之負時加存問或辭不答輒為愀然懷金遺之或以勿

言貸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闕訟必論以理督其良心俾寤而止或以貨產斷于有司曰汝姑退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重吾儂欲欲汝毋妄動其人婢謝雅睦如初一家之讓化行里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嗚呼方有 詔以官易粟公輸所蓄千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親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澁以教以婢僧某人者同飲至醉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皆官非三品吾有不為僧走京師薦于當路接公總管屯田打捕俾以其職治河東晉寧與室為其四封畀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則三品既那長吏有頃自 天公懼且疑辛辭不就老於布衣至順改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乘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位冷村之原反壤而樹式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沒先於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嫡長楚僊以才自致列于 朝班居功德司為其都事二十有六華年蚤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釣則未仕鏐亦蚤亡鏐又其次年方幼穉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皆有行歸于名門婿鄧大亨暨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楚僊所生長曰幼武次為宗道濠及慶年次幫及滿裕又次焉曾孫男八其女有四由本而支綿綿世系為之狀者陳君子平以授幼武使來謁銘酒弗敢拒勸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私文 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
公諱玄曦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為列國至唐而河東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為其司徒者宋秉義郎習其後也秉義於

公為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山浦里曾祖諱琢大學進士祖諱士亨晦迹不顯父諱勉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諡文清先生四明袁公誌其墓公生而穎異舉動不類常兒雅不樂紛華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大宗師張公及今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即出遊渤海碣石間縱觀古靈僊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還

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待祠廷祐四年 制授大都崇真萬壽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真萬壽宮一皆鉅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恭定元年奉 詔徵嗣天師既至被 旨住鎮江之乾元宮未行扈從灤陽還至龍虎臺喟然歎曰楚雲江樹遐阻萬里引領親舍寧無惻然於中乎即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詩蜀郡虞公為之序三年八月也公既歸則闕清寧齋見心亭熙明軒築瓊林臺於龍虎山之西高爽靚幽各適其宜日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密備大洞迴風混合之道蓋嘗過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抵貴溪惟篠嶺最為峻絕乃作屋其上號崇賢館東為振衣亭仍割私田且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為作文以記之初公所祖真人孫公住抗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席以虛至元六年外

宰相部使者暨諸官僚具書幣迎致公補其處辭不就至正三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遂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郵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遂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郵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遂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郵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遂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克生專意致養以慰其母而郵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見母喜極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將復見懼傷母懷使人請曰願毋安意母戚繼此當數來省也自是應造山中之者備及常所與游者若訣別然俄一日酬酢詠歌如平時坐及夜分具盃濯畢語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近乎厥明倘然而化是年二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異時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之辰虹嶺愛其岡巒迴復林木蒼潤澄潭前匯秀峰外時神氣翕聚宜為樂丘乃築壇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彥倫已卒諸孫詹庭敬于有與王景平及趙宜裕等七十餘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冠紉而空焉遊治命也宜裕故宋諸王孫清脩文雅尤為公所愛重念無以伸周極之報爰伐石以銘為孫惟公夙負才氣侷僮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孔老之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為文而尤長於詩務章獨公留瓊林月餘齋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能挽清披孤峻如豪鷹俊鷲子呼不肯下蕭條閑遠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公書札極麗述序楮出人爭欲得之有聞公之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去見心亭後有土阜隆然人稱之曰薛公墩其見重於時如此公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雅者問一卷會粹群賢詩文為瓊林集若干卷謹因宜裕之請披張君天雨行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二氣網緼降靈合真鍾粹安并迨世振俗東端抱獨自得師芳誕啓玄社運行天地執元機芳金符玉章闔陰開陽徹萬微芳韻冥乘下感契鴻化弊昌時芳侍祠竹宮彤繡豐融輯蕃釐芳飛佩瓊瑤頡頏群仙同宴嬉芳愔然高蹈含光弗耀謝馬轍芳

山英川靈前驅屏營過其歸兮泊乎其休與造物游葆醇熙兮薰陶所至動植生遂不癘疢兮顯晦自我無可不可人莫殞兮寫巖邃谷崇臺列屋樂莫支兮以身為累蟻垤而逝忽若遺兮寥寥上清渺渺玉京邈難期兮方極密室千歲一日闕音微兮弟子摧慕運壙而樹尚何為兮諒辭揚芬蒙極貞珉表時思兮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父曰若野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懋凝神宴坐未嘗出山張君携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於宗陽宮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吳興計善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咨叩久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乃勉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今特進上卿吳公為副師咸加禮遇因挽真館下聲譽日起延祐元年有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甲乙相授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之名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真士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虛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為之祭壽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即以造大殿建法輪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季安仙去先生奉制命嗣為住持洎事未幾為建大門買山四百餘畝備飭敬壞補直陟缺靡憚其煩吳郡有胥氏之崇福觀胥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備禮求先生主之既得

旨以崇福玄真諱永壽及先生至昇元遂兼白鶴先生於吳興金陵並領各路諸官觀欽承 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力其徒賴焉在玉虛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濟高高山屋濟源竣事過家慨然興退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界猶子仲成給春秋饋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嚴祠事於龍虎山宣大護持 詔書於江淮荆襄廣海八蕃諸郡使節所到無不感慕勝榮而訪求巖穴之士得一善輒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葷而坐客常滿擒玃擊鮮為具必豐尤喜推轂士類賴其引重而成名者甚眾先生既厭紛華甘淡薄歸休於大江之南而往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宗陽遂至白鶴忽頌謂弟子表守約曰吾世緣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俄歛筆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遺蛭藏于紫雲閣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觀先生年壯盛時果於求道窮居獨游遊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酢世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凝滯卒乃遠引而去餐和飲醇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遂為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若游無累於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風志輕舉草衣木食坐閱寒暑愔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謂介丘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返乎初服指巧棄智以佚其軀委順而化棲神清都原始要終刻此貞石貽爾後人用慰罔極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吳之長洲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祿大父曰晁父曰煥漳州路龍谿縣尹母沈氏頌氏

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為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間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父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黨知蓮花生污穢外接世緣內無所構闢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嚴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雷師生不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若嘗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為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先生知君信之篤悉授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而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汨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益調精我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蓄既壯健使貨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冲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圖畫尚詳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

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遺蛻葬于武
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
其子若女克盡母道入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
謙為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
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
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靜為教漢人用之
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罔宗漢天
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為黃門侍郎
或辟為丞相掾祚相承逮今千有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範
無廢人間事有以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
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為廣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
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 朝再下筆書
為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略之
也銘曰

老子有云脩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發訛踵偽寢迷厥初
歸繫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
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挽無雜漠然冲虛
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
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
邁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怙能自刻厲檢飭內則
奉其偏親釀醢滌澣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歸
外則殫其勞勤以植立門戶遇事無小大處之如轉丸鄉鄰有

糾紛不可解輒以為請隨啓其端莫不洞中窾却其幾警練達
眾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厚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賞業得比素
封未始妄用黍黍主振以資華靡恒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然
樂聞人之急族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歲饑設搜餉於路以
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殺雞為賓客脩具
鮮蕘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囊無毫髮顧惜意
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觀堂所
居傍光孝觀推圮不治首為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
未備者迨屬疾猶俾緒成之其剝置則有苙澤之瑞雲觀以棲
十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蹈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浴室
於城南燂湯織履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嚳震夏有茗飲歲
以為常他所建饒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
千百年名公顯人史不絕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歸光隱景無
所表見君生蓬蓬昔頗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輒引身去着道
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刻上
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詣向曲山然受大洞經錄於上清宗
壇意將餐和飲淳以葆其餘齡且示無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
二元統元年十月晦終於家明年二月朔葬縣橫山北先墓
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德而卒次適
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順尚幼女二人長適徐元
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番已而浴物平生惠澤
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特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而
表顯之子既辭弗獲則悉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
刊于茲碑銘曰

泉其可欲不榮以祿而無貽無辱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忤無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猶在爾後人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墓表

臨川危素編次

續纂二十七

番禺劉耳校正

蛟峯先生序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廕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昔旁招遺老以待咨訪 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

解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判定前史以鑒觀其得失而有司

莫能奉公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潛與公曾孫道登

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

暨俾刻石為吁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淳安人公曾

祖汝翼贈宣教郎祖謙贈朝散郎父鏐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

今人公初名夢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敷陳鯁

直親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

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

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

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

及暮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脩

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

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

年入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七年知貢

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

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叅謀官權戶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備撰
公之職也承事郎若千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東政御筆以雷變徹樂滅
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謗之術及
兩察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關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
臣者以遺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敵國佯道無
以備之貨臣聚斂土木方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
聞其屢疏巧間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此非所以愛之特公
猶在期集所未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喪師更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
閩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
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揜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
急收回御筆以群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
暇恤鄰敵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似道自此始理宗在
位日又務總攬權綱政多從中出群僚乘時弄威福之柄公上
疏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勞睨蜉蝣之撼南節之蹇蹇難度
其心乎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
有貧國家而無貧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
縑黃之窟宅不貧至於狹小才以濟大貧者近親有依憑焉官
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擊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
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鐵
有漕所以培護本根愛養命脉運年居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
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規仇士良
謂天子不可今問暇若以財貨聲色蠶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皇皇汲汲求通吾意者正士良之
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帑庾赤立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
急何所趨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管緝省宣索兩司不
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綠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
救兩司之負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少輟
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
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窮於淮淝而談笑弈棋莫迫於新亭而
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談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
示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暇者豈真暇哉又曰吾
其有以自謀而不以鄰國之存亡為安危則不依於人又曰吾
其有以自備而不以敵國之緩急為喜懼則不制於人苟以彼
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
道購可墜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
謀我彼所築者金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妖血山彼所築者奪我
地為之我所築者奪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玩細娛而不圖
大患之病尋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浮光然
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
光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
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屯於斯耕於斯教訓於斯日夜出騎
以挽我淮東西俱不可耕雖堅城閉關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
為吾之計當勉論淮閩盡力以爭浮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
一樊襄不牢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
荆之猛將責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止可拒光化南可全江
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

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其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
 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故重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
 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
 事且抗疏援青盲二豎為喻曰何陛下愛其國不如愛二豎之
 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奄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
 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若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
 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
 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
 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無忌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惡動
 矣言尤激烈上覽之不悅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長用
 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董丞相槐勸公不必速
 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果為大全所擊而去吳公潛拜
 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庚金等言大全雖去相位而
 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諭潛不當引汲庚金等議論紛
 紜潛於榻前自辨上為之欽容而障自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
 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
 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似道密
 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邊報為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
 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姦謀叵測潛遂罷相中外揣揣疑必有
 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
 是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
 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竄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
 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問為誰
 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肯肯而榻

前歎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希指論公者章連
 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
 知縣以重其事權尊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
 訓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
 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夫且召亂朝廷以江東果事
 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勤公偃旗息鼓而過公笑
 不荅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
 禽其兇渠逆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褒諭比公於韓魏公云蓋
 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
 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
 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飢乞蠲和糶以甦民病有女
 妖以左道惑眾隣郡愚民十百成群踵門徵福公杖而流之由
 是遂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
 屏居者十年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
 此有志之士所以羨其際逢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
 稟卓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至
 東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輒從容序序問授學者以
 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
 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為之師從游者數百人閩人林光世寅緣
 宦豎而賜出身素不滿於科名之士及為浙東常平使者首劾
 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發州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
 私泐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啓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
 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褒寵
 之江南新附鄉寇猖獗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巋然劫火之餘

葦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和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有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性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觀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盛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姓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縣要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杰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杰長洲縣儒學教諭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情職郎無為軍無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惟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負道整病其庫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昔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格菴先生序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淋艾之私有足惠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

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與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蒯人齊國公迥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派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祿郡期又遷颺之縉雲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濟贈太子太保傅平郡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衛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泮夕礪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崇獻府教授陸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以內憂去咸淳改元入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度宗疎聽諭公曰鄉老儒議論以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應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電水火為災必挾据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帝旣朽乏而人主不知官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豈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勉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當今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愆慮先朝知其有臣慮

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司備具申省以聞
 公又言內廷之怒不可輕發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補
 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服過為瑟縮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
 申儆之以格習諛踵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
 還居言職劾龔日新昏鄙不宜為察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
 基徐宗仁呂圻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
 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
 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舊軍之
 情蒙戮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俄又宜諱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為期時雖不
 能悉如公言猶久之乃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官禁
 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漢祚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
 者庶跡其茲於榻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辭至再公執之益堅
 卒免堂官堂第遂以郿緘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僅日同於闕闈
 間細民以物求售輒攘之公素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而不
 報公抗疏不已卒罷朝請仍徙其居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
 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上章自辨且求
 謝事會其姪蕃世守廣德負勢貪虐公奏懇之似道滋不悅公
 屢以疾丐去皆不允新官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
 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
 言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陰消落格於人不
 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王清昭應如
 王旦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侍讀

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
 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吏亦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
 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食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
 然將有乏與之憂公不聽肯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糶本而抑
 浮費以繼之糶幾二十萬斛送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
 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
 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
 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
 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
 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
 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
 所有臣甚為國家慮也度宗為然然變色似道嘆曰此書生
 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遺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
 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
 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樞密知政
 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自躋政地數建守備之
 策似道自詭知兵終不以為意馬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者
 院印度宗欲逐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歎曰不早用吾言國
 將亡而吾相吾其為張悌矣此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
 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寶政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
 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
 安撫使為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蠲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

持放編城之數擅士擄軍之費不與焉代遷之日其士人爭以詩文請還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者數千人公既歸知昔事不可為憂慮成疾醫以藥進公屢使去曰吾可死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龍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魏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曰肇次曰瑾次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祕閣終筆仕 皇朝歷南劍建昌邵武揭信五路總管積官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愍康璋承事郎南劍路免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為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棟曰權曰椅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坊陂屯田萬戶陳慶次適葉可大應大主陳璋胡衡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簡薄踐駁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傳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既脫去場屋遷次里居因以得於家庭者題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至易黃乃已公廼館職東史筆者或質所疑輒口占其本末以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奏草存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惟四書纂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擊年錄若干卷中與名臣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載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益于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殂也兩官北上九決自矣後五十有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潛俾謀次以備闕軼潛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又

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風受主知以言事官論是非殿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執事樞國少已棘苑希文慎京城之策不用於慶曆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與之是誠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則公之自處可謂無憾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關衆正所聚山川出雲齊澤在下夫豈弗達止或尼之濟則不告飲藏著龜善非為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同問外內有命來觀宵衣以須寔寔匪躬終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為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念彼多壘瞻彼四方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執之仇仇聽之藐藐獨安其危而以為樂大廈之簞執持執扶當守曰噫其遂相子天胡當之弗俾卒相乃以晉陽為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碩果不食曰惟斯文若昔大臣飾終有禮謚在奉常傳在太史公則不逮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盤峯先生墓表

陸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潛以退休之餘被 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謂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為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李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任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潛為大父行潛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履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

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聲譽不倦然喜及引後進有如潘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與僕嗜昔夢寐不忘痛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潘亦老矣頌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贖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區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於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林連坐繫甚眾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議無不服其明允循俗好鬪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戒諭之皆委刀劒為良民蜀名鄉史公繩祖備富吳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屨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待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為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為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峰指桐為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丁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表公易魏公新之為三友表魏云亡先生崎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父留河間先生覲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

先生徒少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歡飲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燬骨兼府尹終更猶留居父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續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數刻精神無少憊耗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道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為陸人高祖顯曾祖實祖漕貢進士廉父承奉部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濶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衰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鼈字晉卿世為婺之義為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月二月王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求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為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眾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偁道舟艤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藍權貨務都茶場王

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速負笈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未惟用舉子業相授受
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據乙科最後推
貨君之孫龍澤遂為咸淳甲戌進士第一入 國朝以材學

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
緒之微蘊與之逸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
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尼文清之教曰命曰
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

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
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為其盛邪吾見
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

乎潛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若群游並進於
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撮其棄餘以充有司之
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排
過而弗揚者誰歟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未
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
出行事具於塲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
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廬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藥城徙行唐又徙
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
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生于汴年十有二 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蹙乃侍親
北還道路梗澁數頻於死期月始達年寢長事親盡孝世故一

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
或乘勢肆為暴橫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眾舉之諸豪亦欲避
不敢犯紳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從師教
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
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
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宦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為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
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曰玄曰實曰信

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

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員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
天覺天昇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
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僕舍人昌衡宣政院宣

使餘尚幼公歿已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
民之狀以授潯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蔭咸有石章以紀
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 詔撰

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為表幸為我書而
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
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
以建功立業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密而居易以俟
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時名卿行且推

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賦畀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為孰多乎滯屣嘗忝載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輕因狀所叙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既者亦靡得而詳焉

翰林特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為蜀山廕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諱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閻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贊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贊於今文為實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宜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速到州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翔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抗於宋為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為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固淮陰龔先生開南陽倪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尤密往來咨叩無虛

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靡靡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為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郎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為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遼海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為士者敦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恩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為博士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苞茅四十區茅輕舟楫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勲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恚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調為部使者所劾也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母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沼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且將為亂宜下所部禁箴之儀曹符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迺外以文林郎

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俟求莫有敢退襲其弊者觀與郡學公廢公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負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置城尸數席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備漢先賢徐孺子墓立高士蘇靈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讓其獄鈞適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檢宦履僅歷風雨飽粥時或不給而慶之裕如若特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愴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素列職禁林僅緣次對而獲陳堯屏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政事乃行到官僅八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贈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輿南還諸公引綈陳奠於都門之外遺路之人咸為咨嗟陳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自次同次因孫男三人桓穎積桓早天穎

以父命用公廢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瀟灑演迤容衍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楷諸法善鑿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益沈潛於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纂二十卷盡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官監時夙有同寮之雅故既為之銘納諸墳中自等復舉門人宋濂之狀屬濬為之表揭于署上濬與公居同郡學同志奔游於公為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濬之責也是用弗謹書而授之俾刻焉其辭曰

拆居河東為唐型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速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其間翔翮後先于子而未列于庶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託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屏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平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 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取擢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

之職俾參筆削仍 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醫莽行
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
風後五年 申命史臣纂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

山林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
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
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大夫益以是高之
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備可傳於來世者則
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奕朗
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
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
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辭而退為
之定復兩官之計以為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
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
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儂數暇日寓情
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公華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字
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
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閥與才質之良窳靡靡如指諸掌論事
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登不幸天不假
以年故發之言性理者悉本於崇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
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
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雖聯不能休
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
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

子長益歛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
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瑣
侈靡論說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
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
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
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
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率敬先生
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 國朝先生之諸孫
公儼以憲節來泚於繁縟其稟請子長為之校讎乃因近臣以
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
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
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又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
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
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誰周壽之所
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賣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
書性類是乃糾其疵譏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
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
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
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
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
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
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 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
宣文閣藏焉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

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仗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單官下士
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
人為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
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其言闡深治博而峻厲潔清樞樞精
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繼創至於微辭與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
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
西鄉關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却其請蓋場
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
地來徙是為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相日新承郎
郎祖父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嚴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
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士從三官址上用執政薦授
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登歸 皇朝之
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階
新例換將仕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終
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
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
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也次曰燧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
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
塚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即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待已
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求潛掖
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
還論撰之命下漕通承乏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
應 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

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為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
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為之圖其不朽
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
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毀最甚乎蓋名
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薰不自焚
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栢丸丸清風凜然後今千年
過者式焉

邊氏崇孝阡表

崇孝阡者吏部尚書邊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墓
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為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
子邊御戎之孫邛為司徒以王父字為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
惟詔以儒顯門名尤著五代時錫為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
居楚立或居陳留汴故為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
汴由尚書五世以上軼其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尚書之高
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
曰琥次去家為浮屠亡其名次諱琰字君琬尚書之曾祖考也
幼失怙恃屬 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為受兵之地遂遷
避於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適大侵乃南
徙汴之紀縣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
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
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隴而郡伯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
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
丑乃卜今地率子姪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為左右而正其

位所謂崇孝阡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贊次曰贊次曰贊次一人適西河取氏賢字政鄉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行成其宦業而致顯融者平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尚義於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逋負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恪恭所事者即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知其為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至元戊寅十月卒傾邑里之人來吊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贊婿孫某承其家諱贊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尚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並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為家注世如一集賢兄嫂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念其確持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招致而養贖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臣即尚書也女一人適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儼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察院書吏為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授工部司程廬戶部主事徵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尚書積官大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廣坐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 上賜而

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潛為之銘潛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珥扶輿運者固已箒鶴功而建禁名其懷材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矚目明康強無恙及見其子躋于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潛雖衰朽無能贊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為崇孝阡表曰

邊氏之先出宋司徒韶以五經為漢鉅儒南唐將錡子孫居汴友于尉氏統分派衍尚書之貴自其高曾居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密章貴于身後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亢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蒼顏白髮金紫交輝既壽而康實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鬱鬱龍靈所加固間存歿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濬之在爾後昆推述世序表以樂石念茲厥初永永無數

費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子荆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祐妣沈氏墓咸在焉祖諱察出贊嘉興劉氏宋季以策于兩淮制閩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僑居其地上海後為縣故今以占籍為松江之上海人仕

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恭敏夫人即劉氏次妾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

司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趾有功佩金虎符為武德將軍平江等處運糧萬戶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構曰傑曰信曰侃推即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廢授昭信校尉海鹽等處海運千戶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洪鉅海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祿遂以今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三世荷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祉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爰伐石為表屬潛書之而揭于墓之原潛聞之輔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潛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具文不敢以浮辭亂其實也榮敏公之庶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之狀暨前大理少卿牟公所為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妻趙氏墓表

潛為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踰再閏猶哀慕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而閱之非直其母為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潛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庸擬其繫乎人之大倫者為銘以畀之銘曰

於粵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軫君之名君實其字群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乃可蹈惟義所在爰有賢配克履其美名曰與婉胄出燕邸五世祖設疏封安定從伯祖光典領宗正至惟伯父以文鑿著兩制八座累膺異數

父曰希暨進食京族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封父塋主亦外嚴派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總是覆守節自誓爰居四紀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男復暨願訖葬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禱服既除祥琴佛御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易表父母賢長民者宜存風厲願歎不敏承之下使瞻彼西莊九九松栢動辭相哀用勸凡百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靜父元皆弗仕至君始以東江場同管勾遷昌國正監督勾入御史臺為宣使肅政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兩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劾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斥去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有余甲者以貧自鬻為人奴勢家子慕甲妻美弗能得會其王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傳致成獄君直其冤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為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徙其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株連若鍛鍊無得而父繫者君悉為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遣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睚眦之怨歐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人者宣慰使而下以受獄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後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於是

天子方用言者悉徙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退用平反超陞承德郎到官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珪等將奉柩歸肅寧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謂潛子尋游於先人最父宜知先人蓋有述潛發人也幸能道君為獄官時事他宜傳者詎止是邪史稱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今抱具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為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男三人汝珪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降之材而奪其施孰授之器而易其宜百疇一逢孰終泥之維善無小維官無卑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為汴人金末父信避地真定因家焉故今為真州南官縣人母李氏有五男子公其季也公年甫踰弱冠入秘書監為奏差露又入御史臺為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道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特指者皆名卿參佐悉取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砥厲以求報稱間有慮囚攝使事行郡邑懲貪省冤滯接引善類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調發州路總管府知事俄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調霍州靈石縣尹未上丁內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卒于鄆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髯秀眉容止言論開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文尤喜為歌詩以其自號扁所居室曰本齋翠樽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宴息其中客至與談中原文獻之播妮妮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赴吏部銓俛首常調殊無難色其任莞庫也分帥閩乘廉車者皆公故等夷見公必與均禮公執其分守滋益恭仕既久而家愈落歿之日賴故舊致賻德乃克以飲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為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

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殺次末行次適孫某孫男三人
某月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其年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
殆四十年銘非潘其誰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
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
素乎其位無喜無溫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昭昭以厲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壺縣人祖謙趙州都目
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
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隸
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真之
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鈎撻趣辨為務日與士卒同冒矢
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父次陞提控案
牘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
省事復署公為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
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
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
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
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父之用
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
且嘗蒙 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於是得

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
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為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
轉運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為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
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
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為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
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為良民蓋公
久居民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嚮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
穀也得羨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為轉運也惠富商交場更受益
不以法命以鈔器如法實益而做福之南臺列君于漳泉興化
以貯之持引就受益者無容其弊 歲得羨益五千九百引其
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
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廢入仕今為
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
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晉寧孫材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
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
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潘惟人
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
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
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
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欽藏不耀出其豪芒鏡貅百萬長鍬鉞戟
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颺騰電擊靡亟靡徐
江流湯湯其險莫測投鞭而往歸數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
公罔敢知 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汝遺肌汝初命公 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節
未究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謁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敬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曾
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璉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
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
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朕明年
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
人心勾勾 上德撫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
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書兩省
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
傳入

蔡京師遷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
節泚浙右亟刺上乞署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為兩浙都轉運使
副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
有法自當筭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量開除知平江常熟州
下車牒訴空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
探其獄以為此愚民無知曰客舟漂抵傍近地而利其菽粟耳
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
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
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利未復則旱澇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
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漚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
為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
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益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

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
學舍比廟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
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

朝廷以沒入朱張家財物悉歸

中官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
聞其事乃命公縮錄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淮焉常熟
之人皆重惜其法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取城周君作文
以記之有司其實以開除知運廉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
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至中大夫公素薄於利既謝事居吳
中一室怡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
卒以泰定其耳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斌原子男四人
長曰怡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營勸農
事次忱蚤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遼福建都轉運使司奏差
劉徵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閻僧女二人俱幼公所為詩曰琴
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范陽
號稱官族其別皆開有任參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
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且以文章家知
名然在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為之子方與而未艾一也
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諱序而
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緣公兄弟弗墜蓋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
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曰子其休退也委蛇
勾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速伊迩人孰不仕孰完於公

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三事公則有子揚詩墓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一月一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

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十一年正月一日襲大事於吳縣長

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公大中狀以授清曰墓宜有銘

君其執筆母讓謹按公諱都字元俞姓氏其先河東人始居

江左者曰融四世至晉丞相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今懷鐸唐

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瓊襲官長溪令回家屬遂為其縣人長

溪令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贈太子太保戰太保生贈太子

太傅椿於公為高祖曾祖諱萬全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卒累

贈太師退封魏國公曾祖妣林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

保今以公貴贈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

侯祖妣穎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郡夫人府君魏公

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第子以直道事

宋理宗至參知政事為時名臣才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

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

故於是守主已奉表納土而福遷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

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

入觀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使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

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

境郊迎甚設請遂以詔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

謚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

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大夫人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殞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

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

從葉大夫跪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勅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

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曰空居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

愍不置有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

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

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遇事剖析洞中肯綮皆

聘貽不敢欺昆山有詭易官田屯于覺而八年不決者公披故攢

而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

歸過於眾者公詢知其故皆宜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

官酒錢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議悉以田之多寡

為則人服其公學舍父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道人所

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士論美之秩

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之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為病

死公摘厲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賊敗張省四

者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痛繩以

法眾皆大驚且稱快焉昌國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

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府應辦率賦民以錢

使以子本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麤至數百

斤豬羊至數十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

時經制未立公患吏易於舞一彙集條畫斷例為八十帙俾有

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哀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荆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遠大侵公躬履山澗以極其饑靡憚勤苦
江陵沔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峡至江陵勢
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 陞南湖南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濟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
接人以為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
詢知饒之德輿有勝水可浸鐵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兩鑄錢號最
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洞壑徑狹
往來民間人憚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懼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雜其草樹
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淪其俗而喜爭一不愜意輒起而相讎
公大治學舍作鑄爵簞蓋笙瑟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生禮樂
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
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変山郡可耕之士殊少民多艱食時
方貯贖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同
列利於賤糶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糧石
加五斗公始平其機農民皆負餘米謳歌而去征商之制有住
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孩皆欲出於其途使客
注來食飲所須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
北湖龍泉塘流孟池俱官產募民藝稻蓄魚且即其下流造水
磨屑麥為麩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厨傳既豐民亦少蘇三

川貫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關鄆公觀其壅於客土謀疏導
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
今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掘者吏莫敢
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
公愀然曰父於子而論為盜既已虧恩况未必有其實乎乃親
鞠之果得真盜而其父子如初鄰州茶陵富民覃時中死無子
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等
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誣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
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
議大夫饒州路總管年幾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
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
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抗糶二千
里比議定注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
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
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貢金視人戶賞
產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鈎
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己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玉
徑達于行省宰執都司成訝公不用公文庭玉曰繼管寧不知
此領其事涉眾議難於齊一故爾乃報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
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瞰公之出立為籍民數多或徵其十
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還命一以 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
兩者未樂包銀羅中書責有司奉行太峻而謂公能卹其民持
以名聞鄱陽官蕩舊聽農家取草以糞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指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戶亦挾為己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絕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義焉里正主首
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悉具於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
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取之
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隳突之患
餘千州以經理田糧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獨其茲首賊至十
餘萬緡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潮者鄰君將梅銷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贖買菱
芡魚蟹之屬納其中既擊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兩至
政平訟理而於半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
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內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奏
禾之瑞饒于祠記之石服闕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
皆避諱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
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遺貪官汙吏培克之餘人戶所獲無幾公始
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絕其蠹弊取草於沙塗以為薪者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薄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遺者私羨盜販之鹽本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透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督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茲行省左丞相脫脫答刺罕瀛公材任閩帥未報而臺臣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己任俄陞中
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九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
五千畝墾壤而豪民擅其利公首恢復而還其舊汀漳與谿洞
接壤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撥整
點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
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
使勿回事以結仇繼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上畏法今
以保室家然後與兩軍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其年謀擇人極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贊襲衣
法酒至吳中諭 上旨起公於家公泣事伊始參酌前所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為制通州狼山帥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
淮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濬真州珠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任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特旨賜以名酒
精繖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尋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聞公之老 詔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公感 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親少薪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遷吳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氏子男八人長曰吟以公蔭當補官未命次曰嘯已卒田畦以國學生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曰昀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昉曰昺曰昺亦卒曰晚女三人適周殷鄧孫男七人祐祺楨榘禮榘倚女五人公天性純篤夙負大志每念未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失所怙羈孤萬里紫紵子五先交燕石丞公楠一見知為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年幾弱冠為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闡典名藩承宣撫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素習而公才諸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及無迹可窺至於文武二柄

風紀一司九

國家所倚重三公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竟於說施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預遇益隆人方僕公盡撫宿蓋入陪廟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讓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恒歎然若不及而廢事剛決意之所向子弟至親公御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隱之夫人凡公所逮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祭工魁彥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數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墮不易一椽廩標多以同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田悉賣以自給公髫鬣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後進即知敬慕故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寔息之室曰本齋云所為詩清醇而不事纖靡有小山堂葦三卷藏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潛入候安否

公頡謂潛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潛對曰公年未及謝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且夕且勿藥矣公頡之而不擾言公之薨也潛方縻於官守無從匍匐往赴矢衷以辭用存掛劍之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潛雖庸陋哀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逮乎忠愍捐軀殉國遵茲鞠訓街衣顯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物永世澤夙與夜寐罔敢不力乃佐鄉郡乃居閭閻爰宅乃牧來旬來宣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熬夫亦王事繡衣首轟弗究厥施靖共正直昭受

王知乃濟政路參乘鈞軸坐鎮南邦暫滄外服

上方以席庶過公歸遠猷未告喪其著龜史氏范文考次功伐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聖朝為滄陽令回家為祖毅一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為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眾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弃去游京師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改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謂復宣慰司便

曰俾公驛聞中書奏可之揚為會府歲所需葉結阻於肺燥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阜諸州縣水運為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為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屬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民力以紓甍社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决則道路絕而未稼災公先事為備備除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決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字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光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券間官報其左戶執其右驚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云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夫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糧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感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乎必循舊法造牌為信民以不擾有鬪爭悉送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諉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及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遠路有廢必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娼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

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敏巡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

仁宗臨御日以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謙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躡選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備而得此將何以黃書命待頌問乎同列相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為忤會內府市新炭司出納者侵官剋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童再上未報解印綬徑去群儉曰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台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

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官為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英宗在儲邸風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附葬于北庸鄉之先坐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野以見其志平生嗜社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真君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

是

墓隨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逸奉本省贈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術所為狀俾潛序次而為之銘潛竊觀公在

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撫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用昭示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

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滄陽縣君與國忠敏公之孫人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蔭入官由永嘉縣主簿

辟江淞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華郎女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續用乃揚侃侃李公魯膺殊遇

既疇民庸遂踐 朝著來居 帝旁耳目之司摧奸擊彘略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寤歎式造其歸公去復來眾正所依百王

欽避宜公之力休休有容察 帝之德 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扶夫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凡百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危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鄆曾祖

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為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會錄院檢討官無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諸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礼部尚書兼

絡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會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韶齒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膏與群兒狎長益純愷視責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自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群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礼典之困萃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為文一裝於本實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

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威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而世寡諳倘得讀文書求己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辭帶動逾月逮其既歿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挾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餓米斗十千給跡屬猶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以處安託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捐厚貲以塞其欲有私粥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於飢苦乃尔吾不忍實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裸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之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報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遇盜而加罪旁入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去汝脩之已而

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強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野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交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韋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廷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率孫女一人適楊祖率孫男三人陞同孫隔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說道母以貧忘古禮母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五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集藏於家公之壘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壘先塋之側其壘也宣圖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潛以銘為屬潛竊惟宋李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殁率公既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 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寔白收召諸儒撰史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以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潛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歸周族于 天廷贊于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日吾其寧有謹其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躬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

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傑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諱恭簡諱英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初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諱莊憲考諱堅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利摩綺統之習而自齒於幕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

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府判官公拜

命即辭不赴闕公復為輪長徐公玘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率公可直詞林或率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歷三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附嬉於水光山色間析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著舊凋落殆盡而公歸然獨存蓬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災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禧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憲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某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處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沉為伯父昇孫後次汶登卒次必為季父量孫後次浩女三人長適秦訓大夫 等慶海運副千戶孟本封烏程

縣君已卒次適太中大夫南安路總管管涔祖封平昌郡夫人
 次適婁璧宋參知政事機之孫也孫男三人栻杓與權女二人
 適閔惟梅陸從龍曾孫男三人玄齡玄寶玄輝女一人初塋恭
 人塋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萊老等以其年十二
 月其日奉公柩合塋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鍾愛
 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
 墓旁附塋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礼
 而公讓不肯當以潛為忘年友父子池緣疇昔之雅故致書
 及狀來徵銘於潛謹備著狀所述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
 其時行時止授容夫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
 昭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二昔之王孫際
 今興運共惟

帝臣有命自
 天公拜稽首礼建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永游聖時既壽而
 康卒全其歸委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
 終有銘幽壙昆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出處發其幽
 潛式示永古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璽字升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
 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
 忠烈而下皆僑寓于杭因著籍為曾大父諱沆承直即大父諱
 杓忠翊即父諱炳承節即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
 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然也君生於華閩而未嘗習為豪侈自奉甚簡薄無異韋布之
 士讀書不徒挹其膏腴以為資身取寵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取宋陵都右轄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于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
 煨于穴結廬取足庇風雨率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植蔣桑竹
 成陰而蔬如菓茲分畦就列奇卉珍木有華無實者悉命去之
 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問貧富貴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
 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泚獻酬咏歌以為樂而忘
 其老晚益康強人謂必登上壽屬疾僅決旬而遂不可為以至
 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塋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承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郟武
 僖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塋焉武僖與忠烈並稱四
 將者也子男一人曰鎰孫男二人映暉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
 之墓也鎰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
 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恥顯融於時者固有之其奉
 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
 榮弗居深自韜晦無所見於設施後之人乃能及二焉圖其不
 朽如此歿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平富貴川猷保其故家
 而為全人於 聖世揭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
 尔嗣人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
 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

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潛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
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安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
復自求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後三葉曰慶士璣
為君曾祖不懼於時負土藎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于私史
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本胡氏慶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今諱
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
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
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卿衛著周興衰祗有激意
樽曹之末至幽而終否泰刺漫循環不窮緘是有作斯為雅頌
孔子之衰周公不夢哦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
小戎駟鐵風靡英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怖矣君性寬厚而無脂膏
亦不面片人之是非極手屏廢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
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閨之銷由君片言鄰二千石王公華甫
泊揚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悉君任之
郡民新附人或獻計請括義倉以給餉饋將鼓南息瘡痍未瘳
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符移逕躒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竭其貲聚
舍北一里大山崇二火尤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
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捐私橐以募此夫排木扶石活者十餘
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諺言不驚人鬼帖二君處親舊有施予恩
下逮輿隸莫不訥二堂有雙桂慶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徑尺
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卿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
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卿安仁鳳山先塋之旁
君娶于翟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

對策卿校力詭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官時君蓄學
鼎以公故補官由功準遣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郎
送君避兵為游卒得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駭而心竟獲兩全
其女有三婚曰王牧程萃黃植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
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宰其季
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以沒
豐貌慈容猶記恍惚坐南窓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
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懽莫知
先人以告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汲五十年不有論撰
杜甫之沒餘四十年賴孫嗣業來銘以傳炯實關葺不自底屬
翠二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淚而不亡
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滑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
庸撮其語播茲聲詩為言則懼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求貴幽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仙居
 張儉存禮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景記碑狀謾
 議於第七卷末尤半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庵先
 國齋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
 始快然莫遂於心也致宋景濂撰多行狀述所著
 書有日振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
 卷景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玉卷三十一初藁
 三續藁一玉十八雜多日振齋之名其為一書无
 疑但闕續藁十一五十八九五三十頁黃師泰序
 稱初藁臨川危素偏次續藁門人王生宗生編
 次所云王宗二生即子充景濂也而卷三有但列臨
 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宗皆後進不敢
 抗行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頁序云六卷蓋作偽者
 洗改痕迹宛然必三十三之謬并初續藁為三十三卷
 可癸丑九月十有五日竹汀居士錢大昕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浦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
 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
 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宗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
 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筆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
 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壯歲即能讀父
 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放之士
 得群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
 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
 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與面
 更以國子舉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
 軍未上而黃州以叛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
 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刻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節
 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止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
 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授
 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授仕郎台州路黃巖州
 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 癸卯得
 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
 配王氏先五十年卒榘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
 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樂以先生致仕恩今為某官次樂
 次 大德 蚤卒次稟孫男十一人桐炫燧炳輝灼嗣忠嗣祀
 焜輝 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

獎出內之謹直其細百故侍御史馮公異嘗薦先生可臺職不
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自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
生所著詩賦贊頌歲銘表啓碑誌序說縱若干卷唯大都賦今
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歲忝
僭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莫
也類與潛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潛雖不敏詎不
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終
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藥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缶而
歌兮日異之離何對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
樹此貞石兮昭薦列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
十有二歿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
無在者前葬其孫鍵躋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鍵之藐焉
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苟而畀之
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
公俱守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
先生俱允蹈齋生潛生也後頗管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
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
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皆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
累封通直郎父果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父字用年勞
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華葦問學尤謹於
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

崎嶇扶侍絕江而東會 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
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歡
息偃翼然以樂墮然以委身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
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
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盡主乎理至
於詩歌儼語率不苟有鷄肋集若干卷歲千家樓氏先若干
年卒子男三人長頊次政次珩亦俱卒孫男五人鍵鈞鈞鑄
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
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
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追一中取進士得鄉
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
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基誌銘

不辱以承其先不傳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
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
身以信義交於人其產真弗問而護視先登惟謹冠昏喪祭必
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
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
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
至喻仙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
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解藝
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間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
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

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彙四十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若若是而止人又豈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武郎王父諱灑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樞發遣醫林州事父諱集嘗用陰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北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其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或即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塘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錄鑄鐵鑄銜鈺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潘曰君之子尋婿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潛不得辭然竊親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閭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庶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昇來人可託以永存若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有濟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問是蒙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宗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其生其官某其生左司郎中膺霄扈蹕南渡始家于越膺宵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詒齋先生曾祖妣何氏妣董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禁人先生天資粹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 國朝取宗嚮之狂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前十有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間域東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孔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齒差長間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漸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帥初往往折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王潛王易簡理得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挾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榜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詭珉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起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宋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願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求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糾紛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用肅靜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心服之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槨聚瘞其屬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與馬僕御所過負者息有行者避道巷夫街吏爭前迎揖童穉斯復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去先生益生乎抗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節出按屬部聞先生名譽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探任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源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康強彘獲之際初無所疾昔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腫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不哀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矣豈碎務嬰其心而欲成其業者內改之力為多先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蚤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瑋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潛為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咸世韓氏自親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澤梁俱心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潛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記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者無傳焉銘曰烈烈親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輟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曰家馮九世祖廷壽宗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並潭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融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探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遠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目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仁宗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歿先生稍長僑居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瘳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問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醜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第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今殊理不惠其不一而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今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充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削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焚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慮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辭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眇僂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竊翰首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屢允多遠而幽其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趵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今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諒悉內外疎盡嘗曰已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實終日無倦攝其龍蹕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說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今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耻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親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者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

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繼揚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刻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 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官大比諫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可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澹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之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驕孤不違事架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成兄璵性剛嚴委曲承順怡
怕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
而數訪有方冠昏察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辛
做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慶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稽
古方謀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
革往往省之會大雷中寒濕及奔兒環衾於廣信疾增劇不
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冠
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
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第元復請所欲官先生曰吾平日訓
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
蕭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
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為兄璵
後先生夢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娶女鄉安期里
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管葬事
曰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
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蕭政廉訪司事杜公秉燾建請
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竊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
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
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數釋義理惟務
平實專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修利銳
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
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
子願其立言綽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
一篇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貶賀亂務為新

奇者其鑿正坐此可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
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
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
心求之扒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首釋攷其名物度數
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速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
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
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它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
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
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
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
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
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鈐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
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
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相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
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
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
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
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登凡舉例可諸儒於
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
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
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韓氏訖宋元祐元
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
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
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

樞為言運柝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
 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蒼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
 者孰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
 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
 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
 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于
 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纂立而未完諸
 生有日間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
 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
 絕筆六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逮刊
 空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
 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
 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
 洲諸人朱子又趨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
 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空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
 文廟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空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
 而及登文空之門者也三先生皆蔡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
 先生為朱子之世遠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
 重道遠 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
 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
 大矣先生藝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
 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城奔走汨沒不知老之
 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

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
 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發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與踵武相接
 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
 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
 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間風而來罔間南翔
 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
 克生後賢規矩疊先生有作弥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
 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慙不訖耄期
 山積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焉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
 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与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
 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厚交於潛謂先
 世在異時嘗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潛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
 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
 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
 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昭宋中書舍人鞏尚書左僕射布翰林
 學士筆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贊贊生易祥易祥生千復居
 撫之金谿千生學季生應臣應臣生任欽任欽生濬濬生綱綱
 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激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
 龍飛進士第終於淳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孝行義
 師表其鄉母黃氏澧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居於淳安故名
 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雅宴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
故業與其兄弟居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妨悉營嫁之逮其
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及汲於生事勢利漢如也讀
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主於
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同里
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居接之色溫而在恒以經術教授誦說
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必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隨
手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崖岸不
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覩疎之隣里有見侵侮
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穢惡
之聲史稱黃荊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
去疵吝居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齋書三十卷傳於學者
言論風旨之在人固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
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
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侏偕儕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錫

曰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
自服前人之光是迺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
必復惟爾嗣人有彝其伏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謁拜且言坦
之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歷
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
屋事遽廢逮國明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訕就
道尋辱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特頌乃挈絮然藁糧寄書而來
者庶幾獲綴下列以副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
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惟子也請
潛哀其言亟為之答拜曰敢不諾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克山
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生學君也父泳涯亦弗
仕君諱明普字非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
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沉默
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不務為卑讓春秋既高族
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
祀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
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
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煙光水色間是不
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
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迂
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
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弥日盡歡乃已或以善地理學求見
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
之職吾安用蚤計哉遇仙翁韓子雖不睦於其說亦不深斥之
也同里萬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
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
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敷其官次其未仕
女二適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夭次厘次墳次枯女四

曾孫男五女一尼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潛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勉以慰君亦以勸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各于一經用顯門父苗子播連厥孫不以無年艱耕秬果之云剥有本根惟筆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倦詩可徵我兩閩揭碑石章慰管魂

奉凱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子與危居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扶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公曾孫來已奉贊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墓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碩之首而遠今未有銘敢以為子請子辭以史事方艱而返其贊求已既去子亦以衰朽納楮而歸抵家

甫二日俄有召選之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為言予不得卒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暹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

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為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且則子女王帛皆它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其汚坤父某死於南城之盜請於有司發兵殲其尤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為盱江書院山長且為使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墻屋之累公首

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

諒宋故官得歟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長官暴橫自恣公不與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禮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寧公始集流散曾其民樹藝勸牧簡條約與教事民皆安之備人作亂湖廣行省石丞刻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備服上謁曰避匿之配未落聖心致勞願等遠與師捷下官書生也忝為新寧長吏上渠下渠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萬戶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有與從一老兵携孝經一千卷直拉峒中遺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亂矣事平徭人家立公祠顯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李士承首程文憲公前宣閣幹官張公山翁咸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廡為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名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鄂公之父詣門以謝萬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勅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佺嚴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到官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道遠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

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
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孫男
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廕三為廵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即求
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已今為某官萬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
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
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
授素令謹藏之母沒嘗其書則謂素漸長益端儀表以正之讀
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孝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
古之人負其所負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茲其
親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
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蘇效時
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達聞之以智匪奏伐功
置之於安式壽康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翻其遠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雲為英風勒之崇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聞出游京師一日隱然名動公卿間莫不交
口薦舉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 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素備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遂退贈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潛以退休之
餘蒙 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

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未屬諱不得辭按危氏出於姬
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錄事參軍凝有子曰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亘之子曰全諷曰仔
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
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
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大傅封南
庭王行倡特進檢校太傅度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
國侯行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
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紳為最顯而危氏
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溪則自全諷六世孫怱始怱
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會大父諱時登宋贈
承事郎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
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
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 皇朝為潮州小江等
廉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先
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者責甚峻
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剖股和藥仍籲天願
減已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
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出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
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
暑必往不拒貧則藥無所斲有醫說一卷傳於學者平居氣
剛而和警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

幸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
 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飾期無愧於古人
 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聞其賢也則
 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
 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
 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
 素為適長黃出也今改揮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
 次會次燕女二人適陸鉞傳權孫男二人扶旂女一人府君之
 妻素自為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英贈
 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繁而
 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祭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
 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俟銘曰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
 一方或變其姓穰昌為宋鉅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材良仁和
 身退名愈彰藝芳奕葉遠太常有子承考沒不亡贊于
 皇朝釋休光賁以 命書焯焯煌增高益崇未湮英瑤石以
 俟于其歲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
 其子則祖官七品退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
 故多顯者逮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遺值盛時忝備官使類
 先人之遺訓苟違疎曠得以疏祭賁及泉壤蓋先人之墓已久
 墓道有石而無文昭 上恩以侈先德茲惟其時幸為之銘
 尹氏世居開封之酸棗宋真宗時有仕於和州者曰占籍焉其
 譜可見者朝請大夫漢傑生其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

穆穆生某縣主簿華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淳
 乙丑進士初筮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譽遷廬州教授入
 皇朝晦迹弗仕公自壯歲即有志欲以明經取士科甫田周君
 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為詩以靜家學年甫
 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屏居黃山率其弟舜道事親以
 孝廣田園以供伏臘閒出游江淮操奇贏以自潤有餘賞則周
 其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
 而遇事通敏博涉群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輯
 點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
 有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
 贈宜人其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先塋之次子
 男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
 學正次振祖未仕女一人適凌國賓昔者竊聞之世其家業而
 不墮者雖古猶乏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終於布衣
 而有則祖為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登憲幕以卒故又荷
 國之寵靈以發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播諸石章用告天來
 者以似以續尚延其餘慶於無窮哉銘曰

緊公之先歷世顯融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終止是以有子

際于昌辰以復其始公則死矣有生之榮龍光下被耀于泉局

母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人有引勿替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鄂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
 通義令通義宗眉州也子孫家高祖諱符孫承事郎贈太中
 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無待讀以龍

高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純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退封烏程縣男姓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可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穎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閱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叅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嶽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累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為寺僧所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各中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舊有田七百畝籍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芳合格授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字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前是為幕僚者窟於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百餘畝使為父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生事免公獨以廉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經寧縣尹縣鄰於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將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廣寇獨獮犯全道兩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旅經從板楯遭發戒令嚴明士卒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慷慨赴敵戰數有刃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為穀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遭大侵賴以全活者甚眾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憲四

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陸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密近帥閩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而咸及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為民病公規登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崎孫游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畝民或請墾湖為田而輸糗于官吏以成業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泣爭之暇尤垂意於庠序之事年乘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鶻詠置家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退藁十卷藏於家俄感微疾既痊而復作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卒於元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舍人其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鸞女一人適孟良實孫男八人權棖權相楨同生文孫住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樵塢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慶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高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權巨初國儉堂盛庭鋤蒞衛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速頰言每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 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處下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高公所遭之時異也潛幸嘗辱登公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速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字文公諒之狀來徵銘諱不敢辭銘曰

程顥唐世由海史君龍留仕宋乃振於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
寧與百壬更起迷仆高風感德增光前人垂休委社逮其曾孫
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岳公世殊事異非有盤錯利器焉施
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是似是續

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
扈從南遷子錢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
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臺奏補官終於某路
兵馬監押父守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 國朝以公貴贈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
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
既長乃奔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教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
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

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卒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
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為江湖行
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
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

陳公康祖妣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守博者鵬嘗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
平章政事行省江潮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
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墓章所薦五人各補

郡文學乃以公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歎歲之餘帑
庾枵然絃誦息響遺嗣歲小稔則量入為出節縮浮蠹既又復
民間冒沒之田為米三百石貴用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

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宅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
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實監聞之因招
致兩樂工為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
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史事中書充丞高
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欲廢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亟具啓
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
除中書充司都事王公克敏知公不樂速官諭銓曹授以元缺
復需次于湖州家貧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
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潮
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
朽壤彌續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芝先生
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知軒為其游息
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
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
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歛不均公私咸
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番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
乃如期而集縣有空塘溉田可十頃索家墾而田之民以病告
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
立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為交易券成而負其
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
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為後者所後父母沒
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而盡奪其資產公
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
歲遣大使民以狀言突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

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
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孔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
使王公士熙曰吾公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達主簿而已
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制行省
叅知政事字木暮公時復聘公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公以年乘七奏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官陽
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
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治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
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
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高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
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貌益充無衰德慙俄
以疽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於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
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備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
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駮女二人長遠楊福孫亦已卒次遠陸元
理孫男六人長璩用公廡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璠璣璿璵
璶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升季皆早世叔
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踰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駮駮為
之後駮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墓焉程縣德政卿
毗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死域後四年乃命璠走京師屬潛
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侍經怪士最顯公雖
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履其材餘三人又僅止於文學掾然皆能
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
五人而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潛
以門生黍被
上旨與閣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
何能無感愴於斯文也哉銘曰
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達連茹而進
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
自首一官老於文學丕闡聖謨以開後覺晚乃佐邑未究所施
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
儲社則豐昇于來昆尚克自振茲佐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
寓之方琅揚芬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續葉三十

墓誌銘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大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讓閣司農卿諱濂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第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與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故公長孺威公彪為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澗右憲節聞先生名辟真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當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暖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表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吾即蓋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

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於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朝記俄投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事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豪分縷析必使厭厭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道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諉以事願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井之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斬復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人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鋒鏑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葉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今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有來先揚其英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諸方珉告玄扃

表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表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

朝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於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地街沃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即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節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往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壅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芝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屬敷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於烟波莽蒼間堂中有書萬卷君手所校空容至輒歛券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迺已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林茶竈古玩器自隨道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君少敏於學蘊積之素一發於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峯之說上及於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為君所為詩有靜春堂集八卷蘇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開遠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雲事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圖正以通南好循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駿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塋長洲東吳鄉楮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

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

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二行之施三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声也希

昭二其垂表以刻梓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吳為其友婿符堂代致八歲孤還之言

曰先人之墓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

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

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

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

達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

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回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仲

弘少孤事母季氏及孝而有礼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

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

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

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脩

武宗實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管領係官海軍萬戶府照

磨兼提控案牘於是

仁宗在柩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 詔登延祐二年

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淳梁

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五年八

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塋杭州錢塘

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次遵次迪俱幼仲弘

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臧否未嘗有

芝皆當世偉

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文盡以氣為主毫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帆一瞬千里至於磅礴之繁折釵歎柁側亦未始有所留碍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潘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潘曰子之文氣有未充者也然已密矣潘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於地下云尔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二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沒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銘以壘于輿道弘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

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駕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子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于孫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瓢幾四十年會有 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即慶元路鄞縣丞逆事即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即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鉅山州事 命下弘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

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為人內秀朗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

以樂易稱未始求赫二名眩流俗嘗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卻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讓關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壁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績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慶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遷之曾孫女妻胡氏大夫府卿直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蔭得官未調子聞弘道垂屬續猶力孱坐語精爽殊不乱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子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敏中字子詢姓曹氏衢之龍游人曾祖日新相克己父心易精於易學今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泉永嘉兩縣教諭會有 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登延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 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即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履事詳練而不為鴉激暇日未嘗廢書使者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麥爛苗槁歲大饑公竭力極之人賴以生縣民包買食鹽三倍於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內艱服除起為

承直即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九所鞠問無不得其平而繫囚免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之食郡守謂公曰寧國一縣饑民九萬六千命懸於旦夕聞子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護子幸毋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還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賑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之粟不可謂以公言上于行省為發水陽倉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即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乃散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饑民六萬六千秩滿遷承德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靈山鄉麻溪之原公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黃某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廩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五人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潯曰先大父塋已久而冢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潯載念疇昔江浙所貢南士同對於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干公毅然前列潯亦以非才忝預末級及蒞仕皆在海濱州縣壤地相接而潯玄公治境尤密迹數回事過公獲奉咲言曾歲月之樂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者惟干公與潯獨存干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百里宰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歿不亡也潯以後死屢嘗銘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於公斯一言乎與懷存規茅增感創而已銘曰

子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飛而潛素乎其位兮養之以恬能謙必豫兮有後之占石刻可徵兮靈山巖二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伏來徵銘

以奎嗚呼潯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及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仕 國朝為鬱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介以謁趙文敏公又曰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為薦者被 旨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允器重焉會有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權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舂糶捧所炊米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已具君閱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即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坐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楚之者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註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九君之靈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讓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數摧沮之君奉兩受 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其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玄府僚既諭止君守亦愧悔而加札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包銀令下君鈎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窳毀匠籍而牽聯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旧籍証之其弊以絕君之政不便於已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和君率以玄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

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查用古禮服除殊無任違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於家行及境病暈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六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群居踐踈卑讓侍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為為容悅然亦不以計為直其在南城官解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煎而食暑無雜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數襲者受而弗服也君歷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辭詭辯而多骨鯁之言詩尚醜藉末病前一月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且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葉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商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無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仲弟孟孫亦卒不兩月而鬱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歟慶非類報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曹曹奉其其自鄘陽徙家于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應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仕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

也初用舉者為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說且築室赤巖上命其子楚麓受業焉楚麓後出入基園平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迹多為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兩宗仰

文宗在潛邸遠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年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勾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鷲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堂前障地驅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蓋力乃訪觀王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因為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宗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學者師帥聞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廡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挈舟游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及也

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為之默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持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媿媿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氣作噩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壘陽堂御之陶奧娶潘氏潘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壘于建平至是奉遷而合柩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李祖陸氏而宗楊泰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家卿始朱子之傳則自曩氏洲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故礼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季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胸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御闈先生以為 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且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舉見也先生色莊而氣爽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須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壘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即危素之狀來謁銘潛掌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

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衷聖賢同趨政阮俗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藪先生之傳遠有端緒左規右矩蹈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二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苟於位厭施未豈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議遺德耳于方來亦有矜式

南陵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孝者因其別号尊之曰南陵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秀超官至節度使其遠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耶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高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於濟南後復居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益紫光祿大夫鑄從仕郎徽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松閣正彙之女其没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濡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閱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一人有通朝藉剖劄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衛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蕃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率子業顯出薇葦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自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自家庭所受既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太父又送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

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閉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卻使者察季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迂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者在石峽歲餘即弃官而回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類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生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稜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漢選於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及其有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自以親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傳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墓實同非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傳復享孫男四人裕禕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玉墓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諡於潛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願以子方效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謬為酒糶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疑種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

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蟻蟬點十葉漫抱遺經備其世業

忠墜蓋如有一本如水有源教施於鄉佩於濟二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棟二趾美于前垂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貞貞間却使者振李學校悉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惟審言夙負村望以弱冠之年與之並登子師席眾皆羨慕為審言預獨恬於進取茲仕再四十年猶俛首常調隨牒遠方後耒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諱翁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主簿卸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大父榮發深自韜晦罕與物接父霖始復以家李私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楚知南康軍葉公閣咸敬禮焉仕皇朝卒官將仕佐即婺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泝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老無不樂與之遊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銓即借授廬之縉雲縣官政鄉處檢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却使者雖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不欲自為異同乃贊其罪而解其職頃之仍日階改調婺州路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老

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第無依贍之終身平居寡欲治家有法吉凶慶吊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賞產素薄而室廬再厄於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僑寓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蒔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得微祿不足自給慶之晏如時從明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簪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審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藁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於家審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父定公 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鹿州路慶元縣榮慶鄉建檢前卒次復之末任次泰之應補江洲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趙嗣滋杜宏喻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因女二人其一適浦江張極其一尚幼審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曰最所交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實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脩撰張君樞而潛亦幸獲陪諸公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潛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潛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潛之少也從先生長者誄歌先王之道於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審言力挽之出而宦遊不遂晚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審言適已掛冠往見之雙溪上溼手道舊故殊欵洽別去甫一月而審言逝矣又一月而潘家恩錫召飲仲總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於它人也嗚呼悲夫審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

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誠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焉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匪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於人臨天危幾困而能亨罔間險夷皇仁在上天日照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孰昭其昧曰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和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窺焉晚出於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晉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塲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說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於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遽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徑節所主舉其

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孝而考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其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膏自保秘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抉險幽浩然為万里游遇不遇命也未幾沂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發墨猶有能言昔時得失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鬱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樂見矣彼以是瑣二者為彥實置欣戚為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宰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遺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誦也彥實於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倚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於道有鬱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即一鸞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縉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父而天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尚無有已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散其遺編猶見髮鬢寓以石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恪父宗慶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即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允長益闡敏徐文貞公特浙西節

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待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動自力於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於前代遺老若升陽周先生淮陰靜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陸山半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蕪丘李公漁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掖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渡出間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未就學亦弗拒也柳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

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農乘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令竣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玉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恭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於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舊於故旧往來尺牘輒輯裝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術其識人之多特於其間有情辭諄切開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善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學於人不可以為異也大叅金源王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稽也蓋之先有甓廬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翼之晚自歸江村民人目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筆作弟姪書項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即覆之女子男一人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子辱游於翼之父子間甚父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子辱矣達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二焉用意於不朽事子何敢辭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或有所缺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己藏之若虛以浮湛於里間優將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續葉三十一

墓誌銘

門人編次

項可立墓誌銘

予為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於予會予方有史事及擇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為之君姓項氏諱詞可立字也其先自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自永嘉徙台之臨海臨海故為章安縣今所居章安即舊縣所治也五世祖璣高祖惠曾祖綱當宋南渡初遭時多故並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予所為作銘者也妣翟氏張氏父鼎迪功郎蜀郡虞公集銘其墓妣毛氏由迪功而上考諸前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於里中人至今思之 國兵南伐偶為卒所得將刺刃焉忽撓而曲易以他刃復然卒駭曰此天所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而去及君之生質貌魁偉自少儷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為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於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名人嘗為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母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蓋宋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子固他日之善鳴者觀其半茸間婉若明金翠羽流麗雲屏能稍加鞭辟入於義理則其緣飾萬物之情當變而為鏗鏘清廟之音矣遂介之見此廬翁先生森又介此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既而歸讀書於嵩隱嵩隱者五世祖德處也去家僅一里所由山麓緣綫路上絕磴穿石扉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平衍清池方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冒笈而至者傾所儲以給之無少厭歲饑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為害君移文請

山神而逐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城崖石迸落以
 選聲漸悲俄悄然無聞開戶視之屏迹去矣君藏情息游於其
 間者十年於書無不讀而為好經學謂聖人修六經始以明人
 倫於道之常終以扶世教於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
 之常道正矣終於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於二典堯之
 遜位於舜君道之正也終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於
 二南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
 乎至於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
 也末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於其終所以俟後聖復
 常道於已變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脩道立教之義則斷始
 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

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居就試於鄉

闡而君雅不喜效新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故
 屢試而屢却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
 服爭奉禮幣迎致而師事之父客于外竹素所有悉送于家以
 具甘旨一豪不敏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於朝者辭以母老不
 可遠遊而止季弟某往君游久既壯為之授室其費一以身任
 之永康胡先生長孺號庶介休官而家益貧寓杭之青蓮佛舍
 以殍君夙為所獎重經紀其喪事甚力哀輯其遺文將刻梓以
 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塲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
 間與一二勝流盤礴金麓峰上而寄情於漁釣人或繪為金麓
 釣隱圖其款慕之如此嘗患渴竟以其疾至於大故君生於前
 至元戊寅某月某甲子卒於後至大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
 有一臨終屬續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永訣矣吾母垂白
 在堂而不得盡終養之孝爾年甫及成童而不得盡撫育之恩

吾既為明時棄物以就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厲志
 於學以無負前人勉乎哉傷乎哉言訖而逝母哭之慟絕而復
 蘇弔者皆哭盡哀俟殮畢乃退娶王氏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
 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光讓黃應驄師周卜宅兆於臨海
 保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
 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於
 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九狀所述多質於君仲弟某而得之也
 子與君為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於予而先子先子之庸謏詩
 芑固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
 而來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劍之義乎銘以慰君亦
 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棄捐有木於斯植彼中野
 由其萌芽至于拱把沐浴時雨膏液也豐竹柯布葉干雲蔽空
 人指其材可梁可棟工師睨焉乃不有中委而弗取老于丘園
 斧斤所斲山林之尊不侈其達寧不謂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
 千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虧鳳山之原墓草既宿
 輟哭書辭用慰幽躅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脩姓呂氏呂氏於婺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
 其所居地望為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平呂氏宋之中
 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質質之子曰迪功
 郎師愈仇家構飛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典龍川
 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
 學用潛薦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

父兄罪丞相白無例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羔皆承節即祖諱壘承信即父諱懋咸海間嘗與計借試禮部入

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夢然之從孫女府君以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於親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為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實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侵為粥食餓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於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僭從惟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癯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庭仁愛及於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眾咸厭服為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鹽誣平民蔓延所及甚眾為之力辨於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置真令即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并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庫進討復強起之以為嚮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竹身踐重山容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十二年卒後娶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皆朱氏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因鞠梓

為已子俾持門戶事而忠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鉢之重為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為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燧烟燁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於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己卯卒於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迪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漢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稍自見於世宜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顧乃欲蔽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二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勗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施澤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有子胡又夫闕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聞 天寵是承馳恩所加貴及電空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富陽朱君墓誌銘

富陽江沂流西行三十里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朱君既歿且葬其孫天麟以父命奉先友鄉貢進士陳君杞所為狀請文為

銘按狀君諱伯清字源之世為杭之富陽人曾大父安禮大父璘父起南俱隱德弗耀君少無他嗜好唯幼書至忘寢食群居誦說務以道義相切磋不專取為舉子業也叔父起渭調太平當塗尉勢以謁郡守高侍郎衡孫侍郎前輩慎許可見君丰姿秀整叩以所學甚器重之會科舉事廢君因得四其力於聖賢之遺言所為詩文益就平實平居訓其家以儉而於周人之急無所靳歲所輸二稅恒先期畢繼之者以自後為取有闕訟輒開諭之使解去里中類以無事民至有不識吏者瀕江故多盜聞君之風相戒無敢犯容舟下上必以君為依歸縣尹李侯質號剛介罕與人接慕君之為人欵門請見詢政事失得君為言酒榷及興造餉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初君所與為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故未脫場屋不以真飲戚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葉公李同事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祭其有志氣以語當塗府君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扣關斥言時宰創市田變諸新法非便得罪投漳州朋從懼莫敢省君獨往與之訣且為具食飲服用之物俾所親送之二十里外其免歸也君逆之江上無一語相勞苦若勉以風節自終至元間右丞用薦者驟居政路士爭附趨恐後君顧漠然若未始有雅故者右丞念君不置數遣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終其身不有仕籍人尤以是高之君卒於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二配吳氏先若干年卒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居南三里馬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曰文韶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應申已卒孫男四人天驥天騏天鵬天麟曾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

有往而弗返莫子過也有發而弗舒莫子竭也茲昔賢之細事世駭以為絮也幽幽其潛昭昭其晰也陵耶谷耶不尚有揭也

鄧胡君墓誌銘

鄧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哀經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為銘子為之荅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奉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為郡列曹掾非其好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華靡豪縱事尊官顯人慕而與之交不肯為翕翕熱然如故舊煦煦有恩歲時問巷相過雖賤夫幼童必踈踈然與為禮有疑其矯飾者追君病革姻黨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感色君鑄息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於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書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斬晚益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為舉子業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辨定也蓋君於管郭之學甚邃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宥曰元在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笄孫男十有三人鏞鏞鎮鈞鈞鉅鉅鏞鏞銳錫錯鉞女十人婿曰俞坦錫張景松餘在室曾孫男二人宏翁興翁鳴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利澤昭被于子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為不朽者獨銘也哉銘曰

維古宅兆眠占從違允矣胡君蔽志不疑我擇我蔽匪卦于著

有封斯隆有港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蔣君墓誌銘

潛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執弟子禮者恒以百數碩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先生歿十有六年而潛為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扣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以輩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馬會有一詔賜高年帛郡檄潛奉以從事潛方躋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潛不得辭按狀君諱朋龍字飛卿蔣氏由漢兗州刺史訓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洲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穎教授生國子助教奮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嗣興祖諱允叅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為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曰某曰某為兄進武校尉純後曰某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空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興之語弗頤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略如瞿曇氏其歿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於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為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逝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君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孰測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人龍游之徐系出偃王而代祀遠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予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趙邵氏因徙家蕭山之漁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馬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二徙父避兵踰濤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難既寤遂西還已而兵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謹護之積善之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為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憊不休人或讖其過君曰事無少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貸漕運官屬恃其品級已高尤恣橫凡姦私殺虐執事者率畏憚不敢竟其獄君一一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為辨析免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為之綱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府有悟其意者兩人將真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鄰女不得殺以滅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他辭引兩人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寃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也君盡立群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

能濫殺以求媚於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家婦為其夫所歐而銜之適有遭劫殺者賊弗得僧為飛書誣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書墮選卒家七人中或以罪黥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寃而七人者苦卒虐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桎械始垂泣自言令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弊衣詳為費不至其處悉得七人己以物實賊狀取其家餘絲布數升折縷以比無不合盜竊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伏罪七人者得直己而獲真賊於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舊有男以醉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為訪求其實悉生之隣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於盜者慮其子也巡官捕繫而煨煉成獄且取他衣物為證君為蹤跡其事或驚惶以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廵卒及行貨者屬歲大侵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己代去省臺猶以荒政護之陞平陽州提控案牘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案牘方遲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弊累數千言宰臣領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白于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咸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為本府提控案牘兼磨承發架閣考漕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運紀原七卷後有掠其羨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為提控來列郡圖籍換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當世

宜急行者其要有六府上其事轉達于中書雖不報而隱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某所嘗言者轉朝廷方選用重臣宣撫兩湖江東君披時政闕失關大體者為九策以獻會其使遷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為割地以廣學宮章某為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歲徵民輸荒田租為田千四百頃人甚苦之君寬為之限暴民墾闢教以修坊置閘而覈見田歸其實行視他民田之阻山瀕江者俾因地勢為蓄池以備旱潦歲則輟已俸倡眾以賑之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准強盜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悉咎而遣之旁郡邑事類此有瘦死者憲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隣縣銅陵人爭魚池三十年君數語而決尤以是知於上官湖代而歸留君吳之閘門無復仕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或乘興獨往徜徉山水間自號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構疾諸子懼或請禱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時是矣己而有廖久之乃以店命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作親舊致賻不可受須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為夭官正七品不為小得正而斃焉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恒出後德清鍾氏曰濟曰孚曰良紹興和靜書院山長女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溫思義思文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頓絕母氏卒于官弟晉可以憂病感君由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

於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尤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抄書各一卷歷仕集二卷集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載於家吏學大綱折獄比事各十卷行於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皆列於官書子方學聞君行事而良以狀來謁銘敢不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諒然厥績胡不卒施而有遺策勒銘告哀用表玄宅

應中甫墓誌銘

中甫應氏諱本中甫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塘因家焉父普受知淮蘭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遂齟齬不復出中甫生而秀異稍長能自植立治家務勤儉與朋友交以信好為人排難解紛而軼血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甫與子同年進士前史官楊公載共學明於禮春秋喜為歌詩頗有志於宦遊而弗遂年甫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提舉江湖儒學辟主教仁和縣辭不就後游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安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於仕進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必厚其直而取之乃積甚富平居能自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秉燭至夜分乃寐間有所得手抄成帙善鑿史古書畫一時名人咸服其精旁通數術方技而最深於醫晚遂混迹於藥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海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返柩葬于錢塘縣水月鄉葛嶺之原先是中甫在海昌俄一日從小舟至錢塘編謁親故携其理某登葛嶺指示以所卜樂丘之向皆僅逾旬浹而竟不起屬續之際神思不亂屏去婦人惟留諸

子侍側告以平生俯仰無愧即死汝輩慎勿徇俚俗追薦之說也語畢而逝娶朱氏子男四人才兩預鄉貢用特恩授嘉興路儒學正偉嘉興路總管府司吏貞晉陵縣儒學教諭殷仁和縣醫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俞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峭直寡合不屑苟售然薦於教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祿雖未豐所養者志既壽而康遂以考終亦可無憾矣子獲締交於中甫甚久才也又辱從子游中甫之歿也子方告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召還之命追及子於錢塘敦迫就道無從申總帷之一慟而才也跣走造子傳舍奉中甫治命以銘為請衰朽荒疎不足任付託願義不得辭銘曰生也直疇於人積也厚燕及於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焯於幽

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則之後即其字以為名處州麗水縣人也曾祖德昭祖仲達父君舉俱弗仕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試鄉郡待補太學諸生德祐元二太學事廢通悉棄故所習舉子業歸讀書山中為道德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節使者秋公桂始起君為縉雲縣教諭遷處州路學錄陞溪州學正用累考及格上名吏部而君遽以休致為請授將仕佐郎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於是君之子釋亦以儒學官借補潮州揭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子皆公服前後置褥位望闕謝閭巷以為榮會釋已迫成期有司給驛券俾就道釋以君年高父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未嘗為國家效分寸之

勞而一門之中叨蒙誤恩如此願吾已老汝其行矣第思報稱無以吾為念也釋至揭陽歲餘而歸不一月君屬疾甫數日遂不起聞巷之人又莫不深哀之娶潘氏子男二人長即釋次某女二人劉某趙某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君之在縉雲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晚復築室城東闢地引泉對桂花羨竹日與學者游息其間以詠歌先生之道其地有忘歸臺君倦憩臺上謂釋曰吾死必歸吾骨於是釋謹識之君既卒以治命奉柩葬其處其卒以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君平生所為詩文釋方彙次成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倚嗟王君與道為期出也或過其歸處也弗佚其私蟬蛻春融樂也熙熙歿吾其寧昭以銘詩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父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禁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為志故秘書少監凌公時中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碑為書吏及遷淮西以新制南士不得入憲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書吏督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邇不時至鹽丁負水取漚力疲而賦不充乃為相其地形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慰使司辟為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為脩作坊募工匠至於攻金治絲設色具為區處迄今守為成法兩淮鹽綱病於運河淺澁事聞詔遣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從分聞至淮安

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束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靡曰食促令興工仍立法每十夫一治炊爨九操餼餉日所穿廣四丈脩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五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地州役職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竹中書省為掾史會 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為船六艘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外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起服闋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於計口食鹽言于行省未報而王公為轉運使乃俾與新守千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沮之者率以為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頓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大郡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於是議減越鹽伍仟陸伯餘斤俄有旨改畀王公以湖南憲節後轉運使復排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歡答刺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撥分治浙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无無良者黜之所徵賦為錢萬六千餘緡懼而以賊自首者為錢萬叁仟柒伯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舟人為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輸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眾莫能

奪乃責運戶自買短送之舟運艘為風所敗者例當覈實而除其所附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贖躬自披閱除其糧式拾伍萬式阡捌伯餘石鈔式伯伍拾貳萬貳阡伍伯餘緡布囊一萬致阡有奇而運戶免於破家遷承務郎楊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厲宜人憂不起服闋除江州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諱中書訥松江富民瞿氏包隱田土為糧查伯柒拾餘萬石沙蕩為鈔伍伯餘萬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違官四負踏視其地而松江獨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授古證今條陳曲折以破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播田糧蕩鈔以埽

朝廷之醜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為徵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愚生不測豈為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他所遣官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千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舉輟俸資造庫屋船商欣然出私錢為助不逾月而告成先是吏胥恣為姦利凡船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立號募商人掣籤取物庫藏為之一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致阡餘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糧陸伯餘石憲司累擾詔條革檢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粮比尤經理已增壹阡壹伯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為生祠以報撫之奎谿有陸氏三先生祠蒙民據其室而

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輿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省臺薦牘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為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殫舉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准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室曰止齋仍自號鷄遊子以見其志云公質貌魁梧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為名高弱冠時出遊錢塘興浦城揚君載鄭川劉君汶友善論作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蕪之習間挾其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陸山年先生永康二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澁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於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疵人尤以為難能公卒於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將終也神完志空無異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陽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廩為揚州路如皋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虞尚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潛以父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抵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命於是仲揚仲廬仲與謀來請文為銘而使者與仲廬至同日敦迫有嚴未遑即如其請載念潛納交於公踰四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以遺焉銘曰

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與政異公起文儒敏於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飲其德民酣其惠所去見思如古循吏沒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涂九軌方駕而稅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賁于封塚有之侶之在爾采喬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今襲封父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傅南渡初自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以傳行可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龍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 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兗州事妣陳氏贈宜人

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受業於默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進用察舉署寧國路儒學錄逮 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為古文款賞不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

用特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於徭役為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湘行中書省辟為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闕白以行訖無所壅抗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日而集時幸以為能而風紀之司頗欲

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授從仕郎平江路崑山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尊恩轉承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知所為君知而不發使自為之所糧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道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囚有張甲以擅殺盜錢已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埭以禦水繕脩無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眾御史蓋公私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霖潦害稼君所檢視當免輸田租者眾使者覆按左右承風指誣君私庇之君無何誣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于神弗答君探獄有充出其無罪者三人乃兩屠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真弗問反加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乘廉車按是州劾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徐允諭以禍福管誓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廣陞承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近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陳煥盛麟君易叢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管得遺訓數

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榘涉江還衢州以
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
父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由端友至洙襲衍聖
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洙赴闕祭閣
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嗣襲洙力
辭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刺學學校洙亦居室扁曰存齋君惜
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存存齋
云君所為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墓未及詮次
惟闕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露香密禱
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隨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年
不永所禱殆有徵焉祭閣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洙方孱
弱君獨治葬祭贊產皆委而不較且接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
子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
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兄割
地為報卻弗受其孝友出於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
族人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八歲力為
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於君而沒君鞠之如己子
既長為嫁于士人術士頌知幾來謂處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
欲而緘其行素惟謹妻子聞訃而至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
術為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於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
錢壹千緡於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
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於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先
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謚焉默齋之夜主辦无力溧
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於省戶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君

迎致於其家而為位以嚴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篤於師友
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驩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
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無苟取嘗龍書大藏經有
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伍阡卷而已君之葬也
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謂銘予締交於君最久且親
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
也庸備者以為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二孔君生今之世
無待而興六行兼備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
爰擇斯藏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諡來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續纂三十二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延福太監張公墓誌銘

故延福太監張公世業儒而兼善平道家之言洞達乎死生之變其無恙時嘗自製棺槨題曰藹隱欲效陶元亮自為挽詩杜牧之自作墓誌而弗果公既歿且葬平生所與交皆一時名人其家不敢屬以銘者懼非公初意也後二十四年公之子世華以為不可使公終泯泯而無聞乃奉狀以銘求謁按狀公諱觀字觀道其先家於淮南宋渡江之初六世祖思道由通州航海抵平江之福山港入居於橫涇遂占籍今之常熟州高祖茂奇晦迹不耀曾祖朝請郎仲有子九人俱能自植立祖迪功郎孝德家始大父太學內舍生士元再領監舉未第而國除乃隱不仕母金氏至元丙子又自常熟徙居杭州時公甫五歲父母鍾愛甚至延名師教之公天資明銳加以勤敏師逸而功倍既長工為父尤長於歌詩不肯蹈襲陳言游戲翰墨得古人筆意善鼓琴嘗親斲琴數十張咸臻其妙性好古而習於世務於吏事譯語無所不通父母歿事繼母如所生綜理家政公私應酬各適其宜嘗既曰豐兄弟子姪之貧乏者周之女子不能婚嫁者資之死無以治喪者給之平居薄滋味戒家人無故勿殺能飲酒而惡沉酗四方賓客之至無虛日樽壘之設備禮而已大德乙巳出游京師用薦者入宿衛於中宮晷後往來兩都靡憚其勞至大戊申中政院 奏授承德郎同知江浙財賦都總管府事已酉秋八月就職僅及再暮倦於繁劇移疾辭退延祐乙

卯太常禮儀使司徒田公強起之 奏除本院判官不就丁巳宣政院奏為斷事官命下陞其階奉訓大夫不容復辭戊午入 朝集賢大學士陳公引見被 旨特授延福太監陞其階太中大夫公深以滿盈為戒乞免進秩執政嘉其廉讓奏允所請俾仍舊階在官垂及三載中政院復奏除內正卿不拜即日扁舟南歸其別業在常熟遇春和景明秋高氣清與名人勝士徜徉田野間或小憩緇廬發香看畫啜茶賦詩若與世相忘公於醫藥卜筮風鑿地形皆研究其術惟修煉服餌養生又視之法嗜若飢渴湖海羽流競進兩長得瓊璣混合之道每夕露香飛神朝謁彌久益虔雷霆諸階秘文隱書悉造玄要囑命風雲立應如響先是嘗寄籍茅山之元符萬寧宮泰定甲子上清宗壇四十五代宗師劉公欲舉以自代累致書趣之還山公方厭人間事為佚老計辭不赴丙寅春析田業付諸子丁卯秋示微疾遺命并井有條戊辰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終於某鄉祖塋之西菴其年十一月某日葬富陽縣春明村石門天柱山父母墓次遵治命也公自號湖山有湖山小葦二卷橫溪唱和集三卷皆刻梓以傳元配閻氏集軍節度使某之女前公十七年卒無子繼室陸氏公子男七人世華陸氏出也女六人孫男十人女六人嗟夫市朝之人入而不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返之二者皆過也而况賢愚貴賤同寓形於宇內能無浮生恒化者幾何人哉公於進退存亡之際皆可以無憾是宜銘也已銘曰柱下之史深園之吏蓋不必於不仕而不郁于顯位卓哉張公智圓行方搏扶搖而直上依日月之未光人方瞻其羽儀歎遠翥而高翔公之自處不老不莊曰子之先有從游赤松之子房

委蛇茲丘其封若堂欲知其人也此石章

中大夫延平路總管韓公墓誌銘

公諱國賓字君玉姓韓氏世居蔡之信陽其先以材武仕宋曾祖諱斌忠訓郎祖諱伯榮以武功大夫總軍襄樊考諱典祖親國步日蹙曆數有歸遂隱不仕公身長七尺美須髯多藝能九善騎射不屑為文字之學而善談論古今事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平章政事阿木奉 詔南伐師次鄂州都統制程公鵬

飛舉本軍來歸公以將家子錄其麾下戰有功十二年署管軍總把尋以兵屬黃拈討世雄先是大軍度梅嶺下廣東十四城公皆預在行未幾聞軍未逼廣州公從世雄守梅嶺戰屢捷獲其隊長遂攻破南雄韶州率舟師次清遠峽斷浮梁以遏其衝既平廣州而兵復起公與之戰於烏泥沙灣木綿三山屢捷進略循州降其守將十四年還駐隆興世雄從叅知政事也的

迷失收與國蘄黃公以偏師出戰生擒三人軍次黃州公去城十五里而舍兵始交公直前嬰其鋒流矢貫右臂裹創力戰黃州平十五年從世雄入覲賜銀符真除忠顯校尉管軍總把仍賜金織文衣以旌其功十六年程公為行省叅知政事公從之討五谿諸蠻馳傳入奏邊事還領諸軍校突軍四百五十人夜焚息林岩遷索羅岩之民使去巖險而無所憑特進諭桐木

若其若主員兩銅鼓來降 朝廷方議旌擢會靖州危於危瘠葛蠻肆其猖獗有 旨命程公往討尋復止之俾擇人諭之使降公請徇諸峒果皆嚮化遂罷遣諸軍命程公以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調公權岳之臨湘縣公既視事務農重穀興學校廬館舟梁葺治以時二十四年遷忠訓校尉處之麗水縣尹

鄰邑青田有嘯聚構亂者郡將署公為都鎮撫總麗水青田緝

雲龍泉松陽五縣民義捕治之公立部伍擢要害遣別騎前進追奔五十里而以所部兵繼之手射二十一人其九人皆斃生擒十三人斬首伍伯級餘衆聚于沙谿公手縛其二人以獻遂直往擣之獲其首亂者六人諭其民悉阡伯戶使皆復業未幾台州妖民反以發之東陽玉山為巢穴既就擒伏誅羣盜相

挺而起者猶未盡珍處與發為鄰郡縉雲尤被其害公以民義會官軍逐捕之手刃五人射五人皆斃斬首一百級又與其黨遇於西巖追斬三十餘人姦執肅清而政平詔理見稱廉能大德二年陞武畧將軍知台之黃巖州自州抵郡城運河皆瀕海通潮汐故有牒以時其蓄洩歲久不治公下車會霖霖雨水閉不行乃命考其故道為牒十有四凡三年而訖功民以為便同

知州事朱公叔麟故宋朝士也為立石紀其績人至今傳誦之環州署皆河水埋塞已久遂多火災公命疏浚之豪右多不樂公弗顧渠成而火害息已平冤獄者三所活數十人公在麗水十年黃巖七年所至咸有去思形於歌謠即使者舉治行為諸州縣最至大七年除懷遠大將軍漳州路總管延祐元年遷空

遠大將軍南劔路總管南劔改延平換中大夫為延平路總管年老去官則病山陰谿上以信陽之許泉自號示不忘鄉土也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卒於安寧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元配汪氏先三十八年卒繼室沈氏後九年卒劉氏丁氏又繼之子男三人長眾家奴汪氏

出早卒次人傑沈氏出用公廩為從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雙穗場鹽司丞次玄劉氏出亦卒女七人長未笄而卒次適知

黃巖州劉晉才次適王怡之次適同知東平總管府事王雲次
適海運千戶王振鵬次適黃榮祖次適天台縣尹秦徹徹為孫
男二人夢生留生孫女五人公殁三十年其家始奉孫婿江潮
行中書省掾甘立之狀來謁銘蓋嘗歷觀前史所記為循吏者
非必其有戰伐之勞為良將者非必有撫字之責公獨負其脩
能惟上所使孔子所謂君子不器者公殆其人乎是可銘
也銘曰

天之降材各有其施惟材之多無適不宜公生將家達時思奮
被堅執銳出履行陣 皇靈所加四方散同乃授以政嚙其
民庸拾級而升克有位序由公之材兩有文武公起列校再剖
郡符宜有成績登于冊書作為銘章始備闕逸惟石可泐公名
不毀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遊都臺公墓誌銘

公諱脫帖穆耳字可典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

太祖皇帝為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温名在國史公高祖也

曾祖納圖兒 御位下必闡赤繼領衛兵取遼破金屢策獲

功後攻西夏而歿於王事祖察刺從

上親征西域以功為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

太宗皇帝於潛邸經略中原五功尤多

太宗即位錫金符改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訥襲前職以

隨州孤絕治南陽府之昆陽愛鄰境郊縣風土淳羨因家焉

至元十三年

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
加金虎符為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寢不用累

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為臺貴贈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
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諡景桓母博羅真封汝寧郡太夫
人公以勳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
德將軍衛尉少卿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
二年遷宣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
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
長有德於民其歿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
以歸事之如生存搢紳先生皆以詩文羨之公於人有善稱歎
不容口有不善則為之不憚終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
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
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為
出其父且給權以葬嗣為郡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曰
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使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
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部亟以為言使者頌謂守令曰
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愆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
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
辱至剡之清風嶺齧指出血題詩石上投崖而死公移又有同
為立廟迄今不廢剡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嘗謂吾死得附葬
於二載無憾矣逮其既卒貧不能喪公輟俸賞偕鄉人葬于書
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人廉介質直不喜紛華講閔之暇
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疊疊不倦懸車之後善高城南關
齋閣懸弓劍著壁問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
遇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

自隨散步間巷間稚童迎笑扶擁而嫉亦不拒也禮部侍郎泰不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御飲酒禮迎致公居僕輔公升降拜起不愆于儀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襲職承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刺木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懷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篤列圖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衛州路衛陽縣丞次完澤不花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莘縣翼上千戶孫伯顏察兒次適宗兒伯解次蚤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達爾孫男七人諸孤遵治命奉柩歸鄉縣卜以至正六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潘於公父子間有一日之雅奉鄉貢進士趙倣所為狀來徵銘潘竊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為之股肱心膂披攘經營光啓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為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光豈不然哉而況公以陳留府君為之父武德及懷縣衛陽為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其歿皆可無憾碩潘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悉取狀所述為之序而銘之銘曰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馬授戈以文易武靖共爾位弗震弗驚禮義干櫛舒舒杆城賓客在前圖書左右載懸吾車長歌擊缶我弓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遺一經發薄儒林踵武相接趨而過庭珪重組疊生榮死哀雖殁不止式克有譽為前人光瞻言故丘返柩而附

念茲厥初祁連之墓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道千戶驍騎尉追封長州縣子母王氏追封長州縣君公諱某天資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幣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已里中俊秀貧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儻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怍足矣矣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李踰弱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勞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數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道副千戶公律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委質為臣當以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眾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諮詢於眾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略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盡旗宵折號令肅然舳艫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

傳海道有神司之人情以無恐公潔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

玉音辨諭宴勞錫予視常歲有加人以為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丘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為平江等處海道運香糯兩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

逢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福山塘之西丘公垂屬續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掃百須之費頓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

及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監使司永嘉

場監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温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次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為忠靖校尉

平江等處海道運香糯兩副千戶次也仙由里哈溫必闌赤果仙從仕郎宣政院崇教兩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

府君早世王夫人躬靡他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次良玉承務郎莫寧等處稻田同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脩撰承直郎公

歿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遺達 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

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

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且武出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截若鵬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扈

天吳回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微聞當中傳宣冥勞秩秩樽俎篚之將便蕃錫子公不自矜翹其遠蓋

鋒車召還不留不處為官擇人諉以印組 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于帝所有子承考咸躋官簿惟時開孫大墓

遺諸後事賢勢無忝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使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銘垂輝千古

亞中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張公墓誌銘

公諱光祖字載熙姓張氏晉寧路霍州霍邑縣人其先金之宦族高祖諱桂管軍萬戶曾祖諱儀管軍千戶相諱元義金亡隱

居弗仕父諱衍入 皇朝任朝列大夫同知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事贈朝散大夫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騎追尉追封

清河郡伯母劉氏追封清河郡君金氏封清河郡太君公金夫

在官五年涉鉅海至京師者四所轉漕米以石計者總若干萬竣事皆有宴犒錫賚寵數殊渥

上嘗命公函香祀天妃于成山公不憚險遠躬詣其廬禮成而退祥飈泠然拜朝散大夫

杭州路海寧州知州兼勸農事知渠堰事公撫民有恩政不苛

燒而善發獲姦伏人不能欺有寡婦訴其夫為人所殺罪人既

得而莫知其屍所在公齋戒禱于神而得之官河水中時方莫

春經旬猶不至腐敗人為公精誠所感蓋公之究心於獄訟

類如此即其一事餘可推而知也治未幾官府日益無事乃

大興學校以淑多士三皇有廟而無田以祭則轅俸皆倡眾為

置田若干畝部使者舉公六事俱備政績最於諸州擢同知湖

州路總管府事進五官為亞中大夫未上俄感末疾閱數日疾

稍間語諸子曰吾去家數千里而宦游於大江之南屢欲展省

先世丘隴竟不可得吾百歲後汝曹宜即吾僑居之所為卜地

以葬庶他日便於祭享也無何疾復作遂以至正六年閏十月

三日終於平江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二公娶程氏河東山西道

都元帥授急戰之孫女前八年卒追封清河郡君繼狀氏平江

路總管致仕某之女封清河郡君子男六人長中用公恩授從

仕郎建昌路南城縣丞次肅次恭次毅皆程氏出次溥化次僧

家奴女二人長適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譯史董德次早卒

孫男一人女一人俱幼公天性孝悌尤篤於教子金夫人在踰

八表身愈康強事無巨細皆禀命而行初度之旦必擊鮮烹珍

集僚友親朋稱觴為壽盡歡而止異母弟光嗣以肇島都總帥

府知事乞休致中書擬授承務郎奉元路同知寧州事未命而

卒公哀悼不已視其子震如已子馬中等遵治命以七年正月

三日奉公暨程夫人之柩合葬于吳縣安寧鄉萬安山之東而

以書來徵銘始公督運清泉予亦備負石堰休暇輒相過從以

相勞苦已而予先受代去及公守海寧予適承乏備司因得見

公道間關公少八歲予以早衰不俟引年預乞謝事而歸公方

嚮用不謂遽先我而逝其何忍執筆而銘諸雖然不可無以抒

吾哀而塞其孤之請也銘曰

天之降材有萬不齊孰完於公無適不宜碎曹費局視險若夷

從事獨賢退食委蛇晚專一城年未及衰慨恢游刃厥問四馳

聲達方啓遽止於斯公材則多卒不大施垂休委社嗣人之貽

承之匪易勗以銘詩

雅州知州錢公墓誌銘

公諱文煜字光遠姓錢氏吳越忠獻王之若干世曰進由嘉興

徙無錫又三世曰梓乃定居新安谿上其子曰宗起於公為高

祖曾祖諱成祖諱志寧父諱裕以質直好義稱國兵取常州元

帥府授以官避不就晚受知于翰林學士承旨曹懷許公其卒

也許公為表其墓而銘之母陸氏有子四人公其適長也幼警

悟不習為童兒之戲稍長率諸弟佐其父以儉薄致充裕父歿

分財均不以適庶為別治喪能求賢有禮者相其事內盡其心

而人不及為過於戚外盡其物而人不及為傷於侈送客數郡

畢至皆歎息焉公為人精悍有膽略臨事無所回撓人有急難

赴之恐後有餘粟樂以振人之窮貧則減其息糶則植其直病

與藥寒與衣以為常歲饑則為粥濟餓者為糗餌給流移者其

殍死者則出錢募人舁致屏處賑而瘞之平居涉獵書傳善論

言必中的與人語恒依於禮法族姻里黨有忿抑不能平則隨事直之無不厭服而去然不善自表操恂恂卑讓未始以辭色加人故尤為人所愛重公卿大臣咸知其材許公初由中司位丞弼招之至輦下將署以右職公曰所不遠千里而來者為知己耳仕非吾本志也辭歸未幾許公卒欲用之力薦于

朝以為承事郎知雅州雅州於蜀為極遠而居西南夷之衝號為要地郡符殊不輕畀命下人以為榮而公訖辭不赴自是杜門謝所還往暇日則徜徉山水間優游以自適屬疾僅一日即夷然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八年正月三十日卒於今至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以四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其州開化鄉軍帳山南塢之兌岡距先塋三百步而近娶李氏先十有九年卒合葬焉子男七人長師顏克承其家者也次師曾

卒次師中温州路蒙古字學正次某田川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師正次師義次師禮女三人婿曰吳旻曹大亨華宗亨孫男八人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葬後三年是為至正元年師中以嘉興縣尹虞君志道之書來曰志道與公同里閭而公之女弟嘗歸于我知公為最深謹具其世出行事卒葬之歲月如右幸序而銘諸潛竊觀世所謂砥行立名之士未嘗不欲志貴

遺富至誘以高位重餽而不失其所守者鮮矣公為善而不近名視專官厚祿若不足以動其意其賢於人哉雖微虞君之言銘固不可辭也銘曰

錢故王族世有顯人後隱弗仕逮處士居公初起家真二十石有而不居仍晦其迹泊焉以休匪佚吾私視我傳蓄及所設施積善在躬惟家之慶用之鄉人是亦為政象化而終不亡者在

有豈其委其承說說五品之石龜跌嶠首薦茲刻辭式示承父

泮梁稻田提舉周公墓誌銘

泮梁稻田提舉周公墓誌銘
須臾以休致之餘承乏詞林周君伯琦適自七閩憲府召還擢居次對緣僚友之契以狀屬予銘其從父提舉公之墓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應星字辰翁姓周氏上世由鄭徙廬陵又徙饒州鄱陽縣之板橋里仕宋以儒起家曾祖考諱邦采迪功郎祖考諱灼鄉貢進士考諱暨宣教郎宣教公之弟諱座入皇朝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鄱陽縣子公所生父也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次饒州饒之守臣執節以死民無所依翰林公挈家遁城而出以自保公甫七歲倉猝之際為避兵所得至出懷中銀栝略之既以自免又能跡翰林公所在匍匐就侍墓冢異焉稍長襟茂恬靜不妄言笑屹如成人讀書務通大義工於竿擯而善心計宣教公夫婦歿於鋒鏑而無子公兄弟四人次居第二翰林公命為之後公承其家而備其祀事唯謹比弱冠翰林公年已七表伯兄又多病家事皆身任之翰林公喜賓客好施與當江南新附之初官府征歛繁雜公入奉嚴親不違其志出膺門戶無失其節人稱為能翰林公捐館未幾而伯兄亦卒公於喪葬各盡其禮每謂人生出處自有定分兄弟皆父母遺體苟有能顯其親者何必出於己乎服闋後二弟並游京師公獨留綜家務凡十餘年使二弟無後顧而卒成其官業者公之力也由是公之孝交聞于一時延祐某年用徵政大臣薦授泮梁稻田提舉辭不赴公既遺榮弗居日從事乎生產作業家益以充自處甚約而宗族鄉黨以困乏有請者必使滿其所欲稱貸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挾方技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居好治屋室園池樹橘數百株時與士友相率其間因自號橘中居士閭里少年或恃氣以陵之忍不與較人望而知為善人長者至正二年九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卜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都昌縣某鄉之黃荆山公初娶方氏繼江氏子男三人自誠伯強伯明女三人適張汝揖朱業黃文紀孫男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二弟仲曰應奎早備宿衛終於饒州路總管府治中季曰應極由東宮說書歷翰林集賢兩院特制巧外卒官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累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都陽郡侯伯琦其子也今為亞中大夫崇文少監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參贊官云銘曰

衆正之路人所同歸苟非其招吾行遲遲前人之遺其積孔有難進易退費用弗售雨露所濡花萼聯輝尚慰予懷風木之悲有隕自天下賁幽室榮耀實多奚必我出惟示後人鑒觀于茲克協乃心勿替引之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而吳居激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 國朝仕益顯最號鉅族今以占籍為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登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為弘農郡夫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生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不啻如己出君幼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目刮摩最嘗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能其處家雖米鹽細務皆

有法僕隸輩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 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

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各刺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慶殿而退方議旌擢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於世故絕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道人泰定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為昭信校尉常熱江陰等處海運副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結溫白漕輓之直力剝宿蠹拮据之弊絕無所吝天曆二年部運抵直沽倉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統醫于杭之私廨疾愈劇不可為俄陸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南渡名將大師鄭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贈嘉興縣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齒而天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為之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統二年正月某日襲祔事于泊槽山先塋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府事清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也君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於家銘曰

弗私于佚維時之逢弗敢于用維才之通有抗其門堂構則崇其播其權乃當不豐尚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以表茲幽官

上都新軍管軍千戶夾谷公墓誌銘

公姓夾谷氏諱明安名而別名思齊字齊卿其先當金之季年奮迹行陣靡有之居由大同徙南陽之郊縣又徙真定而占籍於趙州後復為鄉縣人曾大父諱留乞受知

太宗皇帝入覲于西京以萬戶奉 詔會軍彰德諸郡得八千人歸麾下數立戰功尋出戍隨州以隨州孤絕餽餉弗繼移駐郊縣剪荆棘立城堡規模粗具俄遷戍潁州出奇禦敵人賴以安授戍安豐壽春無為觀冒矢石一無所憚

世祖皇帝廟登大寶召入扈從賜 璽書俾持以宣諭有能率眾來歸者當酬以爵祿欽承 上旨輸忠效勤績用彌著

用丞相史忠武王薦特降金符授蓋州三項合不哥民戶達魯花赤改知懿州換金虎符歷懿州平灤淄萊三路總管終於滄

粟積階昭勇大將軍大父諱唐元以材自見於 憲宗皇帝時授戍鄂州遷戍潁州速

世祖皇帝命將出師大舉南伐復預在行既渡江取鄂又北收

司空山野人原天堂諸山寨計功行賞授武略將軍上都等路

新軍萬戶府管軍千戶從其萬戶分鎮杭州卒於官父諱堯滿

以忠翊校尉襲管軍千戶職沒贈武略將軍飛騎尉追封范陽

縣男母胡氏鄭氏俱追封范陽縣君用覃恩也公鄭氏出幼有異質娟秀慧朗可愛稍長習尚文雅雖在營壘間容止進退儼

如承平閭閻子弟然儻尚氣不為崖岸與人無宿諾有過必面折不少貸有德必報聞其急必勇赴之由是四方豪雋之士

多樂與之交平居無事習編略之書不敢輒廢或獵于近郊射則中禽則獲歸而袒割以奉甘旨克盡其歡父歿當嗣襲擇薦

命以忠

積京師公卿大臣奇其器識不以武人子遇之被 命以忠翊校尉為管軍千戶覃恩進忠顯校尉公事主帥以恭待同僚

以和遇卒伍以嚴各適其宜閱武之際於眾中獨羨風容光采照人素饒帕首馳驟捷出列校咸指目焉其治家內外截然無

嗜嗜之失歸自京師生事稍落以勤儉率先家人樹藝蓄牧貨殖皆井井有條致養於偏親惟所須而具闔門食指數百無不

充足闢故廬使極高爽日與賓客徜徉其中愛其弟忠齊尤篤同居三十年不忍使遠去弟有子已成入乃處以錢唐西鄉別

業凡先世故物悉推與之公在官既久一日語諸子曰吾荷國家之寵靈保祖父之遺緒未能圖報萬一爾曹有以成吾志

而佚吾老使得優游卒歲不亦可乎即日移文丐退主帥及同僚挽留不可則上其事于行中書省以聞于 朝乃俾其長

子璩襲見職浙西部使者交章舉公季未及謝材幹膂力皆有過人宜別加陞擢公悉辭避焉居三歲以子璩早世傷悼不已

因致微疾即却華弗御沐浴更衣而逝公生於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甲申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史氏

忠武王之孫元氏縣尹某之女封范陽縣君子男四人長即璩今為忠翊校尉管軍千戶次琦用淄萊府君歷當得官未調次

即珩先公一月卒次璋女三人長適永新州知州李公之子煥次許適管軍千戶趙嗣宗次許適錦州知州王公之子其孫男

二人尚幼公大父之殯父在郊縣而父母俱歿于杭將扶護而往以昭穆序葬頌職守有嚴懼展省之弗時乃買地於錢唐之

東馬騰遣子琦迎大父之喪與父母同兆域以葬且築室為歲時饋祀之所公卒之月二十有三日瑛等遂奉柩榇葬其右遵治命也初范陽府君當四海合一之後田里人安邊鄙不聳得以暇日與先生長者游讀書不釋卷公耳濡目染益自力於學延師教子各專一經諸子欲稍出所長以售於有司公止之曰爾曹甫向學遽與寒峻角其勝負寧不自揆乎於是諸子愈自激勵文采彬彬士林稱焉公既葬瑛等以狀求詔銘乃撰狀所还序而銘之曰

天造草昧必資群雌四方破乎士無伐功繫公之先生逢興運兩世一時懷材並奮再傳及公際茲文明分符列鎮坐嘯名城蹈諒泰和歡騰組練圖書左右嘉賓衍衍教行于家承之有人蔚乎豹變遂振於文賈勇專場檐檐儒服公曰毋庸家有世祿印龜在縮未老而傳長歌擊缶以終天年兆啓新阡有封若斧公其無儼歸形此土

贈奉議大夫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年卒安厝開州已久繼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旅殯于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為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接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為恭人及大有遷平江

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諭于滑曰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劬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啓其後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願猶關焉敢以為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磁州有諱遠者為金統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君而上遭亂失其譜莫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羈非脫身兵間東至大名居開之濮陽仍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能屬文自處甚簡薄是時 國家新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任進意洎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為學庶幾他日能自振拔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尋入江東按察司為書吏廉訪司立更留以為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即大用次珪次大有也今為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慶女一人婿曰會稽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輔親輟輟黻某某某輔福宣慰司元帥府令史輟江東廉訪司書吏女五人適湖南宣慰司經歷秦從政紹興路司吏馬良中興蒙古字學正李三德餘未行於是大用珪大慶輔輟俱已卒咸從葬焉蓋金之將亡大家貫族遠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派沒無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報豈偶然哉矧今大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展沈常潤諸死獄人尤以為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見褒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親於其身措諸事業平生之氣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

之為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為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韞弗施
一其初終靡間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馳恩所加草木衣被
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隅中為同穴昭穆左右
勸辭紀實式示爾後

管軍下百戶贈敦武校尉孫君墓誌銘

君諱政其先河間人徙德州之德平祖斌當

國家肇造之初知金將亡挺身來歸于 皇太弟從白谷里
罕取濱棣等州由德州軍民鎮撫佩金符克其州防禦使兼管
濱棣軍民尋易金虎符陞都元帥久之例解所佩虎符用白谷
里罕奏被 上命換朝列大夫仍任防禦使兼德州管軍元

帥德既隸東平行臺嚴公強以為德平安德兩縣令居數歲乃
謝去父顯始占軍籍署管軍正百戶從其萬戶軍勦縣調屬他
將從掠泗州擊襄陽破安豐還守楊州復從攻字羅湖蘆蒿寨
孟家洲司空山皆有功所獲閩艦一投其大將旗二其擊襄陽
也太尉河南王實為征南都元帥屢擢異焉後遷戍杭州遂致

其事行中書省以便宜俾君襲父職從其萬戶府達魯花赤討
叛賊於建寧之政和與賊相拒分水嶺擊走之追至石門赤山
賊勢益張君直前與之鏖戰奪斬馬刀二移鎮慶元有司驗其
所管軍定為下百戶至元二十六年奉 勅為真階進義副

尉復從討叛賊於台之寧海至奉化與賊遇俘其七人得鎧仗
十有四賊衆夜來劫管君急擊之得鎧仗十乘勝逐北至寧海
生擒其偽國師等四人以前在政和感瘴氣成目疾去官大德

五年七月也至治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其月二十四日葬基山鄉用覃恩贈敦武校尉妻侯氏贈宜人
子男三長毅以世襲為管軍下百戶次衡次某已卒女五長適
管軍百戶高某次適李某次適國子生鎖住次適高某次適管
軍百戶張某孫男二文禮文義女四俱未行毅之外舅深州使
君劉公潛父執也故深州之子貞為之求銘其墓惟孫氏自防
禦公際風雲之會以功名自致君父子又皆親冒矢石以著其
勞餘澤所被未有止也不可無使後人知木水本源之自輒因
銘君推及其先世而併誌之銘曰
孫氏之先世有伐功匪由門地而致顯融賞延于君復以材奮
被聖執銳再履行陣君之所試泰山臺芒鸞鳳在郊庶軍莫揚
爾子爾孫垂紳正笏賦此石章永無忽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續纂三十三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為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街哀致辭於子曰昔
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
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
學副提舉封吾母宜人廣大祇奉 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
求時之文人勤諸貞石以昭先德而後

上恩詎謂去凶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木之悲固極奈何忍
未即死以終大事類推述吾父啓慶儲祉源流之所自及吾母
為之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藉台州路之天
台縣莫詳所以提提舉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其父某
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俾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
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高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
進取為名譽朝益暮習皆為已之學其為人純懇靜重不妄言
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
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產業
惟其所用無靳寬祭百須及門戶事悉身任之諸弟感感化而
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
疾病之前三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
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訖能有兩樹立擢九統元年進
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掾史而資格序遷而
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
羸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宦族提學

公之毀率諸子奉窆窮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持
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乏必周之諸子既蚤失怙宜入遵遺訓
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致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
事貴詳審不可奪於私喜怒莫歸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
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謀作堤以捍之而或者憚其
勞費先聖廟及學舍屢徙而多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
為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為己任宜人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興
土木之役得無為民病乎後知廣大以先之而人樂趨事乃
喜其賢有識如此談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貽恩所及
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矣予竊觀其示廣大
詩則穹官峻爵固非其匹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
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以慰之於
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
年十二月某日附葬于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
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
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
明而卒次小戊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
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潛嘗
存其篇端以為清高而不失乎迂乎實而不近乎俚茲故弗論
獨序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
卒不以施箴器於身爰有淑德嬾于名門克生材彥孔敬而父
惟君子使有杜有民潤澤實豐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
龍光下賁耀於無垠公侯之復在爾子孫龍山之原歸為丘墳

木則已拱合柎惟新歸歟同穴表以貞珉

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秋故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宜人張氏以其子文杰官七品並膺贈典於是府君之歿三十有六年宜人之歿十有一年矣文杰使以狀來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辭文杰自惟無所肖似非敢效昔人之有所待茲幸昭被上恩賁子泉壤皆先人積累而自致又非敢竊以為功也惟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不宜無述故奉狀以請願昇之銘按狀府君諱某字某世居常之晉陵魯祖某粗某父其皆業儒至府君乃以醫名家府君於書無不涉獵病時人溺於場屋之文絕去弗為嘗慨然曰仕將行吾志以及物也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可必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得以必行吾志者惟醫乎乃求良醫而師事之洞究其術人以疾來告不憚風雨寒暑屢藥以徃或有以報之輒謝曰吾志不在是也府君性紀篤甫十歲父母相繼亡毀瘠如成人墓在永升西鄉去家六十里廬其旁而朝暮上食事之如生至元十三年國朝取宋之兵至常州府君挈家避地姑蘇中途與兵遇兄姊妹及從弟四人俱為兩虜府君傾家賞求得之同居三十年恩義無少常州已降而復為宋守主將怒屠其城府君母族妻族及其師之家皆無遺類府君還哭之曰吾恨不得與俱死也歲以城陷之日為位子別室以祭焉永升冢舍毀於兵鄉人或據其故址而犁為田府君不與校惟日夜至其處號泣而已有憐而問其故者愀然曰吾親託體魄於此吾不孝無以動人而使至是敢不自咎乎其間而愧悔乃以地來歸府君酬以錢比常直三倍復為星其

上而墾田以給饋祀不廢府君家高尚儉素所服惟布衣出入無輿焉或勸稍廣其田宅以為子孫計輒應曰古人謂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固不欲損其智况忍益其過哉府君生於宋淳祐二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今皇慶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安寧西鄉之姚墅張宜人有淑德後二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文照次郎文杰今為從仕郎池州路東流縣尹女二人適鄭天錫鄒通德孫男二人在室女若干人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檢夏某餘未行予觀府君平生志在澤物及遭值變故又能以義起禮而處之各盡其道終於隱約而予以子貴成身後之名豈非所謂積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歟文杰方以材見用於時所以追榮其親者未見其止姑以其所已至者叙之如此銘曰

身之不達志則已施時之孔艱義有必為自其族姻逮于師友德之在人所積已厚擇術也良及物也深雖其餘祉被子來今荷天之休流光未艾尚不一書以謹登載

廣福司提舉封奉訓大夫太和州知州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諱方平系出吳偏將軍瑜瑜子都鄉侯胤失侯而徙廬陵廬陵今為吉安路吉安之有周氏自胤始有仕隋為會稽太守者曰汾翁忤煬帝屏宜春父之復還廬陵後五世乃自廬陵之烏東遷泥田又九世當宋元符崇寧間有與中書舍人劉公才邵並游太學者曰諤揚文節公慕其遺風而為之追賦浩齋者也浩齋子遂良是為公之高祖曾大父諱叔度大父諱椿年當江南臣附之初事會鞏驍強家大俠來時恣橫獨能以儒

生為狂瀾之砥柱公私咸賴焉父諱琦母楊氏公其長子也幼從名師教以先涵養而進於義理之學壯歲嬰家務以幹蠱自任九稅賦徭役田廬賞賚小大衆事無不身親之稍閒則延名勝之士與居與游由是聲譽日廣仁宗時駙馬都尉瀋陽王嗣主高麗國事署公為本國西海道勸課農使公愾然曰方今車書大同朝廷以高麗望國俾得自除更此豈非仕國子既至京師忽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遠涉鯨波重貽陛下之憂竟辭不赴居數歲用薦者得旨以公為廣福監丞比出命

先令供職時方立重名爵之法上以廣福兩掌摹造符典為東朝集福之所特命勿拘此制尋復有旨周方平儒者其速授以命書諸人無得授以為比公感上恩而恪恭所事及監改為司留公為提舉公詭勉就職旋即辭歸泰定元年也公在京師十餘年尊官顯人若程文憲趙文敏諸公皆略名位與交公初未嘗有所攀援以求進也既歸遂不復出里有樂

給族人列居兩旁乃因面勢治亭臺作新樓榜曰雲泉隱游家林二十餘年將終諸子咸侍受所欲言公曰子孫以和順相保家事從叔父則吾無憾矣以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于新淦州楊名鄉石洞之原公性孝友割田畀龍雲山僧以奉祖考忌辰敬承先志叙次家譜聚族居泥田者千餘家敬處他郡者倍是尊卑遠近無敢紊者鄉鄰有艱厄必周給之公初以子九鼎貴封承事郎吉安路

同知太和州事暨加封奉訓大夫吉安路太和州知州飛騎尉永豐縣男已不及受練祥之日命適下哀榮燕至焉夫人李氏唐西平王晟之後亦自宜春來徙與公家為世姻夫人善綜理

家事公父子無內顧之慮而得以成其官業者夫人之助也夫

人初封宜人加封永豐縣君以至正六年二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十二月某日附葬于其鄉赤石潭先墓之次子男七人長紳永順安撫司蒙古字教授次繕皆前卒次即九鼎以材受知丞相郭文忠王補宗仁蒙古衛儒學教授今以累遷為奉訓大夫發州路總管府判官次茂次厚次復次總宜女四人適曾

萬李繼善李晚李滌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公年十七而舉子三十九而抱孫未六十而曾孫生歲時家慶甥孫中外說說在列人以為積善之報九鼎至娶而潛方以老不任事得謝而歸書來俾銘公墓潛卒獲受屢為汲安政以衰朽荒落辭諱以公族孫鄉貢進士聞孫之狀序次如右而銘之銘曰周顯於吳以奇材稱遙遙千載乃用文鳴垂芳四葉學優不仕逢時奮興自公兄弟人皆好徑公避弗趨天語褒嘉命之曰儒公方退讓仕不擇祿時止則止返吾初服碧溪泠冷飛雲湧泉俯仰自得踰二十年榮光下賁由公有子揚名之鄉公其

寧尺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應咸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著族君十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宏其伯兄也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皇朝為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潘氏宋秘書丞履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

習九聖賢授受之與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曆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備飭日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援引經傳典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盛暑不廢前史官鄭陶孫以子婿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幹蠱人以為無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枚親者則不敢嘗子弟守以為法天曆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菜山之西扁曰尚堂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即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諸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為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海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面豈不願為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抵家之日即命過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其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寧都縣尹堦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馬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琛別名伯顏由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為承事郎慶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婿曰湯奎何遠孫男六人

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樓閣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琛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琛用治最受知憲府諉以數田於吾婺之屬邑會子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學教授練海孫之狀來謁銘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寧隱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善過為誇大可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士之為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曷賈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儲社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靈所加兮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贈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趙府君墓誌

銘

今天子至正二年肇修祖宗故事肆命有司復用科目收天下士於是趙生由欽首以國子上舍為左榜釋褐第一循舊制授七品官因得請于朝贈其父教授府君為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襄子乘備真學官與由欽有斯父之雅故由欽求為銘以表于墓隧予不得辭府君諱孟賚字仲良姓趙氏其先宋之宗室世為汴人自燕恭懿王六世至宗正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英始不緣屬籍而以材自奮擢宣和其年第嘗為台州黃巖縣丞遭靖康之變遂家焉人即其所居以為稱曰西橋趙氏宗卿生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伯洙則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

師雍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贈容州觀察使大夫諱希聖宣教郎
史館校勘贈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父諱與熙咸淳七年進
士調鄂州州學教授仕皇朝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諡文簡永國
簡文康公復實誌其墓母史氏贈某郡夫人府君性醇慤幼侍
文簡公至京師巖然如成人稍長讀書務博覽強記而明其大
義不資以為辭章時新製蒙古文字頒行未久鮮有能通之者
府君一見曰此聲音之學耳試習之輒精其藝用薦者授温州
路蒙古字學教授非其志也文簡公欲使涉歷於政事始遣之
官府君拜辭怵惕不忍遽離左右到官數月忽若有動於中即
日解印綬還侍旁文簡公果屬疾府君晝夜奉湯藥無少懈疾
竟不可為遂薨貧無以具喪事賴 朝廷賜賻給驛乃克返
葬府君平居事母孝母畏雷焚香侍立終日不去歲時祭祀以
禮治家處置有法盛夏必冠言無諧謔由是子弟未嘗敢有惰
容藝語待賓客樂為之傾盡與人交以誠有持物來售者給以
高價如數酬之其人深自媿悔後不敢復為欺鄰家偽為契券
據兩質隙地而有之終弗與校人服其長者紛爭不決多求質
焉或遺子弟采見必戒飭使敬謹無失皆嚴澤之娶范氏順德
唐山人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范公震之女封宜人婦道
母儀見稱於宗黨子男四人長由鑑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
即由欽初補從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秩滿改調汝寧府頌上
縣尹次由鑰孫男五人宜浚宜汶宜涿宜洋宜瀝女三人宜淑
適同郡吳明遠宜潤宜汜府君嘗與宜人往省范公於鎮江因
留居焉重紀至元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寓舍享年

六十有四諸孤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權厝於丹徒縣崇德鄉
之釜頂山初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有以文簡公名上聞者召至上京奏對稱
旨即以爲翰林待制尋陞直學士進侍講學士數陳議論深契
上衷眷遇益厚特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文簡公之殯也
伯兄孟實既有官序遺澤次當屬府君輒以讓其季弟孟貫服
除調漳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亦不赴浮湛里開二十餘年而終
伯兄後累遷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季弟今以通議大夫
秘書卿致仕獨府君仕而弗顯乃以子貴卒享身後之榮由欽
方妙年而進用於時馳思所及未見其止談者率謂此造物乘
除理所必至其果然耶夫理之在天固不易知觀其善讓而能
廉蓋有合乎人道之好謙君子之有終者不可使後之人無述
焉此子所以不辭而為之銘也銘曰

有豐其積推而弗食有夷其涂卻而弗趨惟天所畀克平其施
一本而分既參以均其委其源有考茲文曰公侯之子孫

山齋喻君墓誌銘

山齋喻君諱高字仲明其先由杭之富陽徙婺之義烏義烏多
宦族而莫盛於喻氏宋南渡後六十年間第進士者六人有兄
弟自爲同年者以特科及世賞入官者十有二人升于學貢于
鄉于漕者又不預焉君之曾大父諱南強承直郎處州路縉雲
縣丞大父諱厚祖未仕而卒父諱夢炎登仕郎本慶元己未進
士朝奉郎賜緋魚袋致仕偁之孫縉雲府君命爲大父後與兄
綱俱以有官就試于漕闈綱試兩浙不利登仕府君試江東爲
周禮第一當上春官而不欲先其兄後三歲綱領鄉薦乃與之

俱行道病卒綱泣曰吾弟所以以不蚤自振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忍由科第取祿仕耶遂不復踐場屋而用廢補官母蒲江石氏通判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範之孫女有三子人長曰京次曰魏早卒君最幼江南新附母於干戈未定之際嘗載白金千兩京適出君取而用之京歸母語其故京曰兄弟一體也弟之有即兄之有何較焉母因以他所載白金千二百兩均遺之君請悉歸于京而京復推以與君兄弟交讓者累日京僅取其百兩君亦不敢過取從叔祖長林尉死無以斂其家以絲來質錢有金釵從絲中墜地左右匿不以告君適覓見亟白于母而歸于叔祖母彼初不知絲中有所藏也君五歲而孤依母兄以立母兄相繼歿殯俱在堂而台之巨寇竊發于鄰邑家人皆走避君獨徬徨不忍去斂金帛真兩極間冠至舉以界之曰吾不吝其所有而不愛其死者觀全吾母兄之柩耳寇哀其情而弗受極亦賴以完妹病瘠君撫育四甥如己子母有金釵為甥持去君輒以他金釵進曰在是矣竟不責其甥亦不以語人妹及其夫死皆為具棺衾而窆焉妻兄李石通判廬州拉君至官下石攝帥事有卒去數日而負其母以來當以軍法從事卒訴曰母老且病恐不復見誠知檀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君偶在測泫然流涕曰吾亦有母老矣舍母弗養而遠游於數千里外曾不若一卒之孝乎君獨不見韓魏公之事乎石感君言而貸之軍中大悅君亦即以母老辭歸石莫能留也君為人莊重而坦夷持身處家待人接物務各盡其道蚤年師事東陽樓先生雖老不親學歲必再迎致而辱禮之閱二十年如一日君既耄而三子無在者安於天命處順自適而已性嗜飲而不過

其量好奕碁而不以勝負為意平居澹然無營而喜談農務所居山齋大書聖賢格言于座右尤愛邵邵堯夫詩間有所賦詠直寫其胸中之趣而不雕飾以求工亦不以示人也年八十有四以泰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家臨終神色不變謂親友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語訖而逝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崇德鄉繡湖西距家二十步而近君所自卜也娶湖之德清李氏觀文殿學士忠愍公若水世孫女先四十八年卒葬洪判塘山再娶同邑賈氏先八年卒與君合葬焉子男三人長祺為堂弟鑑後先三年死次祐為兄京後先四年死次祐賈氏出先十三年死于京師今附葬君墓旁女一人適董祐知英德府必大之曾孫亦已卒孫男一人密本君次男祐之子命為祐後而聘外孫女童氏為之婦曾孫男一人濬女一人君沒時密甫弱冠後二十有五年始克哀其遺事以告于潛而圖其不朽潛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處而不出者類皆以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小子習而不察謹厚之風日益以衰而君凝然居衆人之中未嘗有游言戲色竊敬慕焉今觀密所述庶幾乎古之卓行君子者始愧向之知君者未深也庸綴其可傳於後者序而銘之銘曰

清風喬木繡湖一曲生於此乎歌死於此乎哭所謂伊人其行也獨表以石章有轟其伏篆刻惟新不知夫草之既宿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諗於潛曰葬宜有銘敢以為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為幸牽職書之潛之魯相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風有

稚故而玠又與潛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權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衢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貴產連今雍睦聲已牽嫁姊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復行端粹為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葦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纊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副州符三持使節臬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澹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其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西阜後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御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為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於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于姑得其懽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傳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

人長即玠次瑋女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御府君以直道為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為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操而教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於一時世頗罕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鄉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為己 不近名遠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聞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臨川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宗慶字可善其先自昇徙撫之南城後析其地置金谿縣故又為金谿人曾祖昇相彥誠父公縉母王氏而君章氏出也君幼孤從兄漕貢進士夔子撫而教之稍長能以勤儉持其家待人咸有恩意時江南新附徃役無定法君周旋委曲悉得其宜人莫不善其達於世故然性本疏直無鈎棘脂常之態見阿媚取容者深惡焉聞者莫敢溫有不說者亦弗顧也間嘗卜居先塋之旁晚復歸治故廬而居之雖迫闌闌而有林壑之趣暇日從容園池間課家僮以樹藝畜牧暮還呼子若孫聚語酒酣情浩歌以自適君既老以家事付其子而諸孫亦頗出頭角能以文學自見方將泊馬以休而遽以疾不起至元三年十一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二月壬寅葬永和鄉之烏石崗娶余氏先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日起蚤世次日隆孫男二人毅敏而敏以君治命為日起後曾孫男二人同罔女三人予友危君素與君同里閭而有通家之好玠又受學於危君而辱交於予奉其父命以危君所述來謁銘按檜

原闕

祖也高祖諱祖尹贈承議郎魯祖諱士龍淳祐辛丑右科進士以開職歷知復賓廉雷四州積階武郎郎其行治有吏部侍郎馮公彙得所為墓誌祖諱逢辰考諱耆老並國子免解進士君以從子為之後本生父順老亦國子免解進士考吾母弟也君少敦朴不務矯飾稍長受學于名師制行益粹吏事親盡孝待族姻里黨有恩平居足跡不履官府雖門戶事一無所謁而於將迎之禮惟謹與物接不為操切險刻恂寡言未始以聲色加人樵兒牧豎或犯之終不與校州里之人咸稱其長者元貞大德間用薦者補儒學官累遷處之石門洞書院山長俱以本生母老不赴母既歿裴(衷)故山絕意仕進木老花殘不復計借惟知保其先廬而訓子孫扁所居曰肯堂以見其志至順三年十二月丙辰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王氏先七年卒子男三人長觀次咸次興善蚤卒女三人適樓光大李巽亨吳文耀孫男五人永文永慈永大永泰永恭女九人觀等卜以四年十一月某日奉柩葬明義鄉雷州使君墓西北十里青山之原遵治命也予與君家故為世姻咸又予妹婿屬為之銘不得辭初文林君莖仕尉鄞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實任簿領其歿于浙漕父船官公已躋法從哀而銘其墓以長者稱焉馮公亦稱雷州長者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由君之著稱於人者徵之家世之懿有自來哉序而銘諸匪予之私言也銘曰

古之長者荷萬石君名在史氏以孝謹聞惟君自持履冰臨谷一鄉之評史所不錄展也厚德有本有源千載所悲驥尾青雲薦茲銘詩表厥封樹曰惟長者劉君之墓

明善書院山長姜公墓誌銘

原闕

鼎尚書陳公存數薦其材皆不報入

皇朝遜迹弗仕自台

徙杭又徙鄞至君遂徙昌國其徙昌國也知州李侯某實迎致

而俾五子師事之昌國國雲海島嶼之尤夔絕者也君不以所

居所養易其素扁讀書之室曰敘齋以自厲焉君卒以至順三

年十二月乙丑享年七十有一葬以元統二年二月某日墓在

縣東隅郎家與雙巖峯之南娶唐氏子男四長即天禧次天祐

次天裕早世次天祺女二適陶昱應負孫男二女四銘曰

姜氏之先維師尚父煌煌家謀遠有系序于嗟乎君為位則卑

百世之祀匪君之私君雖不逮君多孫子有隕自天將復其始

爰建碑號曰齊之姜表茲海隅式告勿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續葉三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歿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書來曰

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

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

奉狀以請幸而昇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

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

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

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

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

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

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皆過其舊未始

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

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事象山陸氏

懷凱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

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歛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

惟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

縛送有司集同里作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

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

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

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活者甚眾君素以剛

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

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茲狀
 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
 楊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
 者再暮兄子文嗣幼病僕不良于行鞠之逾於已子且為娶於
 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
 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警欬皆斂手正容步履
 不敢肆也晚忽夜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
 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續大和輟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
 母聽婦言乃曠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
 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聚黃氏
 子男四人長即大和其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彝女一人適羅
 權孫男九人統欽鑾鍾鉉鉅鉷銘銘女三人適洪興黃警金警
 張志道曾孫男二十二人源深漢洵洙淵湜洪瀛洪濬洪洪洪
 澧洧滌淦瀾沂瀟瀘女九人適周宣張善應洪廉洪蓮義烏王
 剛金華應陸韓觀其二許適洪亨東陽蔣嘉年玄孫男三人棟
 檟檝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
 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脩
 其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
 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
 不乏人牙續其遺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
 嗣人云爾銘曰

勿替引之是在來商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
 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
 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
 其仲曰承鄆承鄆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頴又
 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廩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
 達多才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達辰以
 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萃為佳士里人孫秘丞德之時宰費魏
 公侶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費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
 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
 乃得自便速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
 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原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
 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以計免宗黨
 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
 意會廉公之婿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
 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
 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
 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 上起居服
 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
 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權君

為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
事乘傳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
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眷坊寮屬並以恩起
遷有單核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
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殿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
平謂君蓋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故計其崇庫耶即日就道
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闈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頹位
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
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眾舊以主簿兼警曹
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
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
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速其仇屏蕪楚以情
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
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
俯仰偵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
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
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於慶廬寓舍故主
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餘四十年君每
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
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泥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
公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
而陸走衢信以徃可也君如其言民聞其去皆遠道請留委曲
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
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慄馬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玄曰
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
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
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
趙友厚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育允昇女四人先是
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齧其墓乃以
至元二年十月二月己酉改葬于乘輿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蓋
其右以為宋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
母曾氏附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窆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
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婿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稿
觀君服勤 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
外補俛首下俸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
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
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疑燕君麟攀翼附
不自奮飛獨行其素兩露所濡耐乎良材孰尸繩墨奪為猶操
有隕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
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柏
武義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發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鑑鉉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
里凡再閱月間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時為太尉
府長史具衣衾棺物以歛於是太尉來歸轉士大夫知君者咸
弔哭而相其遺真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蘭

溪其鄉其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屬
潛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徙婺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譜失
其名遠君六世矣魯大父曰果宋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稅
務大父曰化龍仕 國朝為登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龍

頭場鹽司丞父曰王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母何氏其
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為兒童時已巖然如成人貌和而
內有守事父母無子弟之過與人交重然諾特不喜拘曲士亦
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於貲承之以儉勤罔有廢缺然其待
鄉鄰以恩細人之家有逋租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意
珍異之玩惟以古書籍法帖來售則厚直取之兩藏書僅萬卷

日誦率數千言下籌備至百乃止而釐家務少間復挾冊莊誦
雖邇寒暑雨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於
心目獨嘗為近體詩遇勝日美景備然意得輒於詩發之有雙
溪小葉二卷藏于家君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字之女子

男二人長鑑次鉉女四人長適張堂次適莫維賢餘未行祿男
四人溥浩演汚女一人初君少壯時駐為物役不汲汲於祿仕
閉關却掃若將終焉或為君言前人所蘊積以封殖乎祿胤者
不可使掉過而弗權君乃幡然而起以門蔭自陳持文書詣京

師赴吏部銓潛方竊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款洽甚之何
而潛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待嗚呼
悲夫微二子之請尚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也
銘曰
行乎遲遲三年而飛名乎我隨如取如搏縵藉既施乃墮壁圭
泉疏壤夷考卜在茲前人之舊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善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陸忠肅公發八世祖變聚
民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
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
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己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
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懽心於同產弟兩人交
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
費子姓化之靡有間言里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潯有雋
聲後二十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
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為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
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刺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閩

署置同時捧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
子業自奮君獨恬於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
食者父之始分教於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
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
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募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

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
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綿蕪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
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
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

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
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墓劉氏子男
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癯而忘傲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贖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貲庫無餘蓄久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納塘中仍踏門請子銘以揭于墓道子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無誌所述參以子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攸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岫邑居之族擬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 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霽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子嗣人庶有知其委社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黃幽墟垂積于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鶴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丹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張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先廬獨存入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瀛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學生父辰伯入 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讀書善強託為父未嘗起草不妄交流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

於仕進自 國家著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

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

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沒完

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

江縣薄沅江俗淳古官府事殊稀簡尉偶缺郡俾君通攝之在

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每謂吾求無媿其職足

矣授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

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間絕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

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楊

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日憲遵治

命奉柩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逾重江抵子西湖寓舍以

銘為請始予識君子鄭見其循循雅飭和為篤厚長者惜其編

晦之夕逮出而小試已迫於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

也庸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機則張所發也微

不震以轟卒不大施鼓岳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窆昭以銘詩

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墓誌銘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既歿且葬其子資深以狀來謂銘始予識君於京師長身義髯氣充而志銳諸公貴人為其知己者多欲引掖之然竟無所遇合隨牒調補而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翁惟謝氏遠有世序其家于杭

於潛天目山之陽莫詳始所以徙曾祖敦祖宣皆有隱德父輔中歲募黃老氏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處士其卒時年八十五矣援筆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間朝廷募民入粟賑閩陝之饑處士素樂施與玉俾君輸米伍伯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場鹽司管勾改吉安路永新州外鄉寨巡檢升鄉在萬山中群盜所出沒君不憚警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閱月俄有處士之憂服除乃得許村許村苦海水為害課比不登而私販又數為官府之累任令丞者畏吏議多自引去君既就職曰此理財之一事耳以公減私何事不可為是雖拘於法吾用法外意為之可也未幾而課日增羨茲民亦無所售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論遣之事益以簡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屬疾以至元五年秋七月丙子終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庵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七庚辰返柩于家六年春正月癸酉葬于雲谷里沈村下塢之原娶阮氏子男三人長郎資深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司吏目次庭芝次庭珪女三人適孫璣勝初徐煥孫男七人鏞銓銜銜鎮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到股和藥以進疾隨愈其後處士亦得疾危甚君到股和藥如處士之奉其父而處士竟無恙治家有法閨門肅然道其子受學於時之名師遂至于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忤己初若不能平終亦不含怒蓄怨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兄石實狀其行予未及為之銘而君兄亦卒嗚呼不又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兮孰振而起之謂不有命兮孰遏而止之百年之積芳一朝而啓之不卒其施兮竟孰使之後有興者方尚克嗣之

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關風山曾大父嵩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閉窓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速

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者曰文宣死於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娠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東帛為母壽第言旦夕南歸未幾而廉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殁已若干年猶依孺于杭饒翁乃啓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莖仕寧海聞關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廢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澗其訓諸生於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逢聖時

賢才彙進而君獨遽止於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於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於父母曰父母無我厚豈忍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不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大而開之得於彼而喪於此兮孰子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叭叭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邁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典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家在民數中緡多貨自視儼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豪侈恒惴惴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已而同郡賢相埒者稍稍傾散惟君獨完然能尚義而好禮遇歲細人之家賴以全活甚衆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不滿意而去訃音所及或不遠千里往賻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歛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某死復為買棺以葬君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儒宮往往就摧毀慨念世俗詠於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之澤被於無窮也故於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嘗得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徇義塾以田歸之遣重幣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龔君璠柳君貫者以為之師戶履至無所吝筆劄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刻古靈陳公製

原闕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謀必以忠不以家有餘貲而華其冠服教子治家一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君嘗從之學為吏事察君材可用以女歸焉君贊其家親子婿禮理家事惟謹家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所當與者略不以屑其意以為難君生於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於後至元二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葬長洲縣陳公鄉先墓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杜氏出也好學而能文父游都邑用薦者嘗得官以祖母在無他兄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濤先年次適施友次亦杜氏出未行君葬後五年右以狀來請銘子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苟不在是雖貴且富弗取也幸而獲從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據狀所述而銘諸銘曰惟古之人仕不擇祿有非其志不遠而復倚歟沈君或久或速惟志之求其得常足惡盈好謙神之式毅委社嗣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宣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肇慶路總管孫公以疾請謝事

制授嘉

議大夫宣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肇慶其孤勝安壽山既返柩于寧都以八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乃以鄉貢進士唐旂之狀北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王君大本謁子為之銘王君辱與子為僚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予不敢拒也按狀公諱伯顏字元晉姓孫氏其先自太原徙居齊齊閣唐鳳翔少尹鎰生刑部侍郎揆中書侍郎拙刑部史有列傳中書避地南遷家于慶之慶化慶今為贛州路而慶化為寧都縣寧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嗣以材武為某官其

四世孫長孺宋進士以太子中舍知潯州中舍之孫立節登進士甲科以不肯為條例司屬官忤王荆公及為桂州節度判官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活大小使臣十二人於死蘇文忠公為作剛說者也其二子曰勳皆從父忠游總亦起進士以其官知岳州於公為一世祖高祖諱延休晦迹弗仕曾祖諱德誠皇贈松江府知府祖諱興禮皇贈德安府知府階官皆中順大夫勳皆上騎都尉爵皆追封樂安郡伯爵祖妣李氏祖妣曾氏並樂安郡君考諱正臣皇贈秘書少監累加同知准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階自朝散大夫至中大夫勳自上騎都尉至輕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封郡公妣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夫人公少開敏尤精於譯語大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扈從泰空中侍元帥公入覲於咸寧殿有旨命書錄用之公辭不敢當尋辭監備國史譯史天曆初還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譯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綱吏之侵欺捕獮夫之逃亡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請展為十歲以紓民力役徒受直必親給之宰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琛貝山積一毫不以自污部使者及帥臣交章薦其材任牧守拜中大夫肇慶路總管兼勸農事下車之始痛敲黥胥悍卒之舞法病民及科取追呼之煩擾嚴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所食鹽歲為價十五萬緡率令民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於興學校舉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夢

臣胸山縣尹信臣新會縣尹兄寶孫會慶遠安撫司事第鼎之子赫斯廣西宣慰司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於千里之內人為榮而毅臣前在肇慶有聲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胥慶焉廣東分閩闕官檄公攝其事所控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以靜民夷帖服居數月而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垂屬纊惟壽山在側戒以務學脩身孝親故長語不及他勝安來省公疾中道聞訃速其至公已不及見矣公娶卜氏累封樂安郡夫人後公九月卒子男二人勝安壽山也女四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友與人交重然諾喜獎拔後進周人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脩於家者推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設施未竟士論惜焉餘慶所鍾後將復振昇之以銘使刻以俟焉

銘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弗究儲社則多克生才彥纂其遺緒際今昭代咸有官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盡疇其庸俾踐朝者年未及謝胡奪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承休襲美在其後昆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志幽室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幼武既介子友陳君謙求銘其大父府君之墓尋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文今方改卜奉遷不有以識之懼歲月寢久後人不知龜次之變易或致於湮昧曩者幸獲私於執事而託吾祖之不朽茲不敢以他屬也是用有請而不嫌其瀆惟珍而畀之銘子藪年多感不欲銘其父又銘其子而陳君屢援前賢銘人父子者為此不容卒辭君諱楚僊一名鉉字子舉其先自汴徙

常之無錫曾大父諱詮宋將仕郎大父諱友聞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父諱璣以入粟振荒當補官辭不受
尋用薦者特授進義校尉晉寧軍寧寧等處打捕屯田都總管府
總管又辭不拜予所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兒時即不凡
既長慷慨尚氣節處事剛果明決一無所撓意所欲往人莫能
回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資相長惟君獨不肯苟徇世
好而有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酬酢未嘗以少且賤自
處而有所退縮見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
京師君即日具舟楫徑行去其家數千里無少顧戀至京師未
幾以才受知於月者罕脫脫平兩院使因共推轂得備宿衛筆
真吃刺恩司徒時為都功德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
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由布衣進用者假階下所居
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而銓曹斬弗與近臣有
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歎都功德使所掌祝釐檜揀
皆 朝廷重事每入對

上前都事輒載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

聖語雖在庶僚

而日近 清光士林中以為榮居之何俄患體熱而致李梁
公領太醫亦雅知君屬其院官親為診視治療後三日病良已
還白梁公言其病已去者七分餘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
俞扁復生亦無如之何也已宜聽其空歸君於是謁告就醫江
南抵家接親舊相問勞如平時殊無所苦居五閱月而病再作
氣逆腫脹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於家得年二十有六夫
人陳氏誓不他適而保其遺孤後二十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
其門閭名之曰旌節里子男一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

嗣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幼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

恒以其期望者思無負所託託能有立至於成人女二人婿曰
鄧德章鄧德遠孫男四人女三人始君以其卒之月某日葬于
所居梅里之冷村而君弟鎮鏐及妹先後相繼死並厝一垣內
墓位不與禮合陰陽家尤以為忌至是乃得善地於其西北若
千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焉予觀士之有其
才有其志而不有其命泯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
究於設施而化行其家靡他之節無媿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
人潛德幽光久而彌著尚何憾乎予不及識君而陳君之言可
徵不誣銘諸石章瘞以慰君於泉下云爾銘曰
君先汴人後南徙或仕弗顯或弗仕逮君有作承委社生逢盛
時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藉何壯
偉以疾賜告遽不起三年一飛未渠已繼藉甫陳壁乃毀既葬
而遠無遠禮君其求寧庇後嗣揚君英聲垂于祀為之銘者太
史氏

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鐸字勝達姓王氏撫之臨川人宋丞相荆國文公安石
之弟太子右贊善大夫安上生承奉郎贈朝散大夫折有子曰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抗葬其母劉氏於郡城東百里鍾山之下
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荆國葬先太師楚公於金
陵之鍾山因卜居其處今吾親墓兩在山名適同吾其老於此
乎遂築別墅塋其子瑞而居焉瑞官石城尉自瑞而下六世皆
不顯七世孫曰元亨自號冕峯君之曾大父也為人素厚重歲
饑出粟取直與眾人無異而陰以錢實粟中與之其好善而不

欲近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陳德父曰慶來少從淳安令曾公
子良遊以材畧自負江南新附群盜竊發里中大家為所剽掠
邵委以招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卒曾公為銘其墓母黃氏奉
其姑至孝姑病替日抱持盥櫛閱二十五年無少懈儒學提舉
姚公雲表其墓曰孝婦而為之銘三子君最長生而警敏卅歲
調父執觀察判官徐公龍貴臨而問曰為人何以自立徐公大
奇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為學誦出傳單間時列郡役民為平
準庫吏以不習官府事宜多致破產爭納賂所免速役及君家
君曰姑為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憲庫而役不及民人以
為便父病章頤三子曰年長者不足慮所愛者幼子耳君曰當
竭力願無以為念後卒訓戒之為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
禮初度集客不遠數百里母喪予者數郡畢至林氏姊早寡作
屋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初君之曾大父作義塾號明珠書院
部使者聞而嘉之得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
君為瑞之高安縣學教諭遷吉安之龍溪書院山長吉號多士
教官疎不易為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銓部借授廣之南海
縣黃鼎峯巡檢到官兩月盜起鄰境奉帥閻檄率弓兵民義泛
海直抵其巢穴盜聞君來相頤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
與抗羅拜於海島而去未幾海北寇起帥閻檄君部軍報數千
石或謂君海道不測盍以計免君毅然曰食其糧安敢怠其事
即日遂行三日至金星灘雲霧晝晦風濤大作舟多漂散從者
皆泣下君語之曰毋懼今日之事國事也海神享 國家之
典祀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為詩投之風即止請舟亦來集人
以為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糧往赴之踰月而

達分省官獎其勞欲用為帥府掾辭不就歸構新居痛其棲以
海嶠曰吾於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
做州儒學教授學履素薄君為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
除軋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階將仕郎乾寧故海南之瓊管
道險且遠或謂君可無行君不答奮然就道在官歲餘令行禁
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冒瘴癘涉鯨波而從事於斯者無他庶
幾效一日之忠爾今老矣雖以何為即解印綬去父老遮留不
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啜步趨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
酌酒賦詩嘯歌為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
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
頤未仕次佐用君廕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適林明次適劉晉
順倪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
四人宗震等既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君柩葬于饒州安仁縣
某鄉方塘之原前葬俾佐奉會君堅之狀來謂銘狀稱君平居
議論堂堂主於建功業充宗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趨趨之態年
過七衰氣不少泉有馬援班超之風馬子弱不自振未老納祿
饒家 恩復出竟以殘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媿
於君之老而益壯安能以材驅氣駕出奇語揚英光乎馬以佐
不遠千里踰江湖而來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
遠矣王氏望于臨川保其世業與時周旋君材則豐又克有志
不卑其官樂職嗜事返乎初服肇正師模有命自天製邑海隅
錫履以趨老而益壯一日之忠無忘報上虛舟不繫勇退愈流
其立某水卒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堅土厚銘昭其藏式示永久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徐君墓誌銘

君諱沂之字聖與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徽言宋右科進士積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甚知晉寧軍主管嵐石路安撫司公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諡忠壯建炎南渡子孫自汴徙衢更以文學自見君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歿父環起進士為修職郎揚州司戶參軍母沈氏君幼知學稍長善屬文 國朝統一宇內治具甫新未遑以科

舉取士杜門自守餘二十年時方尚文法吏事郡長二有愛其材敏者挽使任簿書大德士寅始赴浙東憲府辟為書吏累遷浙西江東十年之間徧歷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將贊其使者務持大體遇事一決於理不為苛刻以扶摑細微人稱為平其在浙西歲適大侵被行臺檄分賑湖松江兩郡設茶以勸分豪民開闢不奉命者悉繩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以繼之事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權宜而不責其為專擅兩活以萬數用累考上名中書皇慶癸丑授將仕佐郎温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疏剔蠹敝小大庶政寔就條理會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按特契分通既勤覲為其聚賦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僉益丁事嗾郡吏巧為攀緣構陷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垢誣伏事聞于臺俾御史覆按無驗劾罷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仁和場益司管勾亭戶多強梗不受要束姦民又習為私販犯法者眾君不急於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免株連之患公私咸以為便泰定甲子遷將仕郎延平路將樂縣主簿所掌獄之重囚數十旦夕檢視其飲食醫藥戒獄卒不得縱虐之而尹素貪暴數加法外之刑囚聞君詣郡府白晝

反獄欲殺尹而逃既就執皆曰吾徒罪極無復望生苦尹之酷不得速死而登倖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俟其出而後發聞者無不大息焉居二歲俄浩然有歸志曰吾年垂七表諸子亦已見頭角易若歸使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命下而卒天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終神氣不亂却藥謝醫備然而逝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辰孫以茂異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曹娥場鹽司今次任由翰林書寫授從仕郎澧州路安鄉縣尹次孺杭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前進士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濤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汪應辰次道陳光祖皆同郡宦族孫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兄姊甚謹外姑孀居無子君以贊婿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之壽終於將樂歛之以禮不遠千里返柩而葬歲時別為位祭焉君於用舍行藏未嘗以淹速為計較居家不殖貨產惟篤於教子旁舍種竹數百个號曰竹所左圖右書焚香宴坐客至則與之徜徉其間優游以卒歲辰孫等既卜宅地於某縣某鄉某原以其年某月某日襄大事後二十年任從子在史館乃以銘為請予不敢以衰朽固辭銘曰

藏器於身所待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違不取顯位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則不顯績用孔多其止時止鼓岳而歌貽慶嗣人又見其進接軫華涂交翔並奮積善有報難必者天夫獨胡為能得其全惟源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此碑板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奎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徙家慶元而占籍焉

曾大父諱某父諱崇義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葉氏贈宜人君初以才見推擇為吏於郡府又以廉能見察舉為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史凡歷四考迺遷吏部銓授將仕佐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浙東帥閻辟為今史調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陞承事郎延平路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弗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為歎居常忽忽不樂暨積官七品用例推恩乃詢諸宗屬在尊行而高年者審其像命工以意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享伸如在之故焉嘗卜地為樂丘虛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冠命諸子他日以已祔其旁君之致孝於親無所不用其情如此君素儉家務悉資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輕喜怒議論休於寬厚不以許為直待人以和而無崖岸明白坦夷終始如一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幕佐其使者鎮之以靜不事矯激沽名為郡倖彌縫闕失必盡其誠民被惠尤深廉慎自持奉已甚嗇官塗踐涉五十寒暑南轅北轍備殫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終其天年出處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於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次明陵次明德太常禮儀院某署太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泉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孤遵治命以至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君柩葬于鄞縣西史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子納交於君最久君與子別十有七年而歿又十有七年而子與明德相見於京師明德踵子門而言曰先人

之墓迄今無銘者蓋未有所屬也知先人莫子若敢請予不得辭銘曰
嗚呼王君處為孝子出為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乏事不求赫赫之名以震耀于一世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闕於來裔

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道家叔嘉議公墓誌銘

公諱道家如蒙古人父闕端母不顏忽都公生有美質異於常見至元十四年甫十歲即入見

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為 御位下必闕亦以材智見稱憐憐軍間叛王乃顏稱兵東鄙 上躬行天討公從

屬軍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扈駕親征海都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就宿衛之列絕口不自

言元貞元年中尚鄉也里失班禿魯魯等以功狀聞于

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資成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

左藏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藏庫大使至大元年 制授

承直郎左藏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為大同路朔州

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興魯勸農事至治元年轉朝列大夫

入為豐潤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

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道州路總管府事公任

莞庫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多惠愛不自表襮以為名而所

至政聲藉甚部使者數薦進之未及召用遽引年請納祿以嘉

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遂不起公生於

前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

村之原公夫人曰奴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子男一人曰普顏女三人適阿塔罕拜住宜徽院判官七十堅孫男三人曰阿牙赤曰觀音奴曰太帖木兒女二人魯孫男二人先是公既謝事普顏用公廩為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遷承直郎諸路寶鈔提舉後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二月某日附葬公墓之左阿牙赤蓋提舉君長子於公為適孫以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于翰林學士承旨岳柱榮祿公俾潛為之銘潛幸獲執筆從榮祿公之後詎不得辭第媿衰朽無能贊揚萬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銘曰

人材之生必于昌時公以弱齡昭受

主知入持文墨出履行陣功成不居耻於自進

天監在下

曾莫遐遺試以屬職無適不宜既疇民庸蓋踐朝著乃遽引年納祿而去公則逝矣高風凜然亦既有子胡畱不年尚其開孫引而不替調辭圖聖式告來齋

從仕即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蔣所君墓誌銘

君諱葵字昌南姓蔣氏先世成都人高大父源登宗元豐進士第知汝陽縣因家新息曾大父誠大父椿父庚贈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母王氏追封宜人君生質穎敏幼書力學性至孝蚤歲嘗為童子師講授邑里以供菽水之勞承顏奉養惟鵠如也至元丁亥江淮行省以儒辟君為吏兩浙轉運司兩浙監額數浩繁歲調官分辦文書旁午為奸莫之能防君為上其狀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大德間盜法失治諸吏繫於獄屬君壽畫君以善利導人不迫不擾而事已集上官優禮為考滿調溫之平陽州慎官其俗罷訟君唯守律令吏不得欺每治

死獄必反覆究其情而求活之比歲丁未杭州大饑江浙行省檄君賑之民輸以生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又請降八品知事印今所用者是也廟學壞重脩之禮樂器悉完之其後復長平陽州慎平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盜謀無執累貧民君為視民田多窳以定其賦委里正掌之民利其便學舍為海潮隳廢歲久弗治君以儒者田計而勸諭遂以更完士譽其美至刻石紀焉天曆戊辰詔選中書論資當實襲一郡吏部以缺少奏授君湖州路安吉縣務稅課大使居二年於是君亦老矣遂告老以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上居錢唐湖上一時名公如聊城周馳錢唐仇遠南陽鄧文原臨海陳恕可皆與君為高交友藁羊山水飲酒賦詩以逸老志自號曰竹齋平生沉毅未嘗妄言咲毀譽用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僅在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資處之裕如也教子弟嚴與朋友信義親故之不能葬者四人嫁外氏兄孀孤遺女三人以後至元四年三月廿有六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錢唐夏氏封宜人先九年卒子二人曰宏由君廩補官今為某官曰完都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興化路儒學正其年四月八日與宜人合葬錢唐縣履泰鄉佛街塢口之原葬後八年宏等涉濤江走金華山中持翰林編脩官陳君繹曾狀請銘嗚呼若君之為其可不謂之賢乎哉潛嘗觀世之為吏者操刀筆要利以肥其身以厚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為劇郡慎而其子孫歛然守貧家若未嘗仕者其於為人之賢不肖可知也銘曰廉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豐盈貪以污其身曾不如君以儒行成吁嗟乎君是以為大吏之銘

屏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刻有隱君子曰王君諱琰字汝圭至正十三年二月十六日以疾卒葬之二年其內弟前進士諸暨州判官許君汝霖為狀其行代敘其諸孤之言來請銘按王氏出姬姓晉室之東始興文獻公負時重望十二世孫絳絳五世孫璵璵孫搏皆為唐相吳越時璵五世孫承慶始避地來刻其孫濼遂定居剡之東林世以儒為業在宋時貢于鄉舉于成均者踵相繼追君之曾大父廷敏大父洪父資之皆潛晦弗仕世篤孝友闡家難以教諸子族人故鄉里莫不稱王氏為望宗焉君幼穎悟能博記下筆不凡鄉先生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佳器當必有成君受教於大父能自奮為文敏捷以氣為主同輩推服會 國家科舉法行君出試有司稍不合輒慨然曰名宦之競孰若岩壑之逸乎遂絕意仕進擇所居靜曠隙地面山築堂題曰屏山因以自號內翰虞公為書之堂左為齋貯書萬餘卷扁曰訓經罔罔亦竹對深秀脩然隱者之居焉君每且上堂味溫清甘旨退則坐齋中閱經史盡卷乃已生產家事悉任奴隸并有條序嘗曰理家猶理園失其術則綱目紊矣兄弟無間言族姓蕃盛處之如一家羣從勤學者揆掖之遠游者資助之皆莫其成諸子稍長為聘名師同里隣邑聞風爭來就學君喜曰此吾之所以訓夫人者耶遠邇朋友時節必來會君為具款延相與講經義評古今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偈和為樂而不肖無賴者至不敢安其境其為人而愛畏如此性尤好施予樂周人之急遭歲侵大雪使諸子探鐵者密以粟賑之且戒勿令人知以小惠干譽非我志也東林士友規違精舍為隸業之而力有不給將捐婦畝田助成

之聞于官乞書院額以圖久永忽感異疾賚志以歿君子惜之享年五十有九方無恙時樂清隱林丘之勝預為壽藏及疾革敕諸子曰吾平生不信僧道巫覡我且死勿以此為我累一遵士禮治喪事汝曹能以詩書承家不墜先業吾死且瞑目矣語畢而逝諸孤以卒之歲五月十八日奉柩以葬治命也君娶董氏有淵德君為義事贊助居多子男三人可大真大方大孫男六人如心中心宅心澄心澄心俊心女一人所為詩有瘦清葉若干卷君資器沉重寡言咲貌服閑潔望之如世外人而明智足以察微圖機善於應變其才蓋可用於世者顧乃惟志韜晦終無怨尤其所自處固亦何憾而知君者則不能不為之深惜焉嗚呼夷考其行雖古有道之君子何以尚之是宜為銘銘曰鑿夫降才豐齒不齊才就豐矣時或莫為倚處士君生逢明時又有其才孔完孔宜胡不顯庸乃過弗施乃韜其腴乃闕其輝不敏以充不渝以卑惟樂其全竟覆坦夷有蘊必敷子孫之貽後欲知君昧茲銘詩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續集三十五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普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三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其年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潛曰九成之先累世咸有仕祿而局於時與位弗克大顯速我先君遭逢盛際乃以材自致踐敗中外餘五十年然不自表傑謹持文法養濟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綏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稱美譽刑于薦刺甚具安石未有刻文無以昭示來葉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德榮字顯卿姓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季積戰多至萬戶成葛壁寨引兵援燕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入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並追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並追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習於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叛蠻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鉤撥而釐正之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尋陞承務郎左右司都事紀綱列曹事無不擊轉承直郎出為寧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南南宣城素號繁劇戶籍田賦視州邑皆數倍人多彈其不易為公盡心按職錙別其蠹弊而拊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兒子而託

言死於盜者官為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聞其贖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為神明歲過大侵道殫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原勸分境內獨無害父老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五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邑最臺府亦交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蒲綸庶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愚民多以誑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憲大夫僉殊祥院事將嚮用矣上方勵精圖治思得良二千石俾牧遠人乃輟公以行拜垂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尚蕪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勢家子調為邑令父權要為奸利莫敢駁何公一繩之以法令以罪去吏民悅服聲望翕然部使者言公材任清要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援禮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祿而歸縱情物外夷猶自適足若千年而逝娶關氏前卒繼侯氏亦以贈君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袁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更次九臯女三人長次皆適刁氏幼適某氏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諡於奉常立傳於太史其可托不朽者不專繫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不亦遠乎銘曰

繫公之先奮于伐功嗣世而興載嚙民庸厥施未光寧不有侯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勞乃升都司乃踐朝者出秉郡塵薦書交馳洋洋華問鴻漸于陸盤桓不進愔然遠引邈乎高風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恩感薰蕕備泰山豪芒存於軼序

綿綿厥紹則熾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夫辭鑽石昭揭墓道後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

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

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出也幼失怙怙兄弟十二人又俱早夭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育備至稍長入

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於公五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禹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

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亡為卜善地以葬教其遺孤至於成人而授之以室遣其孤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挾閭帥之勢謀墮三

湖為田瘠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瀕遐遠為害尤甚

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竄伏間里恬然功狀已上而未報或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為慈溪

縣鳴鶴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明法令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孟之贖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

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陞主徽之歛縣簿同僚及郡邑官屬多以賄敗公獨無所顧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諉焉遷主吉安

於江陵者率高其佑而利其時贏公承命而往痛絕前弊平給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見稱於時調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是不可欲速必同輸糧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謂得其實

後訖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涇祖詣中書訴郡守踏突田多虛冒指公為黨省臺被 上旨鞠問公先衆人力為

辨白得直而涇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一弁賊仗送州公察其寃而釋之後果得真盜人乃服其明允蔡

源靈順神祠遇瞿曇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函香致誠富商大賈因人所聚以為市行省檄公權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貨至者殊少公既一無所私課入反加於前擢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謹祈報崇儒學以興禮讓豫章羅先生之裔孫受廬邑下建書院以奉祠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

載以年登七表禮當納祿投牒徑去有識之士共歎其賢至家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前人之遺訓

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却藥謝醫夷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

州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

長一民江潮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史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

擇善復善師善處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楊伯生

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

于其鄉槐花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婿沈與道之狀來謁銘按

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免豪右無不顰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

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涇檢視而窮究其獄遂真殺人者于

之廬陵縣簿屬陵習俗諱健喜爭素難鞫治縣民蕭甲與其子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八 三九五

狀所述公之治行多今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
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
銘之銘曰

范望於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
取彼凶渠克有備功乃著官簿乃疇民庸禮進義退邇馬高風
有隕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飾乎終蕃蕃子孫餘慶屢鍾
式敬爾承保茲丘封

江潮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娶之東陽人世祖
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受
葬縣南乘輿鄉木掘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
脩德尚義為鄉善士母碩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
志既葬而隱於醫其為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於為人
已疾尤善以太素脈言人吉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
堂人平用為其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大素云至元二
十有六年大盜竊發於鄰郡蹂躪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
淵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道上結塞脹滿寢食併廢公
授以匕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
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
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
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
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歡喜 陛對亟薦公于
上李叔固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為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
扈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

入謝 上嘉贊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漠迴次和寧王孫明
安帖木兒有奇疾眾醫莫知所為遣府僚孫司馬者詣

關請輟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
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勸有司厚贖其家
公既至施之鍼焮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為之封羊刑馬
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
哥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

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野太醫刺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
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家即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
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
將優游杖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
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家享年八
十有三重紀至元 某年十二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元配何
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
枚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
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其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
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狀來取文
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游
從與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
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叅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
求而父切脈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
精於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
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脈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

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脈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

而歎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槩見也昔劉歆序七略醫經之人人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勞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於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界以 制書歸禁故鄉懽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潛發明微在爾

子孫傳文訂實推述原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父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恭於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豫於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 國朝取宋場屋車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於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熇率與他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咨決於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兩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始知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對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

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扁其辭曰恒盖用術貴於通變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前後多為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愈即陞成全郎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於象毀如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鉞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乳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為公行狀屬予為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略弗著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脩陳之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士獨周禮為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為詩以應有司之求乳孫篤於學而敏於父喪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荷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子輩儒英際

聖時伏必興地茂恩擢泉高發其珽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鄉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昂齊金
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觀察使終於正
議大夫吏部郎中入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

泰從仕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

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號騎射追封元氏縣子妣

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

宦家多所見聞而有志於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

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庶

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采凜然府君之

押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為察院書史臺官有貴

倨不法者衆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

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熟憲長

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

至宣布教條更新弊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

院辟充令史錢唐兩大利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

朝遣宣政院徇兒泰議公治治焉府君為具其始末而辨其是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薦入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奉詔擇廉幹官分督未絕

事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違量事情

之輕重而求其平允民無不畏服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稅課甫

三閱月補其元虧二十餘萬緣增羨一十餘萬緡丞相股歡

刺平公嘉其能泰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升提控天曆己巳

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

餘糧若干石用參知政事明公薦權承事郎江西行中書省理

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掾史尋升提控御史劄磨諸案積

無可指摘知出於府君與閩院御史文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

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

民有誣平人為盜厚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為物色得其真

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於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燭理

凡所鞠問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見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

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

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

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

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比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

日奉府君柩柩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幼助

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父若干卷曰覆部集當代名公序其篇

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仕郎徽州

錄事次公琰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曹州曹榮祖次適懷

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田秉仁次早卒次適

東廉訪司書吏厲平牛師說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葬已久公

琇以銘來屬謹擬狀而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祿

建茲五葉是以是續直道而行蹇蹇匪躬剛而不折綽有父風

邇邇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屬職恢恢存乃小試之效泰山曩芒

未老而傳奄其論亡家聲不墜由于子克肖咨爾來昆是則是效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子遊及子承之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子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特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未謂銘按狀諱進字仲興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彼遇

憲宗於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九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尋以至

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璽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於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入陶氏宣德

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曰賢佐

仁宗欲使疇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瑠提舉今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身以鄉貢擢

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國子釋褐為從仕郎童佩監知事肅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於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於義故君子寧窮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為歎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貴志以歿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技以昌吾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知位丞相出臨江湖略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異送容宴語未嘗輟及其私慎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矣身與貞又皆生盛時蒙著我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於治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子工帝曰咨垂實先聖龍降及中古為民者四

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汗隆

曰子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

運用一經守為顯門延茲幽虛尾箕之野列星之彙後有興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添君墓誌銘

君姓添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添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

興國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仕 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賢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表輒致仕而去君少敏於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沒買土成墳松柏皆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家積久暴露為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焉居官所至克脩其職業執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恩錫賚其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未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為茲謝公玄暉舊宅不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畝而桐將仕君於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於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蓮寺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隴隣於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茶利其後創置祠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為將仕君蒞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錄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於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己任閱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於己仍施田百畝以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登堂說法緇白四眾咸會君忽頽謂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竟以疾不起聞者歎異焉君生於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於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葬新埂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庶授寧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鏞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之銘曰

賢君之先惟漆離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於所祖匪襲其迹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過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董式示永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任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亭簡某官祖諱仍某官父諱字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按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梁公魯使安南 陞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陳日燁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贄辭直而壯日燁震怒願道陪臣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脩官

上方欲真之要地而公遽請外歷建德衢台三路總管府治中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母碩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及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冠用歷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靳之君延見父老舊故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欽避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乘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覲子本相伴而有其田民不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闕毆傷其七人縣吏受賕及欲加以罪民

訟其冤君白郡長貳召吏責之乃釋被誣者而致史于法民間
祖賦許自輸而禁團結舊制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
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阻撓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
咸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
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家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於仕家食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閩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
譎凡所諭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積使無間隙可入有
私託則據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霽其威嚴郡長貳每事必
資君而後決君於民之冤者直之吏當次捕而貧無貲者備其
資序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於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衙山中土瘠擅魚蟹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
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
以紀焉所受圭租平其斗甬而令民自操槩無他官倍取及左
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糧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於浮薄君擇宿儒有學
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於閭閻不詳文義俾君
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備書耶業已命
試取文意不肯可也賴君言而獲弁容者甚眾居無何俄病渴
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蕩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楮授承
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
待矣君卒於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後嶺之原粟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簡公季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蔡人子男三人長曰
械其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
次曰楨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袁舉翰林侍讀學士 郡文清公楠之孫次
道將仕郎大常禮儀院大祝葦城董守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周士淵集賢待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非歲能
屬文中年宦游所至畫接賓客夜考經史詎能承其家學君半
神疑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求於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取吏使不可犯而已涖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喜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待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偏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徘徊竟日以示終身
之慕焉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
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於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其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東儒臣纂備三史遂以君名列上冀國董忠肅公
守簡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官君廉慎而明達宜署臺
職且夕且向用而君逝矣識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閱闕子
弟率以縱逸墜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華後五年楨以君甥婿黃
池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予同時並仕於台
之司縣別後音問邈不相逼及予忝預聞學政去官間一歲而
君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遽先子死衰朽餘齡動增感愴
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躋門靡容固拒書辭繁擾不知所裁銘

曰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顯出其間茂膺 上眷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揆彼靈方敬承 天休功成弗居盤桓
外服委社於君以有世祿劇曹上幕罔憚其勤乃陟儒臺乃柄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舒素蘊光昭遺烈胡璫不年而過
其施尚克有子圖永其垂不以子堇俾專述作節言匪腴聊慰
冥漠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志目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立建君 世矣父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毋施氏
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脩元貞元年用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涿
郡盧公臨按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數以詩篇相倡答君既
書再考例當序進絕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
生率初仇先生仁近胡先生汲仲鄧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
折行輩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若君能得其早年楷法之
妙者君兼工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記文敏
入侍講於集賢殿君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
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避荒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捕誅者八人
脫平民被誣為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憲府

有疑獄多以諉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崇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
得召見 虞慶學士方侍書於閣中前奏曰臣泚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弗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鐘酌酒
以賜將用為閣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九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
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激浦務
稅課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職殊不以為歎也晚益務怡退足迹
不涉達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大老玄覽王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者湖南帥于公有鄉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
當升授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歲過大早有
檮立應遂為豐年理民因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論止婚姻
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興除方次第舉行俄奉省檄
詣溫台兩郡臨給監場工卒七年秋執事於鄉聞南檄棘復俾
馳傳督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
解舍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返葬錢唐縣飲賢鄉西
漢花塢先墓之西娶唐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
合葬焉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岳坊早卒孫男一人繼善
君明敏出於天性憂遠不羈談辨絕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
于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岐黃肥勝之書無不讀嗜古彝器法
書名畫其書象施於金石為尤宜奉贊幣求之者無虛日禮部
尚書太不花嘗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叟所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韵選若干卷古
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
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患不過君可
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天乎人乎肅以狀
來謁銘謹據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汲汲於富貴類依隱以玩世鬱鬱
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忤兮仰無愧不贏於躬兮來者之界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為術至矣而未始外於理舍理而言數非
所以為訓乃為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悅服棟宇
之摧剝及祭器之敝壞者捐俸資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
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教列郡既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
疾臨終戒其子勿為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
人以藥進君曰毋苦我俄問曰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
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
適余癸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又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雜
造局照磨吳顯已卒次適汪簡孫男七人女二人君舉止莊重
織量淵深自少嶷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結甚
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父
沒無改於其道父所建義塾祠郡王於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
敬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第死其
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已子處宗族鄉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
當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
無疾聲厲色驕倖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
者助之紛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餼則散財發粟以周之
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據其山以葬者竊取其林木以為材者皆
忍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葬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
適與子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熙祖之狀
來謁銘予不得辭銘曰

惟數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為術昧者岐之卓哉倪君不桎於數
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躡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遊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自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啖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過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

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學虞公以莖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式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真館閣君以莖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遍謝前為銘及哀挽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任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鷄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隣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幾開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己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摭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

發揚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為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莖善貨殖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於其間以子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既死且塋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汴梁段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仕至君遂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恒蓄善藥為丹齊湯餌以售於人取愁叔夜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參諸圖經非其地崖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錄分之等擣治熅炙合和之且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莫得善藥輔其術教病家求藥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閭巷小夫至於旁州比縣之人無不知求藥於養齋者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藥猶不給或持錢踏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為愠杭之業於藥者千百不啻莫敢與之齒也凡學於君者多良醫而食於君者皆良工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於家者世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於親交里黨之乏絕調恤之無少靳其拊人以恩而於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尊客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為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為君書養齋兩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為君養於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子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於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於今天曆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塋西湖上南山之仙芝塢娶管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拮据蔣君卑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歿且葬其女孫之婿葉渭以狀來謁銘予之鄙陋固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重岡復嶺之遠躡踏走風雨中決旬乃抵子舍下其望予厚矣詎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確於贊或登朝致通顯最為鉅族宋迪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父儀大父珪父克寬俱晦德弗擢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間咸淳末名賢書上春官未第而德祐失國君與伯兄挺並用福建宣慰使李公珪薦補官擬為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為建寧路松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拜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厲色而治家肅然有條不嗜酒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兩問難輒口占答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於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急細人之家無以為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歲凶發粟必下其直拯中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為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甌閩往來之衝行者苦其地險惡君為作石路千餘尺人以為便浮圖老子之宮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畫已裕物見於前進士葉君現所為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誼咸為賦詩或就見而存問焉君晚中未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子若孫以樂進却之曰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耄可歸矣夫閱數日夷然而逝君生於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於今至正二年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葬以四年二月丙午墓在其家北

十里天堂之原娶梅氏蚤卒遂不復娶以閩清之仲子邦彦嗣女二人適潘壽梁祖壽孫男三人勲烈炫女一人婿即葉渭為邦彦未諱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敬為字因為齋居之名觀君於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亂殆有得於先儒所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媿於名其齋者矣銘曰
士患無時亦既有逢盤桓弗進卒逸其躬利澤在人所施必豐美必有位乃為顯融戰兢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茲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累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回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基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閱之紹興壬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暨索卜筮數術之書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教其子率能有所成立其裝飾後進雖小善弗遺有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怒里中子有獲罪於其父將違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同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覩其墟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倍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盜屢殺君所藏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薰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媿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於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華餽死與棺槨殺貴則下其直貸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罄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屬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携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受代貧莫能歸者死無地以塋君方自治壽藏輟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兼味而凉天佳月朋簪雜集觴豆甚設雅歌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慶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嫻菴居士以示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臨終顧其子曰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殆庶幾乎其毋以侈靡之物斂且母以緇黃濁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塋順化鄉黃山先墓之側娶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訓惟誼惟謹惟謨惟詵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蔣鈇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塋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彦高納謁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遵治命速葬未及跣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告不朽懼父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唯願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恩是承君主盛時不榮以祿惟行與文是似足續動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說二幹父用譽載其休聲永表封壽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匱以塋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

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寓公趙待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卒死固其所出之祇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眾詣軍門卿并賴之以究主帥奇之因挾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放官使君之父適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已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之必加周卹而不以為德它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餓者瘞其殍死者天磨已已荐饑亦如之且傾橐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鈐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尔豈藉是榮吾身哉况以父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先用敬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与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平昔亦怨思又旁咻而力擠之長吏覩君有所請託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媿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擢之者乃自悔而君無芥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懲所遭而怠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繼其先惟知學可以泝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泛容於琴冊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塋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娶教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懋女四人婿曰蔡翼張濱宗應槐湯某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暮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幾者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圖~~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弥久獨存安常委順訖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嶽同較文鄉關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遷之父歿已十有一年筮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謁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寔字寔傳統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充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鄉碩德
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唐者曰兵部尚書鈞譜諱
散亡逸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李晦德弗仕父曰君美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刺獄奉書幣迎致之將
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十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薰灼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膝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即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蓋
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与伯兄季弟征從之游尽弃其李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者書曰六十四卦餘義
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
於流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與於憂惠文王周公父子事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
千卷雖窮不自耻而言辭和適無所怨對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九祭享千家展省于丘墓必為之隕涕居家有禮妻子伺
其喜怒莫敢犯交朋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
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遐齡俄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孝誠意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
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季舍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遠次
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聞之孟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
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
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李自奮而汲汲
焉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夫者詎可忽諸銘曰
範我駢驅大道孔夷人謂其迂捷出它岐倚欵朱君自信不疑
觀父之行以絮其歸往而不返匪佚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
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尚克育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函不遲
後有與者監茲銘詩

祈門李君墓誌銘

居諱與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歛之黃墩兄弟三人祈為三族居祈門孚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俊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喪動必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葺先序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省其疾越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晬奉寡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祖墓世遠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割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陷實壁間族人有子孫貧乏徙它郡而人竊賈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賈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諸姊未室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俾成奉養夫與子俱三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庸辱畏憚託故避去君以為稍緩將滋蔓而為亂奮身勇往擒其首惡餘黨皆駭散日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與

原闕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
山謳海謠化為詩書觀順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濁濁憮然而逝
重泉永閔宿草屢新發其幽光惟 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昭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子為諸暨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
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
君自蚤年雅志丘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
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
然自適不以世故屑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子去官後數歲
偶過君所居紫巖之麓君後其兄出謁子觀君進退有禮聽其
言又皆質直無所矯飾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竊歎異之別後聲
問闊絕已十年君之婿王仲揚俄以君訃至且求子銘君墓輒
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令枋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
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先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季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惟寇難先廬盡毀伯兄元震仲兄元
凱咸沒然次子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彈慮畢力擬拾殘
敗之餘銖積寸累再涉寒暑家乃復完割田若山六十餘畝達
義莊義塾賑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聞于 朝為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承候顏色晨餐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
捐宿逋之錢四萬餘婚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免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兄捨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誰取哉乎因徙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每為子姪言成立之不易而成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其年五月二日不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嘉績君以伯兄之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揚來求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淳朴讀書不務馳聘於文華而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晦迹不仕而行脩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

陳望穎川實惟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隱弗耀遠君兄弟兄棄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蓋已裕物匪樂乎獨以私其佚有婦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截詒爾孫子

華其黃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鄉闈華其黃璋首以薦書北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被 旨預聞試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媿而璋珠不以於戚累其意躋子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非歲就學吾大父暨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躋攀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隧蓋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失令弗圖懼久遂廢缺辱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翕物無憾也子竊矜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敬翁松江

之華其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遠君皆弗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羨江南漸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焚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絲蓄粒履家以苟完又益充裕或有急而求假貸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具疾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溫清定省未嘗輒發遺喪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歲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必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

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憊既壽而康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遽弗起屬續神識不乱大歎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室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

葬于胥浦鄉泖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珪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兩取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子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以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當既播而又肯獲不以無年報而弗作其種其種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為氏漢徙大姓實閩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間通籍于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自僑居于金陵故君為今集慶路之上元縣人累世丘隴皆在上元之華墅族日藩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膺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貢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与其子三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翔生於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為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札尤憫憫喜綢人之急脚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曆己巳歲大授民之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与君為市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踰泣而來曰家費盡在是今一旦失之夫君問為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与所對合即率而切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与不識咸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壁窰免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相与講說論辨而訓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日以觴詠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邈然若与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泣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某御史率茂異又率遺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雷淵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子德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己丑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塋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尋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蚤夭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風臺西鄉之大黃岡湯家山塋焉德新既解奏差之職歸持服暨從吉復至浙東會予以先澤謝切臥林麓德新以子友太常博士胡君助之狀來謁曰先人生无祿仕名不登史冊墓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為請予觀宋之中葉遭值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顯融於時者固多堙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德自保而其流澤弥父弟衰豈易及哉君際今聖代諸公不無望其稍出所韞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託以布衣終蓋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亢其宗方興未艾尚何憾

銘曰

秦故官族由汭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盛時可仕而止薦書交馳卒不為起躬披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避心可欲者善孳三朝夕積之也父歿也不亟委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誌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楚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械警毋沒時生甫十三能佐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尤雅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

覃思或竟夕不寐儻筆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曰
以家致疾膚豐投藥過差父弗效奏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
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上沈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漫成衰弱
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
生不得尺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
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万里白雲只三尋莫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備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
苟而無留素其父卜以元紉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子義為雙
林卿住山之原冢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
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子即其窆石系以刻
碑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
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村之美芳達時之昌良二範我芳游夫康莊畜不使年芳過
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墮珠重
泉兮幽二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二孰紆其哀兮薦此石章

魏郡夫人傳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括萬公之夫人卒壽四
十有一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麓尚書既
親志于幽堂其子傑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托子銘揭諸封
隧用昭示于後人子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
辭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萬字順貞系出儒吾氏曾祖諱雍吉
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烈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孫萬乘政媿其敏而
惡其不附已誣構以罪遂遇害考諱八里麻吉而底資善大夫
福建道宣慰使却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魯迷失海牙之女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
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傑氏傑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為其國人
尚書之曾大父曰莊簡公岳璘帖穆尔大父曰忠愍公合剌普

華父曰忠襄公傑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傑輦傑河因以傑為姓示不忘乎
初也其在高昌最為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泚德克配君子
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尽孝甘蠶溫涼無不曲致其誠屢抽媿
雍睦先聞言率群婢治絲枲与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
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
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貴多以
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
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兒吾
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迁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瘵夫人力疾躬視藥太夫人竟不起夫
 人晨夕號慟聲徹闔外春秋備其時事哀慕如初疾尚書出
 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
 東時忠襄方買地於溧陽州未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愍而下六
 喪以昭穆序墓設事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盡孝敬
 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成夫人屬
 疾不脫首席者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以
 且死汝曹務強孝力行兄弟和睦母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恃
 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欲以為戒吾眼目無憾矣繼而忠襄
 即世夫人起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猶以
 溫言憫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乱夷然而逝夫人
 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進封魏郡夫人生
 男十人長即僕伯僚遜 御位下速古而志登至正五年進士
 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僕理台國孝生今為豐是倉使次僕帖
 該卿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僕德其
 今上皇帝潛邸速古而志次僕吉思次僕弼次僕養皆國孝生
 餘早夭女三人懿寧許嫁廉咬二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
 送魯孫也餘亦天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如聯之盛詩詠頌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
 于歸有家顯二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弗朱幘
 英華外設黃裳之音容未遠聲猷具有孰揚其名子孫振二
 授予彤管寫茲蒼珉
 穎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進封穎川郡伯陳公諱
 片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季十七別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季士永嘉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萍次曰葭皆育于外
 家務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幼于京師葭先卒萍
 寢長歷事
 成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
 世以司徒貴顯被褒崇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
 曰愛穆柯蚤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
 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勲爵而夫人從封穎川郡太
 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
 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撫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
 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
 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暨居後以廉他自
 搭回斷疑為比丘尼事聞 官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
 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
 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進封穎川郡伯陳公諱
 片之夫人江氏諱愛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季十七別陳氏陳氏
 世居溫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景彥曾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季士永嘉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順公諱自中
 妣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萍次曰葭皆育于外
 家務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幼于京師葭先卒萍
 寢長歷事
 成宗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丘尼居禁
司旒有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檉至
南卜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塋于蘭溪其柩其原通政府君之
坵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鑿診視相繼於道於其塋也

上命賜賻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塋愛穆柯使達以
狀來曰維吾母生有洪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潛不敢辭謹擬狀所述為之銘曰

倚欵夫人未嬪相門溫國之子司徒維第乃於其間不有懸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窺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謝馭自措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通觀其成克有列位假充疏禁夫人是膺
翟第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無順寐而逝不留不虞
哀動中宸計聞當宁御典所加便蕃錫予及軻南邁蓬蓬夫君
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
人有子曰凱為察院書吏回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檉塋于城西仍自東里啓
御史公之殯合窆焉爰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子曰凱
忝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平昔貞白之操加茶勵焉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失者
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願
昇之銘按賀氏奠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
洪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躬焉

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
氣而篤於孝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聞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
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舉中其度而不過子倫每以不
逮事舅姑為憾歲時侏御史公備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
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履如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
嫁則脫簪珥發篋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
里中婚媾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
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龔公薦召為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會京師大疫猶子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
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粥藥調護之誌願以安御
史尋入為樛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遂拜
御史之命宜人之旅有來謁者輒心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
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損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
收矣幸尤訝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攀
號屢絕不數日髮盡白孀居去御井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
皆至于成人初宜人初御史公未統同宴集得金釵於座隅遣
徧詣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簪之焚死釵出婢
乃免家童執燭誤焚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
撻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駭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慮
事之遠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日夜夢地覆而室傾坤
道母象也此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遭疾凱忘食廢屢衣不
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治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
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札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用廕入仕
今為某官次倫婺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惠汀州路寧化縣北安岩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饒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飢之賢子以趾其美者千万也予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造善乃可名惟時令泚相其夫子恪共履度正直是履教誨尔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鴻其声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大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四月胡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塋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慶宗二子由葵入闕大軍追之多所殺戮群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携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年六歲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而陷於兵惟吾母在側无所鐘愛必欲擇名士与之未及其志而外祖相繼淪謝吾母悉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朝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為間及吾父將以貲產付瑜兄弟輒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倍

至頌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又留京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構新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頗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怠瑜聞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事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適富歲日姻戚來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烛起坐索湯藥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號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潛与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負史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想然乎先生名助字履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迪功即今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先生兩為儒孝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遂以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年瑜七喪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廢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標孫男女合十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紓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益謹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吁嗟夫人葛覃之勤殷雷之義鳩鳩之均克謫而泛宜享其報荷天之庥于光有權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遺其仍昆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任母趙氏宗室女夫人夙聞庭闈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其益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履疾夫人治粥藥連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畢必中札於鬻其衣服以共葬祭抚有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痲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与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尽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勿以我故亟用壽履備詣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遵遺命留京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醫歲時處幸群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銘始予識昇於灤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怡二雅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寓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艾某傳某孫男一人先閨女一人銘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海之俾有掇仕如種既獲如炊既熟委而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二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爵

吳毋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於奉悼王為九世孫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務源縣丞父嗣開未及仕而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州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大以蕃即而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南定盜賊竊莖不時吳君回擊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內外屬於慶吊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疾也夫人共養營救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日鄉石塘以塋死喪祭無違礼其後諸孤由夫人教成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師夔天驥嘗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婿曰某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塋于靈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塋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与予結交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冑而無驕驕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毋妥茲吉壤求比尔後水齋木困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滑屬以職事走鄧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鄧潛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申改塋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御我井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唐塢而以吾婦附焉若能為我銘其

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穉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徒曾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其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製綵綾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戚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速德祐內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娛無異貴戚時臨終狹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婚曰黃潛李灤何消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垣潛不敏無能褒叙今淋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尔嗚呼銘曰猗歎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戮泰吾不豐約不啻曰婦之吉恒其德適尔祖姑返玄宅勒銘方珉詔同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墓碣

董東 墓碣

臨川危素編次

嗚呼是惟東彝之墓始予識東彝鄞江上東彝方妙年論議疊壑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東彝於鄞則東彝死矣嗚呼悲夫東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東彝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絨被換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月鄉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撻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表公甚器重之其父既得未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屢服食婚嫁之須一資於東彝而後具東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憮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鄭胡氏父子素善東彝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東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激切夜參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慙慙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為買棺乃克以飲哀公為費粟它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為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西園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東彝死且葬子知東彝者宜為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阜樗人知其國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東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

其年之嚮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子前死不子後夫孰碑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子不得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附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蓋莖仕為丹徒達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子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盍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真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嶮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變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撫管府判曾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家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方沃沃匪重方斯稷衛之同方或以弗熟異天之忍予方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方不復神之聽之方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子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帥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與敬有雋聲經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悉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後寓湖心僧寺粟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遇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莫益敬之嘆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為文擊節不已方為具薦檮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為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姚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傳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檢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齒於年如王達源邢博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垂八袞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井以為請君曾大父諱楚大父諱愨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屢族姍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資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怠人或懷嶮巖以相傾恩弗與較皆緯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為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為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遼胡必慶孫男二人舉桐女六人皆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老老白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子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彌周涉漢有馭有絃炎精中舌絃初南徙子孫蔓延歛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虞士千千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教復徙居家子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興祖曰莊卿感淳之季太學諸生其父曰鑑處而不出義以為尚齒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于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君之諱至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爰及鄉鄰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瘳衣不解帶侍醫四斡心勤形瘵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旅且一紀以疾廢及茲復作癩湧其外陰然龜宮鬱血不潰劉鉅痛深弓臥苦幽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寔安幸緩須臾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為窆信宿而畢需且告遷啓塗飾棺填池引發踣獲弗前掖以家僮行凭其肩輅至于壙禮從報奠既贈而行歸視虞牲甫及再虞遂以瞑君妻某氏哀君之死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穰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童孫燁燁其泣呱呱忍未殞滅披誠瀝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致和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植碧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本墓大道之背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諒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徒最蕃衍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鑑弗仕祖達子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弟堅亨願亨尤篤髮亨世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遠外舅月泉書院山長胡公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盡落君資給其妹甚至誠其家無俾姑知之乃妹卒姑臨其喪親室中蕭然輟哭謂我豈非恃汝兄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之膺勸吾卜地以葬或勸以任君應之曰子殯於空堂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

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令榘于君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遠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臥雲小葉若干卷歲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內弟陳士元之狀來謁銘收稿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耶雖不有宦官峻齋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有聞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坐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儉字鵬舉姓陳氏世為鄞陽望勢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四朝為國元老其門人高

弟冲粹玄素貞靜貞人何公思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叡並以材猷學術克尤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染從之遊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

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也故亦守始憚煩何公

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泣土木初置祠宇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

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釐儲祉之地庶幾補報

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畚承以既而得摩處故于有興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替

科致顯位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有官簿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其緒業躬耕畝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任為因自號臥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

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令榘于君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遠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臥雲小葉若干卷歲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內弟陳士元之

狀來謁銘收稿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

耶雖不有宦官峻齋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有聞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坐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君諱彥儉字鵬舉姓陳氏世為鄞陽望勢父某隱居弗仕君其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四朝為國元老其門人高弟冲粹玄素貞靜貞人何公思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叡並以材猷學術克尤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染從之遊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也故亦守始憚煩何公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泣土木初置祠宇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釐儲祉之地庶幾補報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畚承以既而得摩處故于有興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替

褐之虞敬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鉢積寸累實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它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操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荐被 璽書選提點龍興王隆萬壽宮

辭不赴其文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慶教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館空山野水蕭爽觀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徵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稟承自正德弘仁靜一貞人毛公頴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文涑而下九人繼君者慶敬有與景平等七十有五入薛公冒炎暑歷嶮巖卜善地於蘭谿將以某月某日藏君遺蜕乃為書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勸道之園安其遼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英子周君碣

吳興計壽山老子祠真人杜公王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廣英子周君真人僊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年也君諱德方幼失身于戎中不知父母所在僅一如為杭之海昌人流落野馬羶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語任以庠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為奏請 璽書任

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禮之題其室曰不自知齋別號廣英子坐臥一榻讀書數千卷皆真人故藏繡閱偶有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漭貫心誠融會時出以折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影不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為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凡事焉每夕必過君若欽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寒甚感疾手書形離知去同乎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生別俄側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內若有異

香云先生奉君遺蜕窆于山之麓且謂且著從子卜鄰後數月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為命然集賢直學士揭公勤文于姚先生碑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兩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姚先生碑側為廣英子周君碣而屬金華山人黃潛斧之以銘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斯世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將初無去而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為華屋而孰為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伏黃府君諱景珪字叔寶婺之浦江人潛八世祖也府君父諱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後厝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是為潛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璣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潛之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載間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

萬頃祖始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潛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於潛為五世祖玄孫伯謹簡天壽慕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伯恭三畏伯紀桂發維介子唐英綱續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潛為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次太學生榮朝請公未第時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邈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餘地而有之大學生之孫可以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悉復故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潛志于下方潛朝請公之曾孫承節郎諱燭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伯諱躋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凡行事雖逃其傳而子孫衆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叙次世系訖于功總譜所弗具莫能詳也但免而下令又六世譜之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孫潛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黃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于茲十年而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後四年餘承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

年兩膺 賜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黃氏發大姓由金華散處它郡者仕守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

珪仍居發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簡公女第又從義烏而為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轉運使薦于朝時授以官命墜下而卒曾祖諱紹祖復隱弗仕祖諱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諱孫女累封安人考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人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燭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遇明裡當任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第無用廢入官者公僅以進納捕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諱楠祖諱所考諱彬淳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國子正與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主管機宜文字會改建兩淮宣閣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分育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靡所缺虧生於淳祐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墓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壑之原與先塋相望以十年八月贈封之 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我先人諱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恩受封終於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潛次澤次浩為朝請公長女之子劉應龍後更名鼎次謀次滋為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順後女三適陳克讓劉道泰孫男八璣璣璋瑞璣璣璋璣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龍岡阡表於卜吉六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潘衰謝之餘繼懼憂患
苟存視息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
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覆大顯榮貴及泉壤則文忠所謂遲
速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度
奉 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
石表嗚呼來者尚有以知其所自而求來不忘哉至正十年八
月一日孫男潛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兇喪潛起自草土復從薦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
篆於同年三鉅工願以糜身下列以未克歸入石暨篆息外補
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能石以刻而奄罹大
故惟先君薨齊崇贈祠版已屢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
舊先夫人之墓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潛憂
患餘生退休田里無絲毫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
廢缺愈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摹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
及書者悉系于石陰物朝請府君之姊遠從事郎妣慶軍節度
掌書記王公因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配于儒林郎兩浙西
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
二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即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
林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熙癸亥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
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擘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
及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採家日益落先君迎致侍養
終身歲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
夫人之曾大父性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

紹興府嵒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
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
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柩于先
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潛自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
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駢騎尉追封義烏
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潛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
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潛既得謝而

廷議妙吏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俾預討論使者及門先夫
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秘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
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
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構已卒梓園子學生令用廕赴吏部
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
璋瑞瑄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
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曰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潛是用推述而備
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
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男潛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
累蒙推恩復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
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
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
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潛之婦王氏亦
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潛以衰朽乞身而退始克親奉

帝制展告以禮俄復拜召還之命未違有所登載茲幸得請歸
守先隴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琛瑋城
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潛謹記

外舅王公墓誌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輦下既蒙
恩外補乞身而退俄彼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

則奉表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它日不可無以藉手
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
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
南來家于琴之東陽暨四世祖徵咸弗仕曾祖諱師及以子貴
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
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獲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
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國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
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
諱伯信之女曾祖大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
致仕諱夢英之婦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
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塢妣張氏昭慶入奉
大對臚唱之日太師曾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
吏賀曰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
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
駁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童
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
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童尊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
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

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力就若不經思而諱然有前輩
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
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童將潛時令公代作迄
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官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
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令 聖代
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廵州
麗水縣主簿公不取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
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
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回書訓誥十卷
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讓閩直學士吏部尚書大
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
李氏婚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潛妻累封
江夏郡夫人潛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潛篤世姻
也次蓮李濃尚書四世婚孫次達何德光次達呂潮某州司法
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達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墳坦亦已卒女一
人凡子孫若婚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童葬縣北
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僧守之
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千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
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
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
卜地於煥童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
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家舍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
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
為輓擲安厝焉始公命潛銘外姑之墓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順兮歎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
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
潛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駭
見於設施潛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
言以為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裁
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
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婚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續纂三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劉耳校正

塔銘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
師際遇先朝躋茶極品碑石未建行業弗彰請令翰林直
學士臣潛為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今住持臣僧
顯儀俾刻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鞏小班入對明仁
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就令篆題其首
上悉可其奏臣潛頓首受詔謹按顯儀所上行狀禪師諱

智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公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
稱於鄉父某當國家龍興之初奉命招撫河朔因空
居于彰德母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於繼母劉氏始
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呻嚶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非歲
與僧遇必歛容與敬人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善強記而
通其大意稍長懇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鳳林某公鳳
林以其克勤於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也既得度受
具出遊諸方聞汴洛女漢之間講肆甚盛孳嚴溫公見地昭融
辨說無礙往受業焉由其之庭而造其闈與談經感雨花之瑞
老於其學者無不歎服被旨南邁主生長街講於興化大

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隨類得解人以為一佛出世碩儒魁士
或欲預聞至道必為之徹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

信而贊詠馬尋徒之囊山道價愈隆鳳林之歿抗策北歸以申心喪偶閱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於大慶壽方丈究教外別傳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為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齷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審王傳令以居彰德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審王欲便於咨叩請以居呼奴之弘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利非德器之重道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藁林大知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稱其處

仁宗方以萬機之暇游心聖教且雅知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禪師一辨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下者甚衆王公大臣稱譽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數頌而與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十事秘府所蓄名畫足涉於佛氏故事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訪以道要命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將鏤銅為板以傳後因胥金書藏經慮前賢撰集之書或有偽監復命之刪定馬禪師久居大利年老倦於應接授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亟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 厭於人事少休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擎舟歸天寧人聞禪師

老而不衰望其復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春秋七十九夏 十 第子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衆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問法歎語終日謂兩人曰老僧非久於人世者歲暮必永訣矣幸以弘護為念兩人竊異其言及計至皆大驚弔哭致莫不覺其過平哀其徒用闡維法得舍利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事律已嚴而御衆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錢原有積粟增置規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煥然聿新禪師謝事後議者請如它官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債戶患其煩擾亦皆棄去賴 朝廷明於聽納而知其非便訖罷去之

衆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洪公稱禪師物我兩忘而未始忘憂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果公其滋事如遠錄公人為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為一事無作而非涉有為禪師兼宗說而俱通達理事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棄嚴其光膺帝者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潛遊乎方內於禪師之道未能有聞奉 詔屬辭姑述其感緣應迹之萬一云爾銘曰

法流東漸空有殊宗孰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冥探道妙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實非教外別有所傳應機而起出逢熙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為利益故示現有為五緣畢具四眾咸依世歷 三朝位崇一品遺榮弗居翻其遠引白駒在場繫之維之法筵龍象非可繼羈七十九年如一彈指來也雲飛去也風止窳窳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載鴻其聲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矜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魯

雲興公舍利塔銘

臣潘既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
 居慶壽者曰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潘臣宗瑞臣篤麟鐵穆爾為
 之銘及書篆碑刻之茲碑魯雲於北溪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
 僧顯儀於魯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潘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
 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禪師諱行興號魯雲俗姓李氏世居鄆
 城父潤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
 有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郎禪師
 少顯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百言僅一二過輒記憶不
 忘十歲遭疾危甚充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
 果無恙即送其鄉之樂聞寺禮寺僧端公祝髮尋受具戒及父
 母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鄉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
 圓覺尼疏鈔若干卷研覈無餘蘊昔年宿學上莫不降歎自以為
 不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序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
 學空踴爾未足以超出生死又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
 安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
 吾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
 辭歸鄆城父之

英宗踐祚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
 校讎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所是正聲譽籍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 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虛
 席不遠二千里遠使費香幣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
 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
 請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于壽安山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柏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丹
 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于 朝賜趙州古佛真際
 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士僉以禪師對持

降 願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
 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
 園林庫藏邱肆碾磑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饘粥

不充眾皆難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恒產悉
 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鐘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率
 眾馬 國祝釐且大闡宗乘以開導之使知客得歸如醉得

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如執熱而濯清風病
 暍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
 之言於斯允信 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問奉銀章及名

香上樽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建藥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
 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鐘揖中

丞與眾共觀果見光燄陸離上徹霄漢經宿乃散竣事之日禪
 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日入申俄索筆書偈曰縱橫

妙體任蹉跎勝會周圍迴出策斫倒這邊無影樹白雲影裏笑
 呵呵授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

五十計聞奉 懿旨賜賻二千五百緡停龕五日祥雲覆頂
 圓如車輪縑素莫不膜拜感泣龕出之日鏡鼓幢幡喧城塞道

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附于樂聞及房山諸祖
 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戲藝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則道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誦劉公廣趙公孟
顯集賢宗公渤李公行王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
至曹溪而支分為二至臨濟而派別為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
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蹟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
五人而秋亭可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王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為其徒者
敬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終光明俊偉如此臣
潛是用備著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
而來取法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流分派為臨濟蕃蕃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
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

帝衷獨持祖印為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開
多士甘露法雨如注如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墜
必舉力摧魔鋒為眾依怙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
有光 詔使儒臣勒辭焯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姓澄因其字以為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
為別號父孫君湍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遂以生幼有異質四歲戲拈筆為佛像按以經文即能成
誦若宿習馬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諸經為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
為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乙酉
始依佛鑒鈺法師為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

依焉尋歸侍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叟適相密適二公皆宗
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逮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
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班要職天台國清寺實智者
大師行道之所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
師具建置之願末白于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
土因稟戒法于臚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圖明之號又從
哈尊上師傳脩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
食禁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聖書加護命弘
公主之辨正宗緒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
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記其國之嗣王而被國答以無
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
興元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穰好事之家多為感動
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斂則為掩其遺骸仍作大
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剡上其道
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轉聞於
朝降 聖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
錫子為禮殊厚 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
畢特賜金欄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連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眾咸
悅服事聞寵賚尤渥仍降 聖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選住上天竺觀音
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擣鼓告

其衆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古德風烈猶或可攀即說謁以辨才歸龍井自喻衆固留不可竟拂衣歸南天竺之雲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學徒空集諸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趨其座下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教乘四書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雄談博辯風駛濤湧有疑而未決者析以數語莫不冷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晨朝繫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應至於統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憚煩規制庠陋則增廣之居處敝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於有為而忽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釐已索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為記其事一日衆以月旦問訊如常時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幾在半途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大衆點視行李用表無常衆為念佛師曰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衆集端坐書偈置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空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砌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臻法師暨如法師而肯已像於其左至是分八髮建塔其中及南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請潘辛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滅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比峯刺源流潤衆所蒙涵容萬法雲夢曾承以佛海揚宗風殊異旨旁貫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震聲隆隆一雲所雨彌太空積之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嚮晦冥息遂長終分燈繼照垂無窮巍巍宰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悅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袈裟之衣既為書徧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龕留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閭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遽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悅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按狀師諱祖問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到股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首即往見正叟心公於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

黃藥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腸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頽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柏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馬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辨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遺馳書于徑山徑谿聞公聞與語而契歎曰介石雖往賴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曰公在圓通請師分座衆五百人莫有異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世於西林辨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宴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刃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刃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它軍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蓋盛名聞于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恒產素薄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 覆書號通慧禪師并金

襴法衣以祭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載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問措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為已任至於崇虛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未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廡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暨希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於諸方師自髫年受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薰炙之久間出緒餘施於世誦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司徒玩味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著照映古今竊媿向之知師者淺也庸采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僧誥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為至文曰是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指心源判條落葉洞見本根乃受智印乃啓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靈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勿豐吾終厥有遺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寶篋魏藝真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焯實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利於遺爐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後茶毗一幼身盡收白骨燈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四眾失所依怙悲痛號絕顏存瞻敬之地乃建塔於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亭奉舍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夙侍和尚咨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請蒙潤瓊玉岡族海盜顧氏父

曰敏隱君子也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娠及始生母感異身年十四棄家依古源於白蓮堂禮護伽藍神土偶輒小若答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曰成誦命禮院僧一祥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鐔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業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勤說動行自集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來泚教席法會號為極盛和尚陸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於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經聽者日千餘人暑活有為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遷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日於肇公講堂止觀間語其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克愉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歸然荆棘瓦礫中因慨然曰吾茲寺成於慈雲一段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替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垂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終之夕呼弟子實法明策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資穎秀出於天賦道力純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它有叩即應入室稟法者若干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於陵陽半公問以三觀之義其答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徇緣御物一本於誠所至道俗嚮慕或捨所居或拘寺宇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州有壽聖寺瑞光懺院等若干所至於自行之精進脩常坐三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懺法不可期數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觀者蓋狀之所述持其應迹而已昔此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尊者而天台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談辯於九旬正位階於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本末第見初機之人方博綜於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之學云爾不有名德屹立其間鮮行兼全以自任道曷能使人信其說而尊其教乎播為銘章貼諸承學庶俾知所矜式不徒以慰其追思也銘曰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假方便力肆無礙辨圓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隨機赴感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寂行草偃大亢其宗緣離化城委順而終勒辯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末止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泊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

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然截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汝三十棒茶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叟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覺叟便捧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是時泉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菴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交東嶼海晦撰熙東州未竹閣真為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性掛錫馬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家象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叟雷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鼻口岩云懶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頽謂侍者點好茶來即送師歸菴堂居三歲而岩遊乃還浙右虎岩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親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荅末復饒香卒歸于截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

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

尋舉師主中天竺師當久廢之餘為樹門榜而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峻事一觀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陸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眾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白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于朝泰定甲子降

勅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聞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勸一僧云碁盤石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云擊開筆撒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未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截叟之傳一人而已師之利它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為朝野所推服荐膺命賜人以為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漢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為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于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尚未舍試問請苦源未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跏坐書偈云本無生滅馬有去來水河發鐵樹花開授筆畫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空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兩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相銘等狀師行業俾湣書之茲碑潛恭從重甫達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嗅麝藷之香嘗醜齟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云云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魏大慧垂陰四葉
門庭之盛規重炬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
被遇
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
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寐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為千光非同
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贊述虛空非惠
則感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娶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于庭而生弱不
好弄巖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已令襲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業
俗依同里慧香淨月師既得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
內外學執儀峻甚住之尋又下清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
研三觀十乘之旨會盪舟禪師以密菴四葉坐鎮靈隱遂委身
而事焉一日室中舟舉古問如何是良遂知處師答以冬瓜瓠
子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答舟徑拳其面師有省
遽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
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輒引去舟時泄徑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
為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
辦香酬恩歸之于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嚴退處承天
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避于虎丘禪塔下大德戊戌被
上旨仍主華嚴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徵師補其處師謝曰夢
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臻此吾有它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
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歉歲之後師不以儲倚弗克
故拒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文室世
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理簿書如平時俄書偈授

筆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傳舍焉龕留七日顏色不為溽暑變
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峯之麓中峯密菴所藏也師雅不欲
過為後計遺命俾村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觀將空
晨曦乍朗下燭其隴若隙光然訖事旋復晦冥眾咸異之師初
號竹溪故內翰涿郡盧公數從師游於慧山為扁其室曰竺西
人因以為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華藏靈岩聞有攘
之者亟避去不少恠華藏僕夫有昇至中道而棄之者其復來
也亦無所芥蒂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倡簡古善策常媿使四
眾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露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元
萬壽子文等若干人露實師之族姓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
比丘徑山陵公為之狀以授文屬潛序而銘之潛師之里中子
也漫迹四方弗克展謁坐下而接問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
用敢悉取徑山之所陳序其而為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廣長古真機不露大綱已裂
風行草偃非說而說山頽木壞非滅而滅我我中峯下有窻穴
名言罔既尚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發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
琳始以狀來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
是無以慰學者之思也潛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為
解謹據狀兩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
人年十五願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淨師二十
迺得度受具以未究已事參東叟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叟逝而
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參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獲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訖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 上不允遣使持 詔加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教臺臣論 旨俾安君以終老龍錫優渥資及其徒公不敢違詔勉受 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辭衆退處東庵且援著令備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以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郡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左送者數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窆于塔院之後岡外小巖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詣以師法嗣宮窿住山廷俊之狀走金華山中諭于潛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

便於空印益造其闡域眾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邊出世領同邑之大樓崇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補其處又八年廼赴智者延祐丙辰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性端慈履行純實不務為矯厲色柔氣夷而辭寡其接學者唯單提向上事或來求法輒示之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心之學播于中土宗唱之盛逮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以為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垂裕無際誠有不在文字間者矣師凡三鎮叢林所至輿壞起廢為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慕而依然嘗囑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歿也因歸骨塔傍仍捐田構精廬為永久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本齋王公為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侏侏機鋒交起我以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標屢也德人形容罔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金華黃李士文集卷四十一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尼職太史氏且辱交於先師銘非子誰宜為敢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舜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於潛者諠不得以衰退為辭謹按公諱大訢自號笑隱疾陳氏唐尚書孫之喬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父載母蕭氏公幼開爽授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不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留掌內記既而遣詣百丈山參晦機熙禪師一見深加器重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

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声曰千年桃核裏
 覓甚日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語詰之曰且道不
 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
 擬答師遽喝之自是平生疑滯泐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
 但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
 流百氏之說師迂杭之淨慈仍奉公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圓
 遂以辨香為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浙間復歸淨慈一時大尊
 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為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山坐語
 至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為動中峯甚敬
 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災毀而法席空虛行宣政院倚公起
 其廢公既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上田為豪民所據者
 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荅刺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
 竺而寺亦以災毀不一年及復其舊天曆元年有 詔以金
 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特
 畀三品文階以冠法號明年驛召赴 闕入見 奎章閣
 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 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
 書學士虞公集承 詔為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
 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浸之功而公之別院曰廣智亦俾虞公
 為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衲衣及它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
 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 旨館公於泰禧宗禪院留
 居決旬勞問狎至再召見遂辭歸錢送之禮弥厚公已南還復
 遣使降 璽書加護香幣之須無虛月
 皇上御極待遇益隆用大臣 奏命公与百丈住山東陽輝
 公同校正叢林清規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嘗於室中問一僧

百丈野狐作麼生僧方擬進語公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
 打麼僧亦擬進語師亦打云同坑無異主又一僧奈次云青
 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方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東廊頭
 西廊下公云瞎漢來這裏亂說拈拄杖便打又一僧奈次公以
 手指云釋迦弥勒文殊普賢從你脚根下過去了也僧茫然公
 即喝去其機鋒峻峭類如此一住八年不得謝復住九年脫歡
 公為行臺御史大夫示疾前一日往致別焉既又別一二所知
 款語良久逮唱滅猶力疾跌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
 閣上報 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
 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不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
 語有錄外集曰蒲室某公以母年高關於親省每自謂有媿於
 睦州綿蒲奉親爰以蒲名室目以名其藁云公質貌魁特襟度
 豁如其所為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開闔奇彩爛然而論議
 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屢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聚樂並
 作鏗鉉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
 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為知言初魏國趙公孟
 頌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
 而交焉公歸歿之日天大風雨殯之日雲密四合陰風蕭然空
 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濕靈異之迹可徵不誣其遭
 逢盛際始祭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 先朝龍潛下土蠖渡之居化為室所人天四衆川奔
 雲聚度門魏二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綏故舊使節
 旁午函香示信傳宣 天語曰以五山悉統於汝凡茲釋教
 汝為宗主敷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被茶過蒙黼匪公宿德

曠克荷負典則所存有墜必率木鐸載揚重規疊矩單提直指
表正端緒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禪 上化萬物時雨云胡
不慙計聞當宇石頭之岡崇二宰塔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崑山薦嚴寺竺元禪師塔銘

師諱妙道字竺元台之寧海人俗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
儒師生而骨氣凝重神資秀朗幼嗜孝不煩師訓尤喜誦佛
書既而曰文字之學人皆可為吾當允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善
風鑿者語其父曰此子不凡真之僧中可作長老老人皆呼為長
老兒偶患右目毋携以禱於觀音像前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
窠為揭去之患隨愈父以為於佛有緣年十六俾出家依杭之
六和開化寺正嚴法師十八得度尋受具戒於大昭慶寺梵祥
律師嚴師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二百法乎乃辭去編叅
禪門知識皆不契最後至阿育王山謁橫川珙禪師未幾延歸
侍司一日闍室中奉乾矢楸話意未解快二不已忽曰何乃自
為礙碍遂入見質所疑川曰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二師語
然大悟即呈偈曰雲開乾夫概光明照十方躡峯絕叢足五日
到錢唐川領之頌謂眾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行輩更相
詰難每出其上會中飽叅者如竹山圭東石契唯庵貫皆敬畏
之至元己丑用幸者出世于本邑之慈源寺說法橫川居六
年法席鼎盛俄謝去訪高沙彌遺踪於湧泉因留止焉仙居之
紫籙山廣度禪寺父廢道俗僉言非師莫能起之郡府以為然
元貞丙申請師主寺事居五年棟宇一新仍盤荒穢之地為田
以足其食學徒至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倦
仁宗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 旨住黃岩之浮山鴻福禪寺

賜號史慧玄明禪師皇慶癸丑正月也寺窮民多豪橫師至無
不輸誠傾嚮嫺嫺獲安其居紫籙浮山皆古刹由師而名愈顯延
祐丙辰忽若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却使者俾有司迫之還山
是夜眾悲夢師再至已而瀟瀟歸紫籙遂往拜橫川塔於育王
省嚴師於六和嚴師處之於白貴庵淨慈靈隱兩山爭欲致之
俱不就會平江之東禪薦嚴禪寺虛席郡府及諸山同以疏請
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拂衣歸休于白貴六和雖外宗衲子來恭
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稍厭於煩澆懷紫籙之幽絕乃曳杖東
遷送者往往泣別於江澣師責之曰衲僧家當以斯道為己任
視聚散如浮雲奈何恋三效兒女輩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回
年門人在方外者期以師年九十會慶於膝下師聞之曰我不
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乙酉正月十有二日初無所疾若忽修大
方諸老及外護書囑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叅學比丘永達司聰
曰汝等從朝至暮行住坐卧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室若辨真
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從生死變遷直是移換汝
絲毫不得方名大丈夫不孤負出家奉道之志庶无媿於父母
師友亦不虛受佛祖慈蔭吾明日行矣汝等緬努力無畏光陰
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跌坐略叙平生始末以別眾達聰乞留
偈師曰諸方到此作尽伎倆我只如常不得已援筆書偈曰佛
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尽疾滅現前投筆而逝春秋八十有
九臘五十有二龕留七日闍維目睛齒牙不壞諒利尤晶煇所
度弟子可田一玄建塔于浮山曰歸源清宇元寤建塔于紫籙
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惟一收諒利與諸不壞者不藏焉師身
不滿七尺而質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貧樂道不為緣飾進

退之際處之裕如日用中惟以向上事開示孝者世諦語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巨大夫見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欲鑿作佛得麼泉云得且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未審意作麼生師云如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只是不許人喫一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失錢河裏漉一僧夜上方丈請益師問汝每日看什麼懺緣僧云看狗子無佛性話師云試看僧欲答口師厲声云夜深下去僧不會歸堂中怨詈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向後會去在僧聞之釋然其方便為人多此類台之郡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老鴉問如何是法師云巖雪喚冬瓜大契其意即挽師主天寧未行而有浮山之命晚勿業籍自蒲東海慕翁浙東大帥某居蘄縣翼萬戶府時兩入山問道問師開示深用歎服南臺御史常公某不遠二千里來訪師發葉之留兼旬不忍去其為達官大人所重又如此紫籜有梁昭明太子廟大德丁未歲大旱官吏父老請雨不應師欲徙其腐神見夢於縣長吏曰為我一言明日當雨長吏以白於師雨隨至師之道非獨有以信於人雖鬼神亦莫之能違也故示滅之後識與不識死而不哀師有重拈雪竇辛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語錄若干卷識者評其機用峭拔如鐵檝石片云温之壽昌禪寺住持門人法源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貫序其首以行其世司聰復以慶元保福禪寺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業未微錫澤章及與師接而挹其真風願以游於方內未能受法兩之餘潤懼無以贊揚方一而司聰之來重以前育王住山印公諸大尊宿為之勸請不敢以鄙陋固辭銘曰

筠巖律師塔銘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復續矯性橫川師之有聞匪听以耳不勞展手已得吾髓虛而善應宗通說通末後一着乃其極功佛之壽命非有數量特以八十示世間相師多於佛奚啻九年靈根不壞身真儼然門人所記四會有錄我銘其藏用志陵谷

師諱大節號筠岩姓趙氏越之會稽人幼不茹葷年二十有六乃辭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孚禪師尋受具戒動必中度其祖欽律師住台之妙果甚愛重之遣從同郡花淫錫法師為天台性具之學輒能通其大義錫見師戒行精嚴謂曰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汝大父律中宗匠汝能於井世光紹其宗吾道不在茲乎師承命即日渡江依石峯印律師於杭之灵芝寺不數年悉究其宗旨明慶吉公延致西班久之會虎岩良公嗣主法席推居第一座演暢融明軌範峻整為眾所悅服而敬畏然能以慈悲攝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之羅漢院支傾植小靡憚其勤迂王松江之延恩報德寺道譽益盛屢欲謝事而其徒不忍捨居二十有六年一旦不疾而逝臨終稱佛名不輟俄默坐而瞑如入深窆焉重紀至元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世壽九十僧臘六十五閣維舌根不壞函靈骨歸于震建塔于法果師長肩深目廣額豐頤三衣惟布日但一食人施以錢有來索者予之無靳以故囊無留寶在明慶時寺屋以灾尽毀而師所居家堂獨存明日有一卒來前言昨日救火傷吾足言訖忽不見而几上常陀天神像足缺一插聞者莫不大驚師三閱大藏行中書左丞容齋李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為降異光滿室眾所共覩李公語人曰節公佛菩薩地位中人也歲大

侵浙河東西殫死者綴橫溝壑間師出衣孟之賞建無遮大會
 三晝夜施者不暮而集瑞應之迹尤多而師未嘗言之蓋自雙
 林唱滅世遠教分殊師與旨莫適相通師雖受持律部而兼脩
 念佛三昧劾古人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和尚嘗曰吾生
 弘毗尼死因安養平生所渴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繼善述惟
 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今住越之東山禪寺孫若干人其上
 首明慶住持講律宗主志果狀師行業請為之銘用刊于茲碑
 銘曰

佛火滅度三學殊宗卓然大智合異為同惟師承之克協其志
 會二法門歸一大事鼓祥効瑞人天具依靈根不壞宰堵隸二
 有大慈藹為律宗主謁辭樹碑昭示所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太虛俗姓茅氏世為餘姚人
 年十有出家於里之岫山又十有三年祝髮於抗之昭慶明
 年受具戒於明之開元依碧溪聞公於明之延慶抗之集慶者
 父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止觀法門於桐溪濟公既歷四行
 雪岑海公為升座說偈曰以主觀事之何返岫山於是乾符父
 廢新復半岩全公比溪謙公咸護以興造師為募施者建寺如
 其舊買田六百畝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空居焉法席偶虛
 江湖道俗皆冀得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揚某為
 構精舍城東三里所自有司以聞于 朝有旨賜寺額曰慈
 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龜勉受 命為買田三百畝有
 畸贖其衆而仍居乾符俄奉淨業會於慈濟與眾別明日遂別
 士大夫常所住還者又明日示寂於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

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日奉全身塔于慈濟
 寺東南若干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人法言既嗣住慈
 濟始狀其行事頌刊之茲碑潛謹為之序曰師家故業儒詩禮
 之孝厥有端緒今不言尊其教也粵自大雄唱滅殊師異旨莫
 適統一惟天台之傳為得其宗而學者或枯於章句有教無行
 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半行坐非
 行坐凡然其頂者三藝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
 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寓公處士慕而與之游輒
 為峯東林故事四衆從之為四十八願會者座下恒數十百人
 所著書惟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
 歲大饑且疫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闇維法餼送其死無所
 歸者今行中書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師為建普度會十
 晝夜竣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旱告師
 為合同修六十人詣白衣觀世音像前肉香祈哀感瑞光如瓊
 瑤兩三日乃止駙馬都尉潘王謁補恒洛迦山道出四明膜拜
 執弟子禮請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獲異夢益申故事此皆世
 之所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蓋入天台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猶
 曰不可得而知也矧以滑之蒙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
 夫世之知師者乎誤次其畧贊揚方一云尔銘曰
 八教所詮曰一大事孰味其依得語失義有偉大師玄珠密契
 爰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網可裂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芳施
 世出世樂平等不二侯王順風天龍効瑞徒闢應迹莫表階位
 勒文焯奕式告來裔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錢唐真如觀主大師示寂後五年弟子慧炬始以狀求予銘其舍利之塔予退休之餘方掃除筆研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夙所欽慕而慧炬又遣使馳書踰濶江而求何敢以荒落固辭按狀師諱正壽別稱松壑族姓徐氏杭之錢唐人父名某家故業儒師自髫髻之年厭塵俗棄家李淳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演福寺某年從住山柳塘權公法師得度為沙門誦經禮佛晝夜不輟平居食不過中齋不至席嚴持禁戒彌久益堅某年玉岡潤公法師來住是山師既聞妙教即立妙行道者日廣遂陞居第一座為李者師座下恒數百人師隨杖開示縱談極辯未嘗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之母某氏賢而有識每戒之曰慎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恪遵毋訓諸方以聘幣來者皆峻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復始雖寸陰弗棄有施以財物者輒均分於眾而以已所得贖禽魚之屬以放生衣鉢之外絕无長物某年肇建真如觀堂於錢唐城北母亦隨喜盡出其奩具以資役費堂成奉安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人修大悲懺三七日又別立普賢道場歲修法華三昧構重閣度置金書大般若經銀書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為講堂以待來學師凡造佛像演經文主懺期授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花靈光瑞相變化非一莫可殫紀至正二年春二月俄示微疾語其衆曰佛涅槃前一日我當去可為我建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西歸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達旦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勵生徒安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鵬若干十九日闍維啓龕視之顏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火輪中放金色光涌高數

丈衆共觀師坐五色雲端凝然不動遺煇中舌根不壞得舍利無數其徒相與謀而起塔於觀堂之 若干少師所度弟子得其法者曰德禹嗣主觀堂曰普曜住車溪廣福教院曰慧炬及宗勝英辯慧寧至道居安等今同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以千日為期云銘曰

衡台之教曰言以傳惟真如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具四三昧圓修圓証持持方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接物利生天神降靈至華現瑞感應之交靡容思議化期既畢駕言西歸萬目所瞻真身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馮以銘詩式櫛摧慕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身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被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其謝事而去迄今十有四年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欲望其聲光接其辭氣而不可得今住持臣僧顯儀實師法嗣之上首謀立石以頌其德使覽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刺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制可其奏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晉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別敕集賢侍講學士臣期頤篆題其額臣晉謹按師名洪亨順德之恭陽鎮孔氏子也家本業農而其父嗜讀書為善士母仁慈而有賢行尤崇信釋氏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翌日而師以生師天稟迥異常兒自幼不茹葷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即令出家禮本府開元寺須公為師服勤左右朝夕匪懈師性醇厚而言簡樸人未嘗見其喧譁戲笑年

二十得度受具徧游講肆微言奧旨無所不達謂單提直指乃
 向上宗乘之捷徑遂至京師謁西雲禪師安公於大慶壽寺一
 見輒加賞識命入室侍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呵責畧無動色
 西雲大奇之傳衣而行為西雲唱戒師法兄北溪禪師延公
 嗣領其衆首命師主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挈瓶錫南游襄漢
 江淮間凡名山巨刹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
 會于大同還駐竹林寺未幾復歸休于慶壽尋以此鉢門主鼓
 村之觀音院垂及五年四衆傾慕施者至集大殿丈室門廡咸
 為之一新北溪退席法兄雲禪師興公繼之命於第一代玄
 冥禪師法座兼拂拈香開堂演法出世住持奉聖州之保寧寺
 甫四年信嚮者愈衆魯雲逝而師以公奉補其處亦止四年小
 大之務靡不尽心策厲其徒多成法器俄一日大書偈曰和南
 上禮諸高德別請他人拯釣舡書畢投偈於地芒鞋竹杖出門
 徑去衆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於文明門外一小院
 兩班執事率衆邀迎師不為起再書偈曰策杖腰包歸去也再
 來不直一文錢衆莫知所為乃相率白于宣政院遣客省使詣
 師挽留之仍詢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
 住此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省使還院白其事皆歎曰去富而
 就貧真所謂高僧也太師右丞相秦王伯顏在中書亦遣官再
 三勸請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乏
 不出戶者踰十年顯儀既被 上旨來補其處乃遣迎致師
 於故所住觀音院以便展省師年垂七十耳聰目明住世歷劫
 未易量也所度弟子勝喜勝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
 儀及永平開元住持某某等若干人惟慶壽實四方禪宗列刹之

首 朝廷嘗刻玉為印以賜之崇階显位之所加後先相望
 當路知師雅意謙退第奏請降 旨賜號其大禪師其高風
 遠致槩可想見而臣潛起自衰退久竊寤榮預何足以知師受
 詔書辭無任愧懼其銘曰

鏡二人師祖道是承蕪善三孝實為一乘精求博訪玄機密契
 燈皆同明海无異味推其自利用以利他雲奔川湊如客赴家
 功成身退拂衣遠幸蟻聚鱗集如兕失母四衆攀慕万夫莫迴
 迹有隱顯心非玄采動也時行靜也時止出以濟物處以全己
 龍象所萃人天具依鴻飛冥冥二者奚為名之我隨上徹
 當宁詞臣作頌清風千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世譜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西域鼻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采思生而
 矣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
 壤之豐厚遠主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
 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采思生
 帖穆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坊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
 人不敵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自以為氏帖穆爾越歌生伯
 索麻也里東年十四而遼亡夫 母所在為金兵所掠遷之遼
 東父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瀝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
 耕稼畜牧費累鉅万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
 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逮事親何
 顏事君子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東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
 罕性純愷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
 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讀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所不通豪傑
 之士多樂從之游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幸有以
 具甘旨夫復何求况昆弟皆蚤世我出孰與為養乎父有疾粥
 葉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為而殁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年
 母亡執喪亦如之聞者皆曰萬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王
 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悉
 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通
 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拜禮吉思忠信而多智
 且善於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 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
 不凡稱歎久之司賜名曰也而忝圖古捏漢言能士也暨再使
 回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
 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
 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及道失身雖生何益
 留之三句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

太祖思其賢遣內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
 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末挈家徙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里
 只諭旨曰寧死歲幣必得斯人宣宗幸和議之成強遣之汴江
 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資
 敵豈謀國之道哉遂輟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昭
 勇大將軍尤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管
 判官至則率賢才脩軍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瓜
 蓮同蒂之瑞並見民既甦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
 歸焉元光二年秋諜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
 素與之不協乃戒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滄水戰
 不利且戰且却將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尽援絕人殊死戰大
 軍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聞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為
 福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親率降之又不可聽而下馬
 持短兵接戰將突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敲弓持滿環
 向而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殺者畢發夫集其身如蠅罵不
 絕口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者數

十人事聞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諡忠愍勒葬鳳翔普門寺之東立廟賜額曰復忠事見金史宣宗本紀新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於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近臣之家皆羈于汴之青城

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札持黃旗撫問其家得其三子俾入覲於和林

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線真內侍蒙速速引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旨曰此也而添圖古捏之子乃父忠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曰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性倜儻多謀略累有戰功終於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間咸都失刺約實謀並居天山天民山東諸路權益使從伐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江州等路達魯札赤二子奧刺罕楊子縣達魯札赤保祿賜魁偉沈毅語言辨給嘗為湘陰州達魯札赤單騎往說左江反者悉降遷同知南安路控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焉奧刺罕子闕里奚斯易縣達魯札赤保祿賜子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史遷中書省掾校官闕里奚斯子祖仁國子生靈璧縣主簿月忽難歷事

太宗 憲宗

世祖三朝終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茲故弗序月忽難十一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書世敬通州達魯札赤幹沙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山府織染

提舉夫吉絳州判官世祭瑞州路控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節入道於王屋山禮下沙場提司令贈浙東道宣慰司都事淵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敬子開在京倉某官世靖子岳難蘭溪州達魯札赤世祿三子失里哈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繼祖大都宣課提舉也里哈不仕失吉子雅古世榮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饒富池茶監潤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卒官御史中丞任竄顯其行能勞烈後之乘史業者當為立傳茲亦弗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公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某場某官祖謙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子祖中某副使祖周卿貢進士廣西廉訪司知事祖善進士河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淵三子祖元卿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某路儒學教授叔清開子某失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縣達魯札赤也里哈子蘇刺哈囊陽縣主簿雅古四子某某某其祝饒子某祖仁子伯嘉詔祖常二子武子奎章閣學士院典籤文子秘書監著作郎祖義子獻子國子進士舍山縣達魯札赤祖烈子惠子高郵府知事祖中子帖木爾卿貢進士祖周子明安沓爾某稅使開孫猶子鄉貢進士

史官黃潛曰古之得姓者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字所取非

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則以官為氏者也昔臨川王安石為許

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國而其傳緒始顯馬氏之有姓造

今僅二百餘年故子為其世譜可得而詳焉然子觀許氏有唐

睢陽守遠伏節死難與恒州府君事正相類而臨川論盛德必

百世紀獨上推於伯夷而歎其後世忠孝之良不得與變革熊
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嗚呼遠之不得與變革熊虎並馳所遭之
時異也恒州府君名聞 上國數見羅致誠使知曆數之有
歸而審於去就翊扶輿運紀功太常視變革熊虎尚何歉乎庸
備論之以著于篇

家傳

太傅王安忠憲王家傳

王諱柏鐵木爾其先出於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
塔不台當

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可汗來
觀于幹艱怯魯憐之地 上撫慰之甚至命統本族軍從卓

赤察合驍兩太子掠漠地下桓昌諸州及豐勝雲內大同等城
既班師而陳其勞績賞賚彌渥遂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於野狐嶺取宣德等城追掩金兵直抵居
庸關功最諸將被 旨以本族軍由河西隴右入關陳所過布

宣威德禁止殺掠衆皆悅服還師河南復被 旨西征至延安
殺于軍會祖諱阿達台從

憲宗伐宋攻釣魚山而殺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於
太祖第二幹耳朵忽蘭皇后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官闕以勳臣子孫俾掌門衛克稱其職有
子二人長曰禿忽赤次即王之考諱曲樞幼失怙恃既長性沈

靜悃悞而無華事
裕宗未及用遂為

徽仁裕聖皇后官臣以謹厚稱

仁宗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擁翼之其後從
仁宗侍 母后之懷孟之雲中備彈其勞

武宗知其忠降手書封諭賜以官人王氏尋佐
仁宗平內難迎

武宗即皇帝位尊

母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事行大司農領詹事院事未幾除太子詹事平章軍國重事進太子太保領典監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大司農領大醫院崇祥院翰林國史院典瑞監提調回漢人司天臺事附自榮祿大夫再遷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應國公任太保者十

有八年小心慎密認然以愛君憂國為心

仁宗特命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崇仁迪慶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祁連王謚莊穆曾祖諱純誠懋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謚康懿祖贈推誠保德輔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謚忠靖

高祖妣伯顏忽都曾祖妣伯牙真祖妣穆忽理並追封祁連王夫人仍勅集賢大學士郭松年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

碑

仁宗嘗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曲樞之功朕所嘉尚其

為治壽藏鄰于司徒之地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發官帑為何窳穴植華表列翁仲如式薨遂窆焉妣曰順國夫人撒

法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方娠夢羽衣神人授以大珠煜煜走掌中亟納于懷悸而遂悟王生有異質警敏絕人

至元二十二年王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每侍宴未嘗有童心日進膳羞必先主而後已尊卑之分肅如也比長寡言矣威重不撓為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倚為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孟學之雲中負羈

緹屬囊鞬冒雨雪凌險阻衣不解帶骨不露膚自夜達旦未嘗輒去左右太保持大體以總綱維王則奮智略以應機變兩官特以為安十一年

仁宗在懷孟聞國恤而內難將作夜幸王寓舍密與之謀王對曰此事間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可也遂決策北行質明王從太保簡車徒環甲冑整部伍扈兩宮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都以為自天而下王父子與

仁宗掃除姦寇廓清宮闕

武宗之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與魯管內勸農事重潛邸也尋賜以黃金為兩二百五十白金為兩五百中統鈔三萬貫留為太子

府正

仁宗諭之曰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廢政汝悉統之有請有賜可否惟汝乃以上聞遠有常憲王職官禁正己以律人同僚微

有所徇即面折之不少貸胥吏懾服內外凜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廉訪使郭公某有賢女實

順宗皇帝妃郭氏之兄子幼從姑氏長於宮中克有淑德遠近侍傳 旨于妃之子 皇兄魏王以為王夫人至大二年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叅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官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工

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牧園等事柏鐵木爾悉總之仍賜重書五給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有所奏啓則馳上之王視事未期而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家令凡周

侍御帑藏委積工藝隸籍東宮其出納進退惟王是決母
賜璽書如前王率職惟謹王之還自陝西也言致治之道
人為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任風憲有能
聲令家居三十年矣其次若同寬甫賈文器侯伯正華學問政
事皆有可采謹具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驛召至闕拜松年
為太子諭德尋升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善文器伯正
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于時詹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諫曰兄
為天子弟居東宮令中書受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立
衛自岐而二必啓嫌隙惟熟慮之

仁宗默然稱善者再事遂寢聞者歎服焉

仁宗嘗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池供張已具王諫曰主上方勵
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踈虞如社稷何

仁宗嘉其言而止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賚以旌其直至大
四年二月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尋擢侍御
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振紀綱達耳目惟卿是賴其勿辭
王乃拜命即以臺評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敗
官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扣頭陳

世祖舊訓所以彰善癉惡之意卒罷之王偶鹽亭有執院在側
者王問汝何官曰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院可乎
其人愧慙不敢復出於是紀綱大提百司悚然先是議罷僧道
官王力贊之僧道求謁者皆拒不納 上將以暮春之月幸
香山寺王諫曰麥秀方滋千乘萬騎徒御雜遝不無蹂踐農民
何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道以康四海不猶愈徽福

於浮屠乎 上遂不往有伶人奏樂忤旨命誅之王諫曰法
者天下之平也奏樂有忤而真重典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之
乎乃命杖遣之八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十一
月羣臣列侍于嘉禧殿 上謂王曰汝未亂事朕至今餘三
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集皆汝之謀強朕無隱汝忠
莫並汝勞莫多汝心汝績惟朕知之其以

睿宗皇帝孫鎮遠王也不卜之女名失烈門者配汝以稱朕意
王再拜辭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冠寶帶黃金千兩白金
萬兩中統鈔十萬貫尋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廢政凡有所敷奏者必
先關白於王然後以聞王且暮上側服食既御即以賜之眷遇
雖隆王兢兢自持不矜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諛以為容悅蒙
蔽以遂其私由是出入禁闈者無敢不慎 上嘗宴文德殿
甚歡近侍乘醉請尚方衣帶王奏曰 聖主一日萬幾宴集
宜有即今贊御之臣不能諫止復乘間僥倖錫予不忠甚矣乞
追還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之一日 上坐便

殿問王曰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王對曰今以季勞用人何由得
才右有科舉之法 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以時述
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為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十
一月進階榮祿大夫二年二月兼大都屯田事十二月拜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為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
三年五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兩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
睦族為先親屬諸王遠戍邊境為國屏翰願領頭雖有尋典
願陛下間遣使賜之對衣法酒以勞問焉 上嘉歎久之即

遣使分持衣酒以賜有旨令中書賜近侍以中統鈔為賞五百餘萬王奏曰有功固不可不賞然自陛下登大寶以來嘗頒養矣况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用民將奚堪惟陛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為務 上從之而止王奏回而不速見麻氏僻在西陲未霑聖化其俗兄弟自為婚姻敗常亂倫莫此為甚乞嚴禁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其奏下有司著為令某年正月旦會朝 上命盡以內外進獻之物賜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茲又加以重資何以克堪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其勞 上嘉其廉而衆懷其惠留守歲往還上京例張盛宴為費不啻王一切奏罷之集賢大學士大慈都以其弟入見獻水獺狸一 上命賜中統鈔伍伯綾王諫曰一種之微酬以重賜四方來貢何以繼乎 上笑而却之某年時巡上京欲以初秋燮鑿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有定制今禾稼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下法舊制以惠斯民幸甚 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旨以王長子完者篤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王辭曰臣父子無分寸勞忝竊非據况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完者篤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其子何以訓百官乎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別加任使卿勿多辭完者篤雖拜命王終不敢令其視事王嘗侍立於便殿有弄臣用言戲之 上微哂王正容而進曰臣身居廟廟豈壁倖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恤第恐貽笑天下耳 上亟命左右拉其人出之四年八月 上諭王曰昔我

大祖皇帝肇造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蕃屏剖符裂土錫以玉爵所以培養元氣敷叙彝倫也近聞其子孫嗣襲多不以序得非翰林臣僚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掌翰林以釐正之遂拜學士承旨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兼職如故王稽圖列別本支序定如舊制國族大服 上聞之喜曰朕固知非此人不能辦也中書左丞相哈散與王同侍 上於寶慈殿哈散奏乃者財用空虛並由賞賚之濫請自今一切毋與王曰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審不可濫耳 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章佩監事十一月加提調崇祥院事冬至日 上坐文德殿大史進授時曆王執曆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真後世橋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初政清明中邊未戢遂不復振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興惜乎天不假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年矣 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懷曆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君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廬晝夜臨闋四十餘日未嘗少間 英宗遣近侍慰之曰卿悲痛極矣縱不願身獨不念朕乎朕之倚卿尤甚於 先帝也命送歸于里第日遣問焉

英宗踐祚之明日御大明殿大臣貴戚皆列侍 詔王而諭之曰先帝嘗囑卿於朕曰栢鐵木爾自幼事我終始于一捐軀盡瘁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汝其

上諭王曰昔我

母存吾志言猶在耳朕不忍道茲用揚子大廷俾眾知之遂以所服珠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先帝以卿付朕卿不負先帝肯負朕耶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泣

對曰臣不昧事先帝幸無大謫今陛下上繼先志曲垂眷注臣敢不竭犬馬之力臣竊以為聖君之初政左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達天下之幸也上曰然四月復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職如故王自是奮發盡言無所迴撓而羣小有不堪者矣因構誣言浸潤曰甚

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待遇益疎王不為變上亦尋悔曰久不見柏鐵穆爾矣在廷忠厚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殆羣小之言蠱我耶朕不逮先帝之明遠矣復召見厚禮之命仍掌環衛王見言既不用而妬寵者尚眾遂退隱于雲山之北

英宗崩晉王入踐大位泰定元年召王復為留守王以疾辭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薨于上都西門里第年四十有五有旨賜以中統鈔二千錠給驛護送還大都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宛平縣先塋之次王偉類美髯自結髮至強仕終始于一不為利誘不為威湯不好貨殖不貪祿位公不避怨私售恩聖眷雖隆未嘗自溢知無不言必以正初

明宗之西行也興聖諸臣定謀禁中王默言於仁宗曰兄弟揖讓古所罕見既盡美於前矣今議傳次倘先兄而後已庶全聖德予以正前人之緒絕他日之虞惟陛下察之時雖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鯁直暨

明宗入辭王復奏留燕餞而後行道塗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

豫備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大駕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疑以召至京師王奏皇屬至親且有功何可以無稽之言而廢之

上悟尋遣還鎮又有以異姓王行樞密院事者或告其怙克軍餉上怒將置諸法王奏國初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馭軍有法遠人畏之奈何自撤藩屏

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齊重寶為謝王斥去不與語初作西宮卒徒服役者數千人廩食不繼有一卒至宮闈丐食以闢入為衛士所執

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以飢故情有可矜乃賞其罪并餘卒悉放還營仍著令役者以歲更而給其衣糧宿衛關人按籍輪直而官無廩給王為奏增冬衣日饒自是免於飢寒之舌相率繪王像而祠焉故平章政事趙公世延為中執法時嘗與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會

英宗在諒闇中復出據相位遂起大獄以事報復趙公以王力救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薨趙公致莫甚哀人始知之其知國體識時務陳善閉邪為世所稱道者如此至於謀敵之大焉策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眾人所得而聞矣觀夫皇慶延祐之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心者可知也太保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興不少懈及疾不可為治復允諸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罔極之恩既以無報今居乎中國獨不可行先王之禮乎不然是不以禮待吾親也躬衰居倚廬哭桶以節薦莫以時後居內憂亦如之遂世守為家範則王所以盡為人子之道者可知也不亦忠孝兩全矣乎蓋王天性超邁德量恢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強學而自與古人暗合者

宜乎光輔 累朝 有世祿克著今名於當時也且我朝大

統幾傾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二肇謀 大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違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蠻子以才行歷官華要編有能聲徹聞

朝著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太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寧 德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諡忠惠妣順國夫人追封廣陽

王夫人王贈宣忠濟義協誠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文安王諡忠憲王妻魯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齊

國太夫人封文安王夫人

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贊王畫像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玄制為王神道碑銘俾翰林學士承旨愛囑中書左丞許有

壬書篆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薨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

王父子積累也厚有以昌其祚胤至於事久論史而天道之昭

昭有不可揜過者矣忠惠王之兄禿忽赤未任而卒後以子貴

贈純誠保德濟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

王諡忠簡先是莊穆王從

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

仁宗特命升其萬戶府為隆鎮衛降銀章金虎符以忠惠王為

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傅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眾家為

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兄伯都由翰林學士三遷遷授中書平

章政事擢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沒贈克勤智義

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

公諡安肅王初娶唐兀氏奴倫其達魯花赤伯家奴之女由魯

國夫人追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

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

子人稱其賢三娶鎮遠王之女失烈門亦

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篤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遷秘書卿次道童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

庫提點次蠻子郭太夫人出今為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溫恭明敏好學篤行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稱娶乃蠻

氏奴罕卒繼高昌氏答兒麻失里並封范陽郡夫人女三人長

哈禿納適鎮遠王之子幹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奴適崇福司少

卿答兒麻失禮次 寶通衛王寬徹班孫男四人惟王有傳在

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 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

書者且載於秘宇閱者有禁令做昔人家傳之法來輯行狀神

道碑撰次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濟其羨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它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授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為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剗焉而開若啓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士大夫多為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為之序云

金華黃潘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耻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宗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為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時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節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予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

中書用劍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金華黃潘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尾

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晉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履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斂斂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高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堦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高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謨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姓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閭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甲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唱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

官七年舉憲更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端永綽然有古風特真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捲捲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邊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著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瀛傅藻等咸來相治

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楚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因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陰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瑋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眾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劫欲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別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子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藉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幣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擄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掣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嵯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真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逮捕餘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徒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遂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率執近臣講文之迷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達輩官者一減資者五銖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

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擬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執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殁營塚於三蓋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鄰有急覲得片言為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讓其絕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照如陽春曾不少留礙馬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惟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棄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

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毅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鉤直與漢唐倖戚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群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庶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賜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披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金華黃先生文集札記

卷第一 二葉上五行久安安當作客 三葉上一行

剝琢琢當作啄 四葉上十五行仰悲鴻鳴句脫一字

下八九行亶亶物變亶亶下脫一字 九行渠渠長者

句脫一字 五葉上十行如何有假有下脫一字 七葉

上二行不懼不豐懼下脫一字 二十行壘勺壘當作

轟 下五行嗟我幢幢我下脫一字幢當作幢 廿三行

掩袖啼袖下脫一字 廿四行樛蒲當作樛蒲 九葉上

五行剝琢琢當作啄 下三行背城城下脫一字

卷第二 一〇葉下廿三行稽中散稽當作稽 一六

葉上三行棋花棋疑琪之誤 二〇葉上十八行比山比

疑北之誤

卷第三 二一葉下十七行暝眩暝當作暝 二二葉

上廿三行疆秦疆當作疆 下廿四行其馱馱疑馱之誤

二三葉上三行富疆疆當作疆 下十九行二四二疑

三之誤 二四葉下三行注問官問字疑誤 七行注先

萬萬字疑誤 八行注轉施施字疑誤 二五葉上十三

行注風壽壽當作濤 二六葉上十一行仕子朝子當作

于 二七葉上三行篇檟檟當作檟下吏檟薦檟等均同

十三行白若辱白上疑脫大字 二九葉上一行彼其

失失當作去 三〇葉上廿二行模宣獻模當作樓 三

一葉上廿四行波羅密密當作蜜下同

卷第四 三六葉上廿四行潘公事人公下脫一字事

字疑誤 三八葉上九行休植植當作植 三九葉上十行

俺留俺當作淹 四〇葉上十一行暝投暝當作暝 四

三葉上八行脫命毫髮命下脫一字 四四葉下四行處

公在在當作左 二十行逍逍當作逍遙 四六葉上三

行耳自衞自上疑是恥字

卷第五 四七葉上十四行手儀手當作丰 十五行

誰同同當作司 四八葉上二十行珍瓏珍當作玲 四

九葉上八行態君態當作熊 五四葉上八行簷花簷當

作薈 五五葉上一行遠重重疑更之誤

卷第六 五九葉上十二行更逢逢當作繞 二十行

忽聞忽當作忽 下十二行雲波波疑波之誤 廿四行

微范范當作茫 六〇葉上廿三行歸塔永塔當作路

下十一行人問問當作問 六一葉上十六行道□道下

疑是上字 廿二行半標半當作丰

卷第七 六九葉下三行珍座當作珍瘁 廿一行密

章密當作蜜 七〇葉上十四行乘與與當作輿 七一

葉上廿一行林字字疑孚之誤 廿三行川祇祇當作祇

七三葉下廿二行閑邦邦當作邪 七五葉上廿二行問

學問當作問 七六葉上二十行游神子子疑乎之誤

下七行禦悔悔當作悔

卷第八 七九葉上十九行袍帽帽當作帽 下一行

命須須當作頌 八一葉下二行雨持雨當作兩 八二

葉下十九行俟弗爲動俟當作侯 八三葉上二行檀

事檀當作檀 八五葉上一行秉國之均均當作鈞 八

六葉上五行起居泚泚當作注

卷第九 八八葉上十二行寢制制字疑誤 八九葉

下十三行不愆十素十當作于 九二葉上十九行成

有急成疑或之誤

卷第十 一〇〇葉上十一行擔登登當作登 廿三

行殿擔擔當作檐 下十一行瞻學瞻疑瞻之誤

卷第十一 一〇六葉下十二行景定未未當作末

一〇七葉下七行勦記記疑說之誤 一〇八葉上二十

行予嘗予當作子 一〇九葉上三行冬有有字衍 一

一五葉上三行藻績績當作績 下六行那須須當作頃

卷第十二 一二三葉上二行北丘北當作比 下十

一行造大娥娥當作娥 一二四葉下廿二行來淚淚字

疑誤

卷第十三 一二六葉下九行浦江縣比比當作北

一二七葉下廿四行訴予予當作于 一二九葉上四行

直其末□末下疑是耳字 一三一葉下六行深鞞鞞

當作鞞

卷第十四 一三八葉上十九行東乎乎當作平 一

四〇葉廿三行不典典當作與 一四一葉上一行一伐

伐當作代 廿一行孽阮孽當作孽 廿三行偶坐偶疑

隅之誤 一四二葉下一行不可□可下疑是屈字 八

行右淡右當作古

卷第十五 一四五葉上一行賒吏賒疑賂之誤 三

行盧中中當作甲 七行其回回當作目 一四六葉下

一行膏盲膏當作盲 一四七葉上十四行石瀾瀾疑欄

之誤 下九行掩靄掩疑掩之誤 一五二葉上廿三行

溫清清當作清

卷第十六 一五七葉下十二行後生之聞之上之

字衍 二十行格力之□之下疑是單字 一五九葉上

七行禮鎬禮當作禮下同 一六一葉下三行樾胸樾疑

樾之誤 一六三葉上十一行下皆下當作不 廿二行

以祛祛當作祛 下九行偵賄偵當作貨 廿四行大

毋毋當作冊 一六四葉上二行見於詰詰當作詩

卷第十七 一六四葉下十行特奏名名下疑脫者字

一六六葉上一行簫然簫當作蕭 下十五行更喝喝

當作唱 一六八葉下廿一行右詩右當作古 廿四行

承乎乎當作平 一七〇葉上十八行險驅險疑陰之誤

下八行服徐徐當作除 一七一葉上十一行知其□

其下疑是始字 二十行潛雖□退退上疑是衰字 一

七二葉上十九行偵同同當作伺 廿三行未任人未當

作夫十品十疑才之誤 下二行秉鈞鈞當作鈞 一七

三葉下四行推矛矛當作予

卷第十八 一七四葉下八行禹宄宄當作穴 一七

六葉上十行不有知知疑如之誤

卷第十九 一八七葉上十行暇目目當作日 十二

行朱生濂朱疑宋之誤 一八九葉下十二行忝冒冒當

作冒 一九〇葉上十七行褒然褒當作褒 一九一葉

上六行青青子衿衿當作衿 八行當守守疑宁之誤

卷第二十 一九一葉下六行上宜上當作土 十三

行色日日常作目 一九三葉下五行此執熱當作勢

一九四葉上九行安宋宋當作定

卷第二十一 二〇三葉下六行子嗜書者子字疑

誤 十六行後六年六下疑脫百字 二〇五葉下二行

一十四日一疑二之誤 二〇六葉下十七行慕毋譜

譜當作潛 二〇九葉上七行皇佑佑當作祐 二一〇

葉上一行追士追當作進 二一一葉下三行二十當

作千

卷第二十一 二二三葉下三行尤誰誰疑詳之誤

九行闌隰隰字疑誤 二二四葉上十九行一力力疑女

之誤 二二五葉上廿三行傾動俗俗上疑有脫字 二

一六葉下七行改之改當作攷 二二七葉下十行薄尉

薄當作簿 二二〇葉上廿一行祭妹之之疑文之誤

卷第二十二 二二四葉下二行辨香辨當作辨 二

二五葉上九行磬欵磬當作馨 二二七葉上一行刑定

刑當作刑 二二行童三上童當作章 二二八葉上廿四

行劇□劇下疑是縣字

卷第二十四 二三四葉上廿二行大歲大當作太

二三五葉下三行二月八八下脫日字 十一行太帥帥

當作師 廿一行時十有一時下疑脫年字 二三七葉

下十五行運采采當作米 十八行事間間當作聞 二

三八葉上十一行平章省三字衍 二四〇葉下十八行

蠶綬蠶當作蠶 二四一葉上十二行父獨任父當作公

廿三行所以至以字疑衍 下十四行積慶所鐘鐘

當作鍾

卷第二十五 二四四葉下十行神通通當作道 二

四五葉下一行徒汝徒疑從之誤 二四七葉上十五行

慎選投投疑授之誤 下十六行不曾千餘句疑誤中

夫中疑大之誤 廿一行震鷲鷲當作鷲 二四八葉下

一行爰輒輒疑誼之誤識還還疑遠之誤 二四九葉上

四行軍氏氏疑民之誤 十六行訢流訢疑沂之誤 二

五〇葉下五行其奠奠當作會 二五一葉上二十行犯

衝之鄙縣衝當作衡 下四行巨測巨當作巨 十七

行交祉社當作趾下同 二五二葉上十四行湍駛駛當作

作駛 下廿四行上官上疑土之誤 二五三葉上一行

詳蠻詳疑群之誤 廿四行儻不不即死衍一不字

下十六行勳民民疑名之誤 二五四葉下廿二行忽林

池林上文作休 二五五葉上三行上海海疑每之誤

者者上疑是薛禪二字 十一行耶命耶疑卽之誤

下九行臣不朕朕疑佞之誤 二五六葉下十九行儻以

袞職儻疑榘之誤 二十行刻密密當作蜜

卷第二十六 二五七葉下七行器者器上疑是

神字 十七行佩金字佩當作佩 二五九葉上十三行

問進問當作問 下十九行仙江淮仙字疑誤 二六〇

葉上廿四行而而禁之上而字疑誤 二六二葉上十行

召人人當作入 十七行貴辨疑責辦之誤 十八行西

城城當作域 十九行特丞相特疑特之誤 二六三葉

下廿四行始亂始當作治 二六五葉下三行范惇惇當

作椽 四行栢頡頡栢當作栢 廿二行慕淘金慕當

作慕 二六六葉下十九行楮弊弊當作幣 二六七葉

上九行尤土土疑工之誤 十行命工工當作公 十三

行末幾未當作未 廿一行通楊湘通當作適 二六八

葉上十六行真藁真疑具之誤 廿三行尋翰林尋下

疑脫以字 下九行瘦死瘦當作瘦 二六九葉上六行

瘦死瘦當作瘦 二七〇葉上六行必失失當作式

卷第二十七 二七〇葉下八行傅文傅疑博之誤

二七一葉上十九行儲一二當作貳 二七二葉上九行

罄欸罄當作罄 下六行則金何圖何當作可 二七

三葉下八行六氏六疑陸之誤 二七四葉下十八行帖

轉運使帖疑估之誤 二七六葉上一行未哀哀疑衰之

誤 二七七葉上一行風來來當作采 二行一新二當

作一 十五行華鄉司華疑革之誤 二七九葉上三行

勢節勢當作執 廿一行未疾未當作末 二八〇葉上

八行博雅博當作博

卷第二十八 二八三葉上八行大寔寔疑寔之誤

二八四葉下十七行明於義義下疑脫利字 二八七葉

上二行銘下脫日字 下二行王辰王當作壬徒睿宗

徒當作從 二八九葉上十一行准東准當作准 下十

九行部符部疑郡之誤

卷第二十九 二九一葉上十四行通文史練練字

疑誤 下十六行喪之喪過哀下喪字衍 二九二葉

上七行密章密當作蜜 二九三葉上二行馳恩馳當作

馳 二九四葉上三行訴于有司訴當作訴 二九七葉

上十五行寢迷寢當作寢 下六行囊楮疑楮之誤

十行蹈流蹈當作緇 十一行齧糜糜當作糜

卷第三十 二九八葉下六行崔或或當作或 十行

撫其撫疑撫之誤 廿三行以侍侍字疑衍 三〇〇葉

上四行膏盲盲當作育 十四五行紛絃絃當作絃 三

〇一葉上十六行道壑壑上文作壑 三〇四葉上廿二行

子立子當作子 下二十行王申王當作壬 三〇五葉

上二行亡盧盧當作慮 三〇六葉上十三行贊於今

文贊當作贊 三〇七葉上七行交政政當作攻 三〇

八葉下七行寢失寢當作寢 三〇九葉上一行仗義仗

疑仗之誤 下廿二行隴而而當作西 三一〇葉下十

一行密章密當作蜜 二十行鈴轄鈴當作鈴 三一

葉上二行曰推推疑偶之誤 下六行勤辭勤當作勤

卷第三十一 三一二葉上六行立選立字疑誤 三

一四葉上一行曰汝遺眦汝初命二句有脫誤 七行

准旬當作准旬 廿一行以爲利爲下疑脫水字 下十

行誤樂誤當作娛 三一五葉上六行姓氏姓下疑脫王

字 十四行第子第當作弟 下廿三行市佑佑當作佑

三一六葉上九行浸鐵鐵疑鐵之誤 十一行徭獠徭

疑徭之誤 十五行先生生疑王之誤 下三行今一新

今當作令 十八行成訝公成疑咸之誤 三一七葉下

二行不逞之徙徙當作徒 四行肅廉訪使肅下疑脫

政字 三一八葉上二行田畦田當作日 下八行岡敢

岡當作岡 三一九葉上十二行云弊云疑之之誤邑夫

夫疑去之誤 十五行追乎乎疑呼之誤 下十二行印

綬綬當作綬 廿一行社工部社當作杜 三二〇葉上

一行煦磨煦當作照 十四行擊疆疆當作疆 十七行

拱未未當作木 下一行絡事中絡當作給 三行責

游責當作責 五行角解解上一字原不成字 七行困

革困當作因 三二一葉上三行盡傷盡當作盡 下十

五行祈爲詩祈疑所之誤 廿一行菜老菜疑菜之誤

三二二葉上五行鐘愛鐘當作鍾下同 三二三葉下七行

恍悌恍疑恍之誤

卷第三十一 三二七葉下七行內改改疑改之誤

二十行孔顧顧當作碩 三二八葉上九行向博疑有脫

誤 下廿三行間其無人間當作闕 三三〇葉下廿四

行正襟襟當作襟 三三一葉上二行有四妨妨疑妹之

誤 三行□勢利勢上疑是視字漢如漢當作漢 九行

憐里憐當作隣 下二行挈挈挈當作絜 三三二葉下

四行徭人徭當作徭下同 三三四葉下十六行告天天

疑夫之誤 三三五葉上十七行生事生疑坐之誤 下六

行年乘七十乘疑垂之誤 三三六葉上廿四行民間

問當作問 三三七葉下七行自首自當作白

卷第三十二 三三八葉上十四行故公故當作胡

三四〇葉上三行于里于當作千 十三行江浙浙當作

浙下同 三四一葉上十九行衰朽朽當作朽 下廿二

行白干郡干當作于 三四三葉上五行目已瞑瞑當

作瞑 下九行宋三百百下疑脫年字 三四四葉上十

五行不朽朽當作朽 三四五葉上三行素簿簿當作薄

五行明舊明當作朋 廿二行渥手渥當作握 三四

六葉上廿四行翼而不凡翼下疑有脫字浙西浙當作

浙 三四七葉上九行不朽朽當作朽

卷第三十四 三四八葉上十四行禮弊弊當作幣

三四九葉上廿三行若干千當作干 三五〇葉上五行

四其力四當作肆 下廿四行于著著當作著 三五二

葉下十一行瘦死瘦當作瘠 十三行留君君當作居

三四葉上六行先生生當作王 十三行父諱艮父當

作公 下九行以方郡君憂句疑有脫誤 三五五葉上

六行訥當作訴 三五六葉下十二行治續續當作績

三五七葉下一行以嚴嚴字疑誤

卷第三十五 三五八葉下廿三行未光未當作末

三五九葉下十七行九年元當作元 三六〇葉下十八行

有同同當作司 三六一葉上廿二行我治治當作治

三六二葉上十九行長郎公郎疑卽之誤 廿四行未□

未下疑是見字 下五行成續續當作續當中當作守

九行遺諸諸當作緒 十五行騎追尉追字疑誤

三六三葉下十七行儉簿簿當作簿 三六四葉上廿二行

逮處士居居當作君 廿四行不亡者在在當作存

下一行龜跌跌當作跌 十九行服闕闕當作闕 三六

六葉下十五行季未及謝季當作季 三六七葉上三行

人安人疑又之誤 十五行名路名上脫大字

卷第三十六 三七〇葉上十四行紀篤紀當作純

三七一葉下五行郭文忠王郭字疑誤 三七四葉上一

行所以以衍一以字 十九行在測測當作側 三七五

葉下七行□不不上疑是善字

卷第三十七 三七九葉下五行太和太下文均作大

三八〇葉上九行乃暝暝當作暝 三八三葉上廿四行

儉簿簿當作簿 三八九葉下十八行乎焉疑焉乎之誤

三九〇葉上七行長二三當作貳 三九一葉上二十行

次次明俊衍一次字

卷第三十八 三九四葉上廿三行數陪陪當作倍

下九行遠入入當作人 廿三行洋洋洋當作洋 三九

五葉下一行率高其佑佑當作估 三九六葉上九行世

祖世上脫一字 三九七葉上廿三行自知始知字疑誤

三九八葉上十三行裨益裨當作裨 廿四行脫歡□

刺罕歎下疑是答字 下五行覆部集部疑韻之誤

三九九葉上四行第子第當作弟 七行彼遇彼疑後之

誤 下十四行治下治字疑誤 四〇〇葉上十六行
東疑是江字 下八行致任任當作仕 四〇一葉上

二行祖賦祖當作租 六行居哀毀居下疑脫喪字 下
四行□□郡郡上查元史當作陳留二字 七行非歲非

疑卯之誤 十七行力官官疑言之誤 廿二行邈不相
過過當作通 四〇二葉上十一行徒武義徒當作徒

十二行建君建當作逮 廿三行捕誅者捕當作通 下
十九行西漠漠疑溪之誤 廿四行清客客當作容 四

〇三葉下十一行織量織當作識 十六行淡簿簿當作
薄 四〇四葉上十九行遺以錢遺字疑誤 四〇五葉

下十二行泐溪泐疑松之誤
卷第二十九 四〇六葉下十四行同極同當作罔

四〇七葉上十五行不朽朽當作朽 四〇八葉上十六行
書弊弊當作幣 十七行授以宮宮疑官之誤 廿四行

征從征疑往之誤 下七行君恠恠疑性之誤 二十行

不朽朽當作朽 四〇九葉上十一行未睟睟當作睟

四一二葉上六行馳聘聘當作聘 十七行珠不以珠當
作殊 十八行非歲非疑卯之誤 廿二行失令令當作

今 下七行必勤儉必疑以之誤 四一三葉上二行宋
政間政下脫和字 十六行烈大夫大疑丈之誤 廿二

行浙東浙當作浙 下五行浙東浙當作浙 七行不
朽朽當作朽 廿四行考質玩句疑有脫誤 四一四葉

上三行荏苒在當作荏 四一五葉下十行寢長寢當作
寢 四一六葉上一行禁□禁下疑是苑字 十二行眞

垂垂疑乘之誤 下七行孝弟慈句有脫字 十一行爲
椽椽當作椽 廿四行浙東浙當作浙 四一七葉上十

二行正月四日率率當作卒 下十行不朽朽當作朽
廿四行宋室宋下脫宗字 四一八葉下十七行不朽

朽當作朽 四一九葉上二行諱其其當作某 三行母
諱某夫人諱字衍 八行狻不廢狻疑猶之誤

卷第四十 四二〇葉上十四行緝審審當作密 廿

一行判曹曹疑曹之誤 廿四行家上家當作家 下一

行吳天昊當作吳 八行少帥帥當作師 四二一葉上

九行權早卒權當作權 十六行孝於女女疑父之誤

四二二葉上二行之嘗嘗當作常 十三行乃妹卒乃嘗

作及 下七行不朽朽當作朽 十行陳君竭竭當作竭

廿一行爲君曰爲當作謂 四二三葉上二十行如爲如

當作知 四二四葉上十三行令又六世令當作今 下廿

四行龍岡阡表龍當作瀧 四二五葉上五行子茲子疑

于之誤 下八行妙東東當作東 廿四行衰朽朽當作

朽 四二六葉上六行彼旨彼當作被 廿一行煥童童

當作章 下十七行祠字字當作字 廿二行家舍家當

作家 廿三行其日其當作某

卷第四十一 四二七葉下十六行非歲非疑非之誤

四二八葉上十九行二歲歲疑藏之誤 下二行第子

第當作弟 四二九葉上八行次郎郎當作即 廿一行

汝州之風風下疑有脫誤下文作風穴 下九行焉國

焉當作爲知客知當作如 四三〇葉下十行被國被疑

彼之誤 十八行閱疑開之誤 四三一葉上二行說謁

謁疑謁之誤 五行風駛駛疑駛之誤 十六行第子第

當作弟下同 下十三行第子第當作弟 四三二葉下三

行第子第當作弟下同 二十行一幼身幼當作幼 四

三三葉上三行應曰日當作口 十九行第子第當作弟

下五行持其持當作特 廿二行泊沒泊當作汨 四

三四葉上四行我泉泉疑衆之誤 五行泉滿泉疑衆之

誤 下三行靈祇祇當作祇 十行漢如漢當作漢 十

四行待僧待當作侍 四三五葉下十二行接間間疑間

之誤 十三行序其其下有脫字 四三六葉上十一行

依然然字疑誤

卷第四十一 四三八葉上十六行乾夫櫛夫疑矢之

誤 四三九葉上十一行浙東浙當作浙 下十七行默

坐而暝暝當作暝 四四〇葉上一行浙河浙當作浙

卷第四十三 四四三葉上十一行□母母上疑是父

字 下廿三行發夫夫當作矢 四四四葉下三行浙東

浙當作浙 四四五葉下十行關陳陳當作陝 四四六葉

上九行曾祖諱諱疑贈之誤 四四七葉上廿一行大提

提疑振之誤 下十行有指指字疑誤 十八行右有右

當作古 四四八葉上十二行伍伯綻綻當作錠 廿二

行廊廟廊當作廊 下七行之橐橐疑蠹之誤 四四九

葉上四行臣不朕朕疑佞之誤 十八行威湯湯當作惕

下三行以召以字疑誤 五行桔克桔當作措 十二

行之舌舌當作苦 十五行致莫莫疑奠之誤 廿二行

哭桶桶當作踊 四五〇葉上一行□有有上疑是代字

三行□事上疑是其字 十六行未任任字疑誤

下二行父安王父當作文次行同

元槩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本惟見歸

安陸氏頤宋樓藏書志集部孤本也陸書流

入東瀛其本遂佚於中土叢刊初印得景寫

本傳之於世而元刊不可復見矣心常慊慊

常熟瞿氏上元宗氏各蓄殘本重印從之乞

借謀爲碎錦之合去其複重得卷才三十有

一瞿本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宗本卷十四

至二十卷三十二不足尙十二卷也戊辰九秋

東渡扶桑始於靜嘉堂插架獲覩其全舉所

不足者告之主者慨然許我景印私喜有志

竟成不啻完璧歸趙也歸而手校上板因得

盡讀一過全書卷帙繁重刊時猶有訛奪屬

目所及隨筆札存信乎古書非校不可讀所

可貴者損泐漫漶之字猶可辨認終勝後來

景本之滿紙訛闕耳是集綴合不易札校頗

瘁心力崑山胡君文楷旣爲掇拾成卷視之

哀然因不復棄之讀是書者或有取焉已巳

霜降海鹽張元濟

瞿氏殘本舊爲昭文張氏書有錢竹汀跋語

愛日精廬藏書志已收載之跋中云云其時

足本未出全書卷目無徵錢氏旁稽行狀其

說非無所本今張氏志中已据玩齋本集訂

正剗改之失錢跋考訂偶疏無可爲諱重以

名蹟未忍割棄仍附瞿本卷三十一之末以

誌得本所自印本貢序選自宗書不復存剗

改之迹讀者幸無滋惑焉回視百年前殘帙

流傳前賢寶重若此今得合浦珠還重致完

書於旣佚之後益不勝其私幸已元濟再識

卷十二第十七葉一二六葉上卷二十八第一

二兩葉二八一葉下及二八二葉上瞿本原缺卷

三十八第十九四〇三葉上廿一廿二廿三葉

四〇四葉及四〇五葉上靜嘉堂本原係鈔配今

均校正寫補行狀凡六葉初印景元本有之

而靜嘉堂本不存蓋舊出江陰繆藝風先生

從宋文憲集輯附今亦仍之原刻漫漶諸葉

別依瞿氏藏舊鈔二十三卷本參證摹寫其

餘缺脫仍存白葉是集前無總目訪輯殊苦

棘手後之君子幸留意焉元濟又識